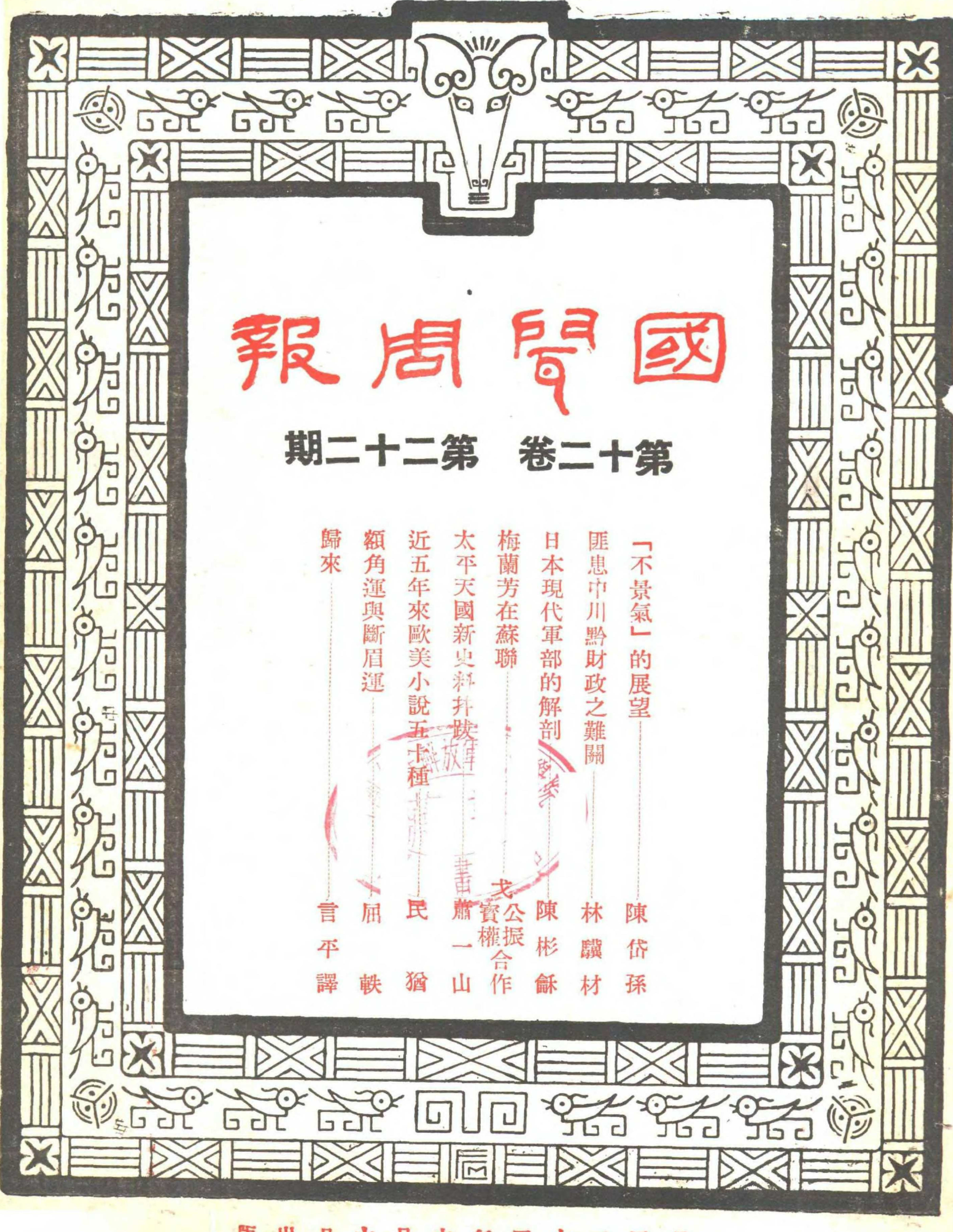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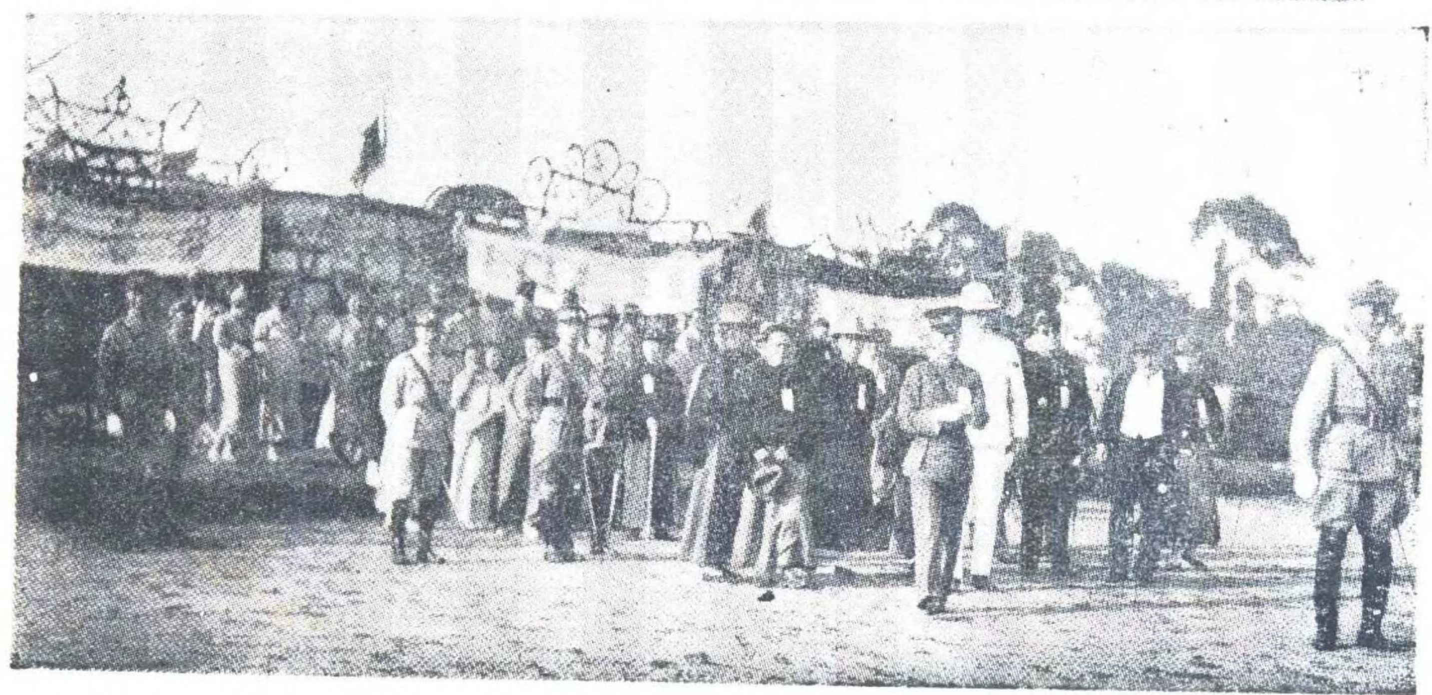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黔滇迎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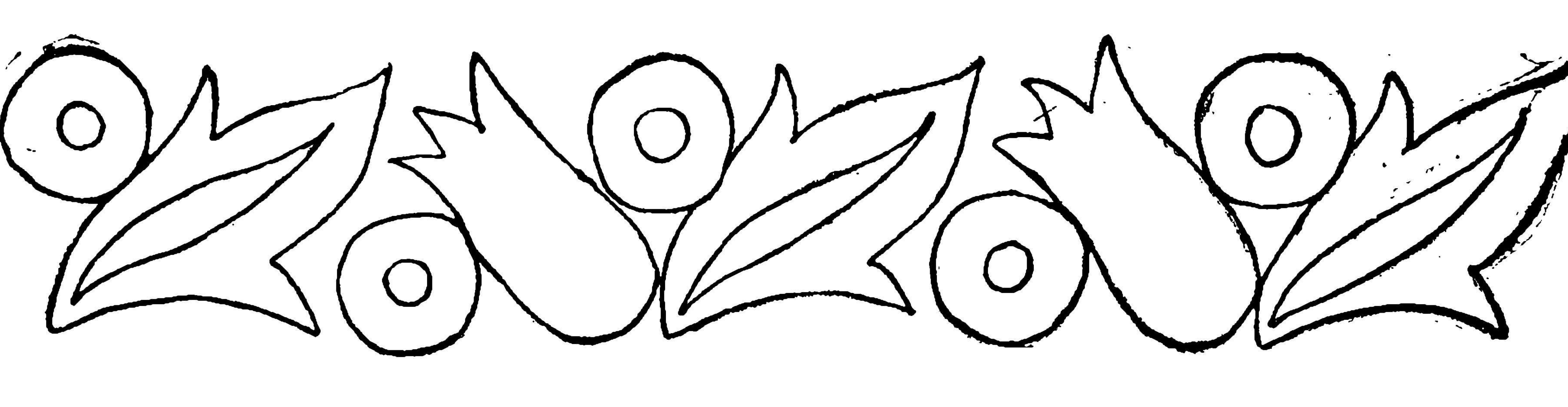


(上)蔣委員長夫婦在貴陽南山中與苗民合影，(中右)山中跋涉，(中左)昆明婦女界歡迎蔣夫人，(下)五月十日昆明各界在機場迎蔣光景。

俄法親交之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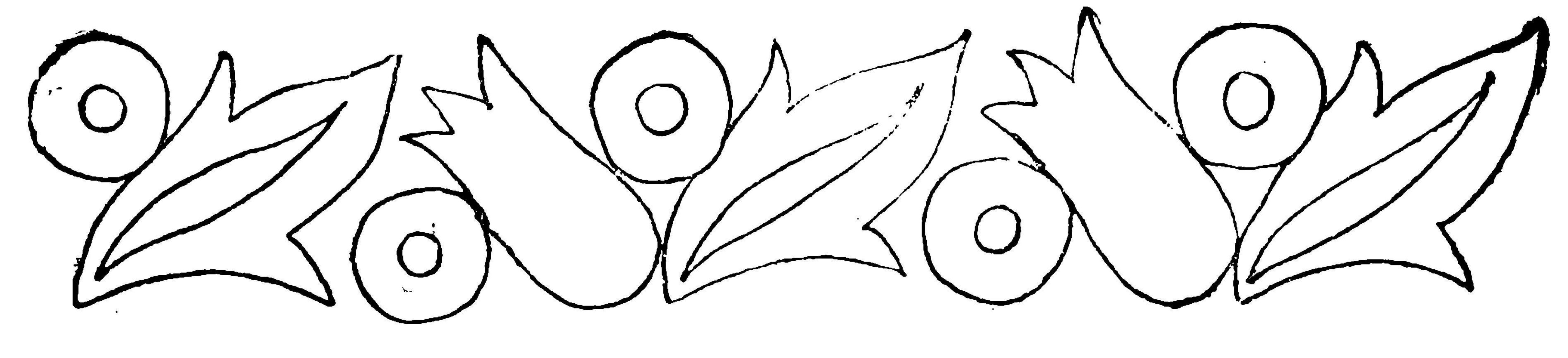
斯丹林與莫洛托夫於五月十四日在莫氏辦公室接見法外長拉佛爾。自左至右李維諾夫。莫洛托夫。俄駐法大使波丹金。斯丹林。拉佛爾（戈寶權寄）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二期 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日出版



一周簡評

中日形勢

日本要求事件，在本欄齊稿時，（六日晚）正在嚴重展開中。

簡單經過是這樣：自從二十九日日方向北平我當局提出一些要求之後，政府決定和平處理。日方要求的內容，始終未宣布，不過從更動河北官吏幾道命令上看來，可以知道政府力求和平息事的旨趣。

事發之始，我駐日蔣大使訪日外相廣田，傳達我政府的和平意願，但結果日方仍認為軍事範圍，不肯作外交談判。本月三日政府命令，免張廷諤的天津市長，王克敏繼，六日命令，于學忠調陝甘川邊剿匪總司令，張厚琬暫代河北主席。四日，何委員長口頭答覆日參謀長酒井。

但日本軍部，依然不滿，或者不滿更甚。據說，六日又有重大警告提出來。所有六日的東京新聞電的空氣，比起前更嚴厲而緊張。

要演成怎樣局面，現時不能豫斷，也不在評論之列。所可說的，日本所要求的事項，雖關於河北，但其目的是在整個的中日問題，具體的說，則又在可知不可知之間。政府竭力容納要求的方針，不知能貫徹到怎樣的限度？

上海金融

在本月五日端陽節之前，上海市面，甚為緊迫，有兩家小銀行又倒閉了，實際影響雖小，人心亦因而不安。錢莊業希望救濟，已有數月，此次財政部允許以二千五百萬金融公債，安定市面，各大銀行，均參加幫忙，故端節金融，得以維持過去。

問題在今後，真正要點仍在白銀。所以一般的關心，還是看幣制問題，及其聯帶的一般金融問題，有無好的方法？現在的金融無危險，各大埠都安定，但我們不能片刻忽視這根本問題。

川西軍事

川西剿匪軍事，本星期沒甚麼大的進展，不過西康方面，似乎正受威脅，軍事上所慮者是延長，不是擴大。蔣委員長，尚在成都，據他在歡迎大會上講演，對軍事甚樂觀。說他到川不是為軍事是為促進政治。

在對外的國難緊張之中，人們對川邊剿匪，減少了注意，也是因為軍事上的性質已輕。（一記者）

法政局展望

法總理佛蘭丁於上月三十日因全權案遭否決去職，衆院議長波益松繼起組閣。他所提的信任案，已獲得大多數通過，但因計算錯誤，波氏辭呈已上，莫可挽回，這事件更可反映法國議會政治的現象一斑了！總理繼任人選，傳說紛紜，在本期付印時，尚未最後定奪，總之在目前財政嚴重情勢之下，任何人組閣，也是難有把握的。

我們回憶半年前杜美格氏為徹底革新法國政制計，曾請求議會通過一臨時預算案，以便召集國民會議，修改憲法，結果他是失敗了。佛蘭丁繼起，把修憲問題暫時擱置。但是近因黃金外流，而有全權案的提出，要擴大總理的權限，用意和杜氏的提案相倣，又遭國會的否決。不過現在法國財政和金融的危機，日見深刻化，類似佛氏的全權案，議會是終須通過的，如再遲延，或且要變本加厲。現據電傳，法國已有發生騷動的見端，所以我們希望新閣能趕快組成，免得情勢擴大。

英閣改組

麥克唐納倦勤，風傳已久，本週實現，這是無可異的。畸形的聯立政府，因包爾溫氏的上台，而較為合理化，在效率方面，應當能有增進，不過也難令人抱很大的期待。今秋英國將舉行總選，所以包氏改組後的內閣，無論如何，不過是過渡性質。

在屬稿時，新閣改組的名單，尚未確定。可確知的就是西門必去，然而外交一席不屬艾頓，可知新閣保守性甚大，即此一事，已不甚孚人望。講到麥克唐納個人，他從政雖不盡愜輿情，但是他確是外交的長才，為國賢勞，不失為英國一位皎皎的政治家！

挽救復興案

美國憲法原規定三權分立，美國會在復興法中授予總統的權限過大，元首命令的效力，實際可以代替法律，所以被判違憲。現在羅斯福對此事的態度，已判明將不採取修改憲法的積極行動。政府今後將放棄各種業規，和復興法中規定物價的一部分，一方面則維持關於限制工時，規定最低工資，禁止童工和不忠實競爭各點，將其提交國會，製成法律，這種挽救方法，大概可以實現，所以平政院的判決，暫時或不至發生嚴重影響。

從根本上講，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羅斯福的復興案，就好像以「新酒貯入舊囊」，失敗當然是意中之事。況且這試驗的本身，就有很多缺點，扞格難行，經這一番洗伐，未嘗無益，所以從美國國家立場上着想，倒不必替它惋惜。（素）

「不景氣」的展進

陳岱孫

在世界經濟蕭條初發生的二年中，因為世界銀價低跌，造成中國貨幣外匯率貶抑的局面，使得在一般不景氣的四周中，中國國內經濟不但沒有受到惡劣的影響，而反異常繁盛。

民國二十年下半年以後，情形便大大更變，一九三一年英國與日本金本位之放棄，立時使得處在中外貿易最重要地位中之二國，增進其對華的優勢。從此之後，中國便一步一步捲入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中國經濟所受影響的程度，可以從物價，貿易，及商情數方面看到。在物價一方面，上海批發物價指數，由二十年126·7的最高峯，逐漸下跌，(二十一年為112二十二年為103二十三年為98)其他主要都市的物價也表示同一的趨勢。在貿易上，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很大的變化。從輸出入的總額上說，民國二十一年的總額，僅及民國十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八。二十二年又減少至百分之五十六。二十三年的情形仍然繼續着過去一貫的趨勢，較諸二十二年的數目又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同時貿易入超的差額逐年增加。十九年的入超額，較諸十八年增加約百分之六十六。民國二十年增加到百分之一百零九。二十一年再增高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超過十八年入超額約三倍以上。民國二十三年中，入超稍為減少，但與十八年較，仍是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對外貿易總額的低減，與入超差額的增加，一方面表示人民購買力的銳減，另一方面表示出口業的停滯。對外貿易既然發生銳減，國內貿易也就同時有了降落。我們只要翻閱各省市二三年來休業倒閉的統計，我們立時覺到全國商業基礎，已經受了不景氣高潮的波動。

民國二十四年開始後，直到現在，這五個月的時間，不景氣的濃霧，依然籠漫着這古老的國度。二月間舊曆年關，勉勉強強的渡過了，而四月結賬之期又成為一個難決的問題。雖然天幸過去這些難關，總算混過去，不過問題不能就認為已經解決，我們要知道年關以及四月底難關的渡過，並非真實的結帳，而為帳目的推延。如果當時銀行方面信用緊縮，債權方面絕不通融，我們不知道當時工商業破產倒閉的

數目要加多到甚麽程度。然而這種無結帳的結帳，絕不能永遠無限制的，繼續下去。到一天不能不清算的時候，同樣的問題，還是要產生的。況且在這幾個月內，國內物價仍然繼續下跌，對外貿易雖然入超比例稍減，而貿易總額仍復降落，百業蕭條的程度，更為露骨，將來的難關，正復更為難渡。

二星期來，還有一件事實引起我們嚴重的注意。這就是明華銀行，美豐銀行，美東銀公司，普益信託公司，普益銀公司的倒閉。固然在金融界中，明華，美豐的地位，並不重要，而普益等公司，與中國金融界的關係，並不密切，然而從這幾個金融機關倒閉的情形上，我們也許可以觀察到不景氣潮流展進的傾向，和中國經濟金融當前的危機。

樂觀者也許以為中國經濟的組織，沒有歐美那樣的嚴密，因而所受到各種經濟變動的影響，也不至如歐美各國那樣的劇烈。「不景氣」侵襲中國，既然後於歐美二年有餘，經濟情形的恢復，也許可以早於歐美。並且即在不景氣時期內歐美所嘗受的苦痛與恐慌，我們也許可以不必樣樣俱要嘗受。這種希望，如果能彀實現，當然是如天之福。不過根據着我們現在的狀況，和歐美過去的經驗，恐怕沒有這樣便宜的事。

在這一次世界經濟恐慌中，歐美各國所經驗過恐慌的階段，大致都是先經過一個若干時期的商業「不景氣」。在這第一期內，物價下跌工商業倒閉，貿易降落，工人失業，種種現象，一一完備。「不景氣」的結果，使社會上信用基礎，漸漸搖動。銀行與工商業本為息息相關之機關，工商業之失敗，乃引起一般心理對於銀行之懷疑。於是存欵者乃競提存欵，壓迫銀行，而金融恐慌因之造成。信用搖動，銀行懷疑，進一步之表示即為對於本國貨幣之不信任。於是擠兌現款，投資國外，藏匿黃金，種種辦法皆對於本國貨幣施以攻擊，而貨幣恐慌，因之造成。一九三〇年奧國「安須達」銀行之倒閉，德國（D）銀行之擠兌，與一九三三年春間美國全國銀行之臨時休業皆是表示從工商業不景氣階段，逐漸引進金融恐慌之程序，而後此中歐英美各國，貨幣的危機與金本位之放棄，都是接踵着不景氣的嚴重化，和金融恐慌而來的。固然這幾種過程未必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不過根據上述事實，可然的關係似乎不可否認。

在中國今日現況之下，「不景氣」狀況的嚴重是我們所承認的。不過如果根據歐美過去的經驗，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還只是經濟恐慌中第一個階段。我們的工商業固然是凋敝，物價固然是下跌，貿易固然是減少，然而這種種徵象，只限於一般工商界。白銀的外流固然引起華元外滙的變動，

與人民對於本國貨幣的不安，然而華元在國內的他位，尚無若何變動，都市銀根雖然有時緊張，一二弱小的銀行錢莊，間亦宣告清理，然而整個的金融機關信用組織，尚復勉強維持。總而言之，今日中國經濟之地位，似與歐洲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間的狀況，美國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的狀況相彷。病態不可謂不深，然爆裂之機，尚未即發，所最足關心者，即此爆裂的危險，是否不可避免，抑或我們可以希望因為特種的關係，我們所受之打擊，只限於「不景氣」之一階段，而金融恐慌，貨幣恐慌，俱可不至發生。

這個問題的推測，當然不能有何準確的標準，而且推測的結論，當然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我們只能就現在的情況，和四週各種動力的指向推求，在何種情況之下，我們有重蹈歐美各國過去經驗的危險，與其可能進展的趨向。

有人說中國工商業的崩潰，和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牠不是由於內在的矛盾，而是基於外來的因素。這種說法，未必完全對。不過為推測我們經濟狀況後此的進展，外來勢力之變幻與影響，確為我們所最先注意的問題。

講到外來的勢力與中國經濟的影響，自然我們最容易想到白銀問題。雖然我們不應過分注重白銀問題，把過去數年中國受「不景氣」侵襲的原因，一概寫在白銀帳上，不過白銀價格之驟漲，與美國購銀政策之推行，確予中國經濟以重大之打擊。而後此美國銀政策之傾向與步驟，對於我們經濟地位的前途，確然有極大之關係，照現情而言，美國白銀政策，在大體上恐怕沒有變更之可能，在一年前美總統羅斯福對白銀派初次讓步時，大多數人都認為一種敷衍政策，不過時至今日，無論羅斯福初衷如何？銀政策之推行，已是勢成騎虎，固然政客的手段與政府的設施不可逆料，在政策大體不變更條件之下，購銀程序之推行與時期之緩急，原來可以有伸縮之餘地，如果美國政府，因為他們自己的理由，修改購銀的程序，展緩購銀的數量，而同時世界經濟狀況漸漸恢復，則銀價之高漲與物價之升長，也許不至產生驟然與大量之差別，而我們經濟因銀長所受之創傷，也許不至更形嚴重，然而這只是一種希望，現有事實實在不能指示我們以美政府最近所取之態度，（最近美財政部宣布禁止外國銀幣入口的禁令，不過為一種敷衍用銀國家的面子，事實上，銀塊入口不在禁止之列，則由銀幣鎔為銀塊，不過多一層手續，只要銀價增高，入口有利，銷鎔銀幣並非甚難之事。）設不幸美國白銀派與澎漲派，聯合戰線之勢力擴張，於短期內繼續提高銀價到法定一元二角九分的限度，則其對於我們可預料的結果，當然是外匯下跌，貿易不利，白銀外流，種種徵象之愈形嚴重。在現在「不景氣」情形之下，再加以生力的打

擊，恐怕結果不好樂觀。

我們常有一個誤解，以爲白銀外流，爲銀價提高之必然結果，其實白銀的外流，並非只由於銀價提高，而由於銀價提高後，華滙（華幣與外幣之比價）未能隨之漲高，乃造成銀價與滙價之差別，這個差別，便是運銀出口利益之所在。如果華滙能隨銀價升高而比例增長，則此差別銷滅，而白銀出口亦無利可圖。然試問華滙何以不能隨銀價漲高，則我們不能不於對外貿易中尋求其理由，從一九三〇年後，中國對外貿易的總量，逐年減少，而入超的差額，逐年增加，世界經濟恐慌前，僑民滙欵等之無形出口，已大減削，恐慌初期，因銀賤金貴之外人，在國內投資也隨著銀貴潮流逐漸消失，所以自一九三一之後，入超之影響，已經可以使華滙價格，在各國市場中低跌。只要在貿易上，我們還是處於不利的地位，銀價提高，可以造成一個很大銀價與滙率的差別。

還有一層，我們要注意的，中國對外貿易，是以美，英，日三國爲首位，可巧英國日本在一九三一年放棄了金本位，而一九三二年，美國又貶削金圓價值，於是中國對外貿易之主要對象，俱爲使用賤幣之國家。這種貨幣政策的變更，對於我們與各該國貿易的地位很有關係，日本近年輸出的活躍，固然還有其他理由，然而日滙之下跌，實際上與以不少之助力。從海關報告上，我們可以看到日本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放棄金本位，低抑日滙後，日貨侵入中國市場之猛進。一九三一年後，中國入超的猛增，至少有一部分，是因爲英美日三國貨幣政策所造成者。我們固然希望，世界各國貨幣有一個穩定的辦法，報章所常提出的貨幣戰爭不至更加尖銳化，不過這種希望，沒有任何保證。如果美國澎漲派，忽然得勢，或是英金滙價，繼續跌落，貨幣跌價的競爭，隨時可以發生，再講到金本位集團國家貨幣的前途，也是未可樂觀，自從比利時首先退出金集團，放棄金本位後，一般的意見，俱以爲金集團崩潰，只是時間的問題。金集團以法國爲主。法國能否維持金本位，到今日，確是大問題。法國佛蘭丁內閣（編者按，作者著此文時，佛蘭丁內閣尚未總辭）所領導的政府黨，極口主張維持金本位，不惜削減公務員的薪金與行政的經費，以貫徹他們的主張，然而數日來預算的難關，也許就判定了佛蘭丁內閣的運命，若使佛蘭丁內閣倒了，社會黨得勢，法國的貨幣政策未嘗不有向後轉——放棄金本位——之可能。法國如果放棄金本位，金集團恐怕要立即崩潰。固然金集團的崩潰，也許反而可以促進世界貨幣穩定的要求，然而在過渡短期內，從我們的立場看，又是增加一個或幾個使用賤幣的國家，在這四面楚歌中，維持金屬

貨幣本位這挑担子，也許就變爲我們這個古老國家的肩負。事實也許是滑稽，而代價恐怕是不小。

上述這幾種外來勢力的趨向固然不能十分說定，而壞轉的可能性，的確甚大，如果不幸，美國白銀政策變本加厲，銀價飛漲，中國對於貿易不能維持均衡，各國貨幣外匯率貶抑的程度，因競爭市場，而更加深刻，金集團之崩潰更與貨幣戰爭以新動力，則不景氣的局面，將更爲尖銳化，白銀巨量的外流，貿易巨量的削減，休業倒閉巨量的增加，終久必定摧擊到社會上信用機關和組織，而導引前此所謂經濟「不景氣」的局面，以入於金融及貨幣恐慌的局面，我們當然承認，如果世界一般經濟的情況逐漸恢復，我們的利益當然不能例外，不過第一層，世界各國經濟，雖然似有好轉之機，而並沒有十分準確的證據，第二層世界一般經濟即趨好轉，好轉的進步是很遲緩的，在上述各項外來勢力，驟然轉變之下，好轉的益處，未必能抵得過反動勢力的害處。

再從國內情形來觀察，我們更覺得危機四伏，一觸即發。只就表面上趨勢來說，國內物價自一九三一年末季下跌後，尚未有蘇復之機，至少在徵象上，我們不能說「不景氣」狀況已經觸底，則後此情形，仍有每況愈下之可能，如果物價繼續下跌，國內貿易更加凋敝，則國內大多數工商業不破產者亦必折閱。中國金融界與商界的關係，固然因地域習慣不同而差異，然其休戚相關的關係，爲任何人所不能否認，工商業的折閱倒閉對於金融界所生之影響，即爲信用之凝結與損失。在工商業一方面，除真已絕對不能維持，不得不宣告休歇者外，其餘都想勉力維持，希望有日否盡泰來，過去的折閱可以徐圖彌補，而在此維持期間，不但對於前此債務不能履行，尚且希望金融信用機關繼續借助。在銀行錢莊信用機關，雖已有大量資金凝結於此項之工商業，也不敢十分迫求清算，因爲恐怕清算的執行，許多的工廠商舖馬上就要倒閉，而軒然大波也許就因此而起，甚至對於一部工商業之繼續借助的要求，不能不容忍答應。也希望能夠混過這個難關，將來情形或可好轉，而前此投資的資本可以收還無損。近一年內工商界請求救濟的呼聲，與種種放款的辦法，至少局部的表示此種混過去的心理與政策之表現。

此種混過去的政策，成功與否，就在乎混得過去與否，我們暫且把經濟的工商業分爲二種，一種是基本上經濟狀況可靠的，牠們的財產與負債足以相抵，不過一時因爲信用凝結的關係，所以週轉不靈。這一類的工商業，與以相當的扶助是可以混過難關，而漸漸自能立足的。還有一種折閱太深，無法自拔，無論一般經濟情形如何好轉，都沒有回春的門

徑。這種事業繼續的借助，不過使金融界的陷溺愈深而已。有人說經濟不景氣是一種試金石。在不景氣狀況下不良的工商業，都可以藉此天然淘汰。這種極端說法是否成立，另是一問題。不過事實上，此種事業很難有混過難關的可能。金融界繼續的借助，對於這種事業，未必有益處，而一旦圖窮匕見，終於倒閉，金融機關信用上所受的打擊，恐怕是非同小可。

再具體一點，略舉幾個例。過去國內銀行，因上海地價高漲，直接或間接投資於地皮者不在少數，二年來上海地價跌至百分四十而強，然照現在情況看，地價不但一時不上升，而且還有繼跌的可能。原來過去上海地價的升漲，並不是一個自然的現象。照理不動產之價值，應是根據其所產生利之多寡。過去上海地價之高漲，與其說是因為地的利益升漲，所以地的價值隨之而漲，不如說是因為買賣者，都以地價總是有漲無落一種心理所左右。這就好像美國在一九二九年證券交易所恐慌前，一般投機家競買證券的心理——不是因為証券所得利益值得如許高價，而因為買者，以為一買一賣之間證券價格一定上漲，因之願出高價收買——等到銀根緊急，再注意到現實的情形，證券的價格，已一瀉不止。一九三一年後，上海地價的變動，固然是不景氣中一種徵象，然也是前此不自然漲價必然的反響。且無論地價的跌落或尚加劇與否，即在現況之下，地皮恐也有價無市，則銀行前此投入之資金，至少也凝結不得收回。若不幸大多數之地產買賣如普益公司等等，終於倒歇，則銀行信用將發生嚴重之影響。

再如紗業絲業，在工業幼稚的中國，總算為較主要的工業，而銀行界與此類工業的關係也較為密切。然而過去數年中，此類工業的凋敝，昭昭然在人耳目間。時至今日，尚能勉強維持者，大多數都是努力掙扎，苟延殘喘。而照現情論，我們很難想到在短期內有個光明前途的等待。因為不但在不景氣期間，此類工業的處境甚難，就是本業本身，還有單獨的問題存在，最明顯的，就如外國尤其是我們近鄰日本，的競爭。人家有的是近代化的生產組織與方法。而我們在這些方面都是瞠乎其後。數月來一部分紗廠絲廠的倒閉，已經與投資的銀行以重大創傷。如果不幸，而再有大規模的閉歇，銀行的信用，更要受一個大打擊。即就地產及主要工業而言，只要相當數目，運轉不靈，迫而休歇，信用機關基礎馬上就得搖動。

我們還要注意一點，就是心理作用，在這種時候的重要。儘管根本上金融信用機關基礎堅固，只有人民對其信用發生懷疑，軒然大波，儘可發生。何況我們金融機關的信用

，不無與人民以疑竇，而各業之財務狀況，無日不在飄搖之中。不幸經濟狀況，急趨惡轉，外則白銀貨幣政策，貿易狀況繼續剝削。內則「不景氣」更趨尖銳，倒閉紛紛，而不信任之心理，復推盪其間，則正當其衝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必受影響，而歐美各國歷史之經驗，未嘗不可以重演於中國。

我們可以猜想到在上面假定狀況之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就所受的攻擊初步，便是存戶的競提存欵。只要人民查覺工商之休歇破產，使銀行的投資受有損失，銀行的信用即刻發生問題。為自衛起見，存戶自然競提存欵。當初也許只是對于某某銀行的不信任。等到事件逐漸擴大，或是有幾個根本實在不穩固的銀行，不能經此風波，因而倒閉，則不信任的心理，儘可擴大，而包括一切的銀行。到這個時候，情勢眞是十分的嚴重。至於應付方法方面，政府固然可以下令停止提欵，或指令全國銀行，暫時休業。然此只是避免爆裂之一時辦法，並未解決此問題。暫時休業總是短期的。休業中固然可以作整理工作，而終久總要開業。則終久此問題之解決，不能規避。其次便是各銀行組合起來，由中央組合，或由主要銀行，無限制的供給信用於其他金融機關。這種辦法，固然可以補助弱小的機關。然而主要銀行本身並不是能免於波及。並且我們不要忘記，存戶提欵，不過是金融恐慌中之一徵象。金融恐慌，同時還可以發生貨幣恐慌。人民對於銀行懷疑，因而不信用存欵，不信用存欵，遂不信任紙幣。於是競提存欵，即變為擠兌現金。中國各銀行準備金，集中於上海，而上海各銀行庫存總數，不過三萬三千餘萬圓。以此數分配於全國人民，每人所得，尚不及一圓。若埋藏習慣重複變劇，則全國銀行庫存不足一兌。除兌現外，貨幣恐慌之普通狀況，則為貨金的逃亡。資金本來是十分活動的東西。資本家如果恐怕資金受了損失，便自然而然的搬運到安全的地點去。資金的逃亡，無論其方式，是逃往國外，或是換為外幣，都是一種對於國幣的打擊，而增加銀行的困難。

到了這種緊張形勢之下，惟一阻止銀行擱淺，庫存消滅之有效辦法，便是停止兌現。停止兌現便是放棄銀本位。簡言之，如果不景氣的展進，居然到了金融恐慌，貨幣恐慌這一個階段，則銀本位的放棄，恐怕是意中事。到那時我們或者要回想到底那一種政策是合理的。——是應該讓「不景氣」的潮流推盪到恐慌的時期，被迫的放棄銀本位呢？或是老早就放棄銀本位，借用貨幣政策，作為一種補救的工具，而同時冒因放棄銀本位造成不信任心理，反而促成恐慌的危險呢？

我們社會的經濟政治等等，都是關連的。不景氣的展進，如果不幸發生了上述的結果。在這恐慌過程中，其影響能否及於經濟外之他方面，便不可知。我們前此已經聲明，金融與貨幣恐慌，並不是「不景氣」所必然的過程。不過我們確是覺著環境的不良，與危機的四伏。一方面我們希望將來證明，這一切都是幻想。而另一方面，我們更希望，負責和有關的人，對之有一種準備。

閒話茅台酒

萬松

茅台酒者，出產於貴州仁懷之茅台村，以華姓所釀者爲最佳，王姓次之。酒以高粱釀造，因茅台村附近高粱產量不豐，故酒不能多釀。酒廠爲一大地窖，面積佔數十方丈，釀時不兌藥品，故其性醇而冽，無異味，香氣芬然，而茅台村之水，其清冽不亞於故都之玉泉，西湖之龍井也。

酒初不名於世，故記載黔中風土之書如田雯之黔書類均不載。當清咸同間，黔亂起，華姓酒窖存酒數千萬斤，主人欲避地，苦不能悉載以俱，臨行將酒窖封閉，上甃以土。及亂平，爲時已念載矣，主人歸，重理舊業，亂後無所措手，因憶及酒窖，乃剷土揭蓋，芬香四溢，飲之味益清冽，蓋經數十年之蘊藏，酒性益醇矣。風聲所播，於是滇黔大吏捆載京師，饋送達官貴人，茅酒之名，遐爾咸知矣。窖中既存數十年之陳酒，每屆新釀之際，祇略滲兌而已，故其味不變，他家所釀者不及也。民國十年間，茅台村復被匪禍，數百賊匪盤踞村中者半月餘，日惟飲酒爲樂，竟將百年來陳酒取盡，良可慨嘆！故近年酒味既辣且烈，遠非昔比，然在京滬間每瓶(約重一斤)猶售七八元，其價之昂，幾與香檳威士忌幷駕齊驅矣。年來朱毛共匪由贛竄黔，經茅台村者三次，不知華家酒窖受其蹂躪否？

憶父老傳說，黔中某士子赴京師應試，家素封，故行囊充裕，爲匪人覬覦，同行同止者旬日，後至一地，店家見某士子，嘆息不已，某不悉何故，因叩詢之，店主語其故，謂某年老赳赳者爲大盜，即圖君之人也。士子孰思無策，惟自嘆運命而已，忽聞大聲怒罵，喧囂達於戶外，士子乃往叩詢，某餘怒未息，謂天寒無佳釀取暖，士子見有機可乘，悉出所攜茅酒饗之，某初飲，拍案叫絕，狂喜不已，飲盡，語士子曰，「君知危乎，君知行囊中銀錠幾何，我本今夜下手，見君情意殷殷，不忍置君於死地，君可行矣，幷保君直赴京師無阻。」士子乃因茅酒而脫險，此一科舉時代之佳話也。因幷誌之。

匪患中川黔財政之難關（續）

林驥材

第二階段爲平衡最近收支（行政費僅指劉湘原轄之六十七縣者而言，軍費亦仍限於二十一軍部隊），蓋照第一階段工作結果，使有支無收，已變爲每月有三百九十八萬餘元；減削軍政作戰等費之後，每月共需四百七十萬元，與收入相較差七十餘萬，此項不敷之數，由市面息借，以中央協助之款抵償之。按前一階段整理債務辦法，尙成問題，已如上述，則是此項由整理債務後騰出之收入三百餘萬元，是否未成畫餅，頗滋疑問。不寧唯是：劉湘入覲時，請得中央協助剿匪軍費，外傳每月八十萬，實則此中有半數係出自應交回中央而在剿匪期間，特准暫時劃供川省支用之國稅項下，實際補助者僅半數，又以三月爲期。且因中央財政困難，所允協助之半數在二月底尙未發下。准是以言，則收支可望平衡之說，必未能做到也。

此兩階段之工作皆屬於基本者，若不能澈底完成，則第三階段以後工作，必將難於措理。前兩段工作果已完成乎？余斯之未能信；然川省府爲奉行功令起見，今且跨入第三階段矣。此階段爲綜合全省軍政費，統籌統支。據劉氏預算：「全年支出約九千七百九十六萬元（但在六個月剿匪期內軍政費均照臨時餉章減成發給），收入共約八千萬元，收支相差一千七百餘萬。如中央協助剿匪作戰費，再稍稍開源可望足用」。此中問題，不一而足，請分陳之。

據月前重慶消息觀之，各軍月餉，業經督署明白規定，有如下表：

部別	各部造報數目	督署核定數目	核定數目對造報數目之百分比（此欄係著者所添註）
二十八軍鄧錫侯部	七十三萬零七百元	五十萬元	約百分之六十九
二十九軍田頌堯部	一百四十四萬八千五百元	四十萬元	約百分之二十八
三十軍楊森部	五十九萬零九百元	十八萬元	約百分之三十三
川康邊防軍劉文輝部	四十二萬四千九百元	十二萬元	約百分之三十五
陸軍新編第六師李家鈺部	五十六萬二千四百元	二十萬元	約百分之三十六
陸軍新編第二十三師羅澤洲部	三十四萬一千七百元	十萬元	約百分之二十九
合計數目	四百零九萬九千一百元	一百五十萬元	

各軍月餉共一百五十萬元，而二十一軍及附屬劉湘之二

十三軍之軍費爲二百九十八萬餘元，合共爲四百四十八萬餘元，此與劉航琛氏所預算之全川部隊經常費共四百六十萬元之數相符。但核較督署核定之月餉數目，與各部造報數目，可見其間之比率，大有出入，多寡懸殊。劉湘於此，當必有種種根據以爲審核之標準，且當茲銳意改進川政之始，度必力持大公而求平允，然是否果足以折服各軍將領之心，使其不生反感，樂於接受，此中恐不無問題，此其一。各軍餉欵，須自三月份起，始由四川善後督辦署分發，但三月份以前之各軍欠餉，則在所不問。於是各軍戍區、復催征田賦，鄧錫侯，楊森，且爲此電劉湘等，振振有詞，謂仍循舊制，征收田賦，以結束本年一二兩月火餉，此爲事實上所必需，自與另籌新稅擅加稅率之情形不侔，無背於新省府之功令。爲顧全事實上之需要起見，川省府對此勢不能不默許。況二十一軍過去所欠之一切債欵（連部隊欠餉在內），皆由川省府承繼而統籌清理之法，則對其他各軍之欠餉，又豈能一概抹殺？但劉湘在省府成立時之宣言中，曾有「在剿匪期間爲濟軍費，暫照一年田賦正額附征臨時軍費」循文繹意，應解爲一年正供，再加一年附征，合爲一年兩征者。孰知其竟係故作模稜之詞，以爲一年四征之地歟？已一年四征矣，又不得不默許各軍補征二年乃至八年（楊森防區內）之粮，冀如新須之功令與今後之威信何？此其二。稅收中之成問題者不僅田賦而已，尚有一稅制焉。在川新省府成立之初，即標榜所謂一稅制，即凡物納稅一次，即可銷行全川。推行此制，有兩大問題，即制定稅率與廢除苛雜是。報載重慶稅局將所有苛雜之名，悉行取銷，另由其估計賣貨價値、進口照抽百分之十五，出口照抽百分之十又附加剿赤費一，五。渝市各商帮代表，以如此辦法，係將各軍各地苛雜治爲一鑪，化零爲整，改頭換面，不特所徵更重，且偏於重稅重慶之貨物，換言之，即重慶商民除已繳該地應納之稅欵外，更須爲他埠人民負担。因此堅決反對，籲請蔣委員長，省政府，財政特派員公署等收回成命，但未得結果。官方以統籌全川軍費開支過鉅，禁欵又復打銷，不能不從開源着手，加重稅率爲最簡單辦法，大有硬幹下去之勢。而商人方面亦頗强硬，刻仍在相持中。平心而論，省府以總籌統支爲言，則督署既將各軍餉欵，核減約十分之六而强，果以此爲稅收標準，將征稅手續，化繁爲簡，彙總征收，再行分撥，其稅率即應比照核減餉欵之率而減低之，方可謂平。退一步言，在剿匪期中，軍費支絀，則亦祇能暫維稅率之舊，不宜再行加重。若徒騖「苛而不繁」之虛名，只求不繁，不計其苛，殊未見其可也。夫省府所定之一稅制，尚病其苛，是又何怪乎金堂等二十七

縣之護商統捐各局處依然存在。各軍之陽奉陰違，自有因生存關係，不得不爭執者在。在過渡期間，計亦只有犧牲功令，遷就事實已耳。且此所謂過渡期間，將不僅限於匪患未清之一段時期，即在匪患既清之後，軍費未減以前，廢除苛雜，固不能望其徹底實現也。他省且然，況四川乎？此其三。四川財政之紊亂與困難，本非源於匪患，顧匪患實為促其由紊亂與困難而進於崩潰之近因；譬如久病之人，疾入膏肓，早已難於救藥，乃因忽感猛烈之外邪，其疾遂愈難療治。川省匪禍，迄今仍如寒熱之外邪，時緩時急，根本肅清，仍非短時間事，此元氣凋殘之病夫，其康復之望，愈為遼遠。川省財政上之重重難關，已如前述；假定此諸種難題，均得迎刃而解，然劉氏對統籌統支後所擬定之全年預算，其不敷之一千七百萬元，籌補之方，厥在期待中央協助剿匪經費與開源兩點。中央統籌剿匪軍事，則協助軍費，自不容辭。但中央財政之支絀，昭昭在人耳目，此一千七百萬元中，中央能否實際負担其三分之一，頗屬疑問。三月二十九日大公報所載重慶專電中關於川省財政軍費情形，有以下一節：「……中央銀行……並以川省公債為抵押，貸款二千三百萬元，規定每月以三百萬元，墊支軍費。」意者，此項通融辦法，即為中央協助剿匪軍費之變相歟？此訊而確，則雖借貸究與協濟有別，川省所受實際利益無幾，然得此挹注，目前之急，大可漸紓耳。此其四。其次劉氏所謂開源之說，自不外指加稅而言——稅制上之加稅即其一例。以川省近年經濟之凋敝，及各種稅收之銳減諸情形論，即令無匪，而加稅之結果，恐祇徒促工商業之加速度崩潰，卒至稅源枯竭，稅收終無起色；若匪禍再長此久延，則凡百事業，將愈殘敗，甚或有同歸於盡之虞，乃欲更在此時期中，增加八九百萬元以至一千萬元之收入，以應急需，毋乃過於樂觀乎？此所以「收支可望相抵」之想必將成為幻想也。此其五。餘若匪肅清後，希望裁兵額至三十萬人以下（三十萬以下之兵額，尚嫌過多，何以不可裁至十萬以下？且不惟須裁軍，且須裁團，蓋四川團防，類多無用之長物，防匪不足，殃民有餘，徒令川民多受一重負担，久為人所詬病。）以及如何使收支合理化等問題，一時尚談不到，故不具論。

以上為劉氏整理方案中所含有之難題，此外尚有關於金融者一端。按川省金融，經相當整理後，申匯業已抑平，然確已奏效者亦僅此一項而已；他若洋水則名義上雖不復存在，而事實上並未消滅，地鈔則價格時有漲落，害商病民，尚未有已。此兩大問題皆為川省金融上之癥腫，若不有以救濟之，終成痼疾。今重慶中央分行已開始營業，今正以全力整

頓金融。其整頓方法若何，吾人所知者僅三項：（一）以中行統制地行，刻方着手切實調查地行鈔券確數，思有以救濟之；（二）轉令川省各商業銀行，限本年九月底將所發鈔票，完全收回，而以發行權集中於中行；（三）凡以上海中央鈔委託匯兌者，概不取水。此皆整理與安定四川金融之要着。至洋水問題之澈底解決，須在地鈔之維持，銀本位之恢復（川省自禁止白銀輸出後，已等於放棄銀本位，其說見前），及幣制之改革（報載財部有令，十進新幣制將先自四川實行，此亦好消息也）。三事完全成功之後，此尙待中行及有關係之各方面共同努力。更有進者，中央渝萬分行，亟應於每月以鉅欵貸諸省府，墊支軍費，以利軍事之外，再進一步，對各地金融，切實有以補助而調節之。如中央總行最近允許滬上工商業界之請，對市場上已經貼現之票據而爲重貼現，藉以融通資金，活動金融，救濟企業。川省渝萬蓉諸地之工商業者，早已有此需要，中行謂宜推行此新制於四川，以救濟日瀕崩潰之工商業（農村非不急需救濟，不過農村放欵，非中央銀行業務範圍所及，故不及焉。）而實現其「銀行之銀行」之使命。

綜上所述，吾人可得結語：四川經此一大轉變，統一已見曙光，政治漸萌新機，財政自亦有條理可循。目前財政上之重重難關，欲一一打開之，極非易致之事，然要不可不力圖打開之。打開難關之第一要務，即在早日肅清匪患，蓋局面若久久不得安定，則凡百改進之策，皆成虛話，財政上之開源節流，固不可期，收支平衡，尤屬無望，而金融自亦聯帶莫能安定。所望劉湘等殫精竭力，補過圖功，在軍事上力以消滅匪禍，廓清川局爲己任，在統籌全局改進政治上，切實「本大公無我之素志，以共存共榮爲依歸」（劉湘就省主席職宣言中語），而中央當局及川省人士復善爲匡導督促之，然後克服困難，撥亂反正，乃有可期。立功立德，正自不朽，願中央與川當局秉大智大勇以臨之可也！

乙　貴州

（1）貴州近年財政金融之迴溯

貴州在經濟上爲最貧瘠省分之一，人所共知。人民之生產力既甚微薄，省庫之收入自亦奇少。試舉二十二年度貴州省與地方之歲入歲出以明之：是年歲入，計田賦六九一，一一三元，契稅三八七，五七一元，營業稅一，七三四，九一七元，地方財產收入二二，八〇二元，地方事業收入九，九一四元，地方行政收入一九，六四〇元，補助欵收入一，七〇〇，〇〇〇元，其他收入一，一三七元，地方營業收入二

二，一八〇元，合計四，五八九，二八二元。歲出，合計經常臨時者而計，為六，〇八二，二七九元。收支不敷一，四九二，九九七元。（據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彙編）

但前所列之歲入，僅係正供之稅收，尚有禁烟罰金（即寓捐）及通關稅（即特稅）年約六百萬元未計在內，兩項合計一千零五十八萬餘元。從前周西成主政時代，財政統一，年可收一千四百萬元左右。近年來防區制成立，各自為政，故省庫大減。

又歲出項下，固亦有政費軍費之預算，然實際上亦大有出入。例如省府以及各機關之文官，自秘書以下，久已每月祇給十元，武官亦然，士兵則祇有伙食，並不關餉，此皆人所週知之事實。聞之熟習黔省政情之人云，貴州省政府各機關及王家烈直屬部隊之開支，每月約四十餘萬元，是每年合計五百萬元。再據以各縣行財政經費以及按表上所列諸項歲出如教育實業，交通，建設等之預算數，每年一千萬餘元之收入，應無不敷，而竟使一切薪餉，皆無着落，其故安在，不言而喻矣。

黔民每年之負担，至少當在一千六百萬元以上；因周西成時代，取之於民者尚年有一千四百萬元，近年防區四立，各小軍閥在其防區內橫征暴歛，人民所受之剝削，何止二三萬百元，故估計如上數。

前年黔省當局曾有預征錢粮以裕財用之議，但省府委員中頗有期期以為不可者，蓋認此項惡例，大不宜開，一開之後，即將為軍人一方便之門，可以隨時藉口軍費困難，從事預征，則勢非步武四川之後塵不可也。以此迭在省政務會議中提出，均被衆意打銷。但延至去年，因屢次用兵，復迭遭共匪竄擾之禍，卒實行預征錢粮，仿用川省「抬墊」之法（以預征之粮稅額，責令地方分區攤認，先由各殷實富戶墊出，以應急需，隨後收得，再為撥還。）且聞本年度之粮稅，不惟預征，且已用罄。又在貴陽，安順諸大城市行「借房租」（即勒捐之代名詞）之籌欵法。更聞預征政策且已及於禁烟罰金。搜刮之急已至於此。

至於金融，有可得而言者如次。貴陽自中國銀行停業後，即未再有正式商業銀行產生。蓋貿易既不發達，交易之額甚少，根本已無此種金融機關之必需；且政局混亂，軍事倥傯，營業初無保障，中行不願復業，他者亦不敢前往投資。僅有營滙兌業之錢莊及兼營匯兌業之商號約二十家，全業資本不過五十餘萬元，全年營業量一百餘萬，其微薄可知。其餘各縣匯兌事務，類由交易的商家直接為之，或由郵滙，或託商家間接代為撥兌。近年滙水每千元約百餘元，最高二百

元左右。

錢幣則有國幣（袁世凱及孫總理銀元），川洋，滇洋（半元），及當五十，一百，二百等銅元。廣西毫洋亦有通行於都勻，獨山間者，但爲數不多。貴陽有前中國銀行發行之一元鈔票，經貴州省政府加蓋印鑑者，尚能通行於市面。

前年貴州省政府成立貴州銀行，當時籌有現洋五十餘萬元以充基金，發行五元與五角之兌換券五十萬元。其後財政當局與銀行之負責人，向貴州省主席獻議，以十元，一元之鈔票共一百萬元供給省政府發行，此爲不兌換紙幣。前項兌換券（即五元與五角者）初尚可以十足通用，後因受不兌換紙幣之影響，市價逐漸次跌至每元值七角左右。當局爲求維持此兩種通貨之價格起見，乃宣布將不兌換紙幣改成定期抽籤兌換（定期在六個月後）。兌換券非公債可比，定期抽籤兌換，已屬滑稽；況須手中存票多者，其中籤之機會始多，普通持有少數者則頗不易中籤兌現。故市價不但不能因此提高，反仍日跌，蓋經此擺佈，其信用更掃地也。此項不兌換紙幣，日久馴致成爲廢紙，於是貴州銀行無代價取回之，封存於財政廳。一轉移間，人民等於稅百萬元之捐稅於政府，經手其事者則平添一筆意外之收益。

貴州銀行之基金五十餘萬元，不知如何，絡繹飛去，想不外政府挪用矣。名義上可以兌現之兌換券，因無從兌現，其價日落，去年更跌至五角左右，即幣值減低一半。斯時理財者更妙想天開，開禁小洋（此係雲南之半元幣，成色甚低，每元合袁世凱或孫總理銀元八角。向祇流通於黔省西路幾屬。）籌得小洋五十餘萬元實行兌現，蓋欲以小洋半元收兌鈔票一元，其意若曰：此固係一元兌一元也。不計質量，只計單位，此非表示黔民之特別蠢昧，易於愚弄，實足以表示黔省諸理財大家之過分聰明，自出新裁。此項偉大政策，又遭失敗，以滇幣半元既僅實值四角，人民所持有之鈔票，在市上流用尚值五角，一經兌現，反少一角；且滇幣中之劣幣僞幣至多，所資以辨認之銀版花紋又繁，勞力傷財之舉，人民雖愚，並不樂爲也。共匪入黔以後，幣價已跌至四角左右。如再不認眞設法維持，將來必有又成廢紙之一日。

侯之担前在赤水自鑄仿孫總理銀幣約三十萬元，據云每元之純銀成色，不及三錢。流用於赤水，仁懷，遵義，桐梓一帶。其貽害地方人民，僅較之發行不兌換紙幣者略勝一籌耳。

（2）財政上當前之困難

自中央統籌貴州剿匪軍事以來，始有薛岳之受命爲綏靖主任，繼有李仲公之奉命回黔協助一切事宜，蔣委員長蒞筑

後，調派王澂瑩前往整理黔省財政，現又改組省府。但目下財政支絀之情形，較川省尤爲嚴重，如何渡過，頗是問題。第一：貴州財政，在去年年底，即已十分支絀。共匪竄黔之前後，愈復不支。中央軍入黔，所到之處，輒以取消苛捐雜稅相標榜，小民欣喜，出乎望外，於是不僅在中央軍駐區內之苛雜，不能徵收，其他地方之人民，亦紛紛聞風而自動停止繳納，黔省政府因有所顧忌，不敢強迫徵收，遂亦無如之何。稅收以是大減，軍政之費，幾致完全無着。而數閱月來，共匪蹂躪貴州，自黔東，黔北，以至黔南，皆重遭匪殃，五十餘縣，一切蕩然。黔中累年間旱潦並見，饑饉洊臻，加以兵禍循環，元氣早盡，今復遭此慘刧，凄苦之情，難以言宣。近得黔中友人來書，略稱彼間凋敝之象，極古今中外之所無。在此人民救死扶傷，流離喘息不暇之秋，稅收之淡泊，自在意中，其收額或僅及往昔十之二三，正未可知，故黔省軍隊以及一般公務人員，已有枵腹之慘苦。第二：蔣委員長近以憫念黔人痛苦，下令豁免本年度田賦一年。按本年田賦，黔省府早已實行預征，此次所豁免者當係尚未繳納，或欠繳尾數。丁此殘破之餘，即不普遍豁免，亦祇未被匪禍之區，勉有輸將之力。特豁免之後，尚不知如何抵補，以稍彌省庫之虧耗耳。復有不能已於言者，即田賦預征之須及此禁止是。以川省地力之厚，一經實行糧稅預征之惡制後，年復一年，變本加厲，尚且民力耗斁，呻吟憔悴；以貴州之地瘠民貧，此例既已不幸而開，如聽其因襲演化，則黔民不勝負荷，生機愈蹙，想今茲主持黔政者，對此當必根本廢止之也。第三：禁煙罰金爲貴州大宗收入之一，其重要遠駕田賦而上之。今亦由蔣委員長下令，廢止，是省庫又將失去二百餘萬元之歲入，預算上之赤字數目，將愈龐大，抵補應付，愈成問題。第四：貴州限於經濟環境，稅收上絕難開源，前清時年由川省協濟七八十萬兩，入民國後，北京政府亦偶有資助；今後在過渡時期中，亦非由中央設法補助不可。今春以來，因剿匪軍事緊急，中央曾直接撥十萬元以接濟軍費，報載又曾轉令薛岳撥濟數萬元，不知確否。此後着手整理財政，將國稅與地方稅劃分之後，其國稅部分，必仍歸黔省府留用，自無待言。此外更須補助鉅欵，方克有濟。不如將黔省軍隊，改歸中央直轄，軍費即由中央負担，以黔省省庫所入，專供行政建設公安等經費。如此辦理，將不僅收支可望相抵；且軍政得以劃分，政治得以改進，而黔省部隊亦藉此可加改造，打破傳統的封建性，以供國用，洵一舉而數善備也。因知中央財政困難，軍費方求削減之不暇，未必再有餘力，任此負擔。但自全局言之，統籌貴州之軍事與政治，既爲

今日之要圖，則在相當範圍內予以財力上之補助，實有絕對之需要，中央對此，當無所吝。況黔軍數本不多，近與共匪接戰多次，天然汰去者不少，再加以裁汰，編為乙種師不過兩師，年僅需二百五六十萬元，其數並不為多，以視中央經營江西所費之財力，渺乎微矣。第五：貴州金融紊亂，已略如前述。如欲黔省以自力整理，固甚困難，但以中央之力從事之，則易如反掌耳。今中央銀行貴州分行，行將開幕，逆料數十萬元之跌價紙幣，在短時期內當可由該行設法收回或以中鈔掉換之。至於滙水，三四月前即已抑平。故貴州金融，有中央分行加以整理而調節之，安定不成問題。第六：目前貴州財政之水窮山盡，前已言之，故對於善後事宜，如難民之賑恤，農荒之救濟，皆急如星火之事，而竟無從措手。二月十二日旅京黔人谷正倫等曾電上海旱災義賑會為黔災乞賑，請該會迅撥鉅欵，派遣公正人士，購粟運黔散放。未聞有何結果。近蔣委員長電請中央撥欵救濟黔民，報載已由財部撥發十萬（一說五萬）。黔省食糧，在豐年亦僅足自給，連年荒歉，時感恐慌。被匪而後，所有餘糧，幾為之一空。而中央軍等之入黔者約十二萬人，平添此若干食客後，到處蓋藏俱盡，穀種亦且莫保。春耕既荒，秋收無着，來年之飢荒將更不堪設想。此為善後問題中之最棘手而又最關重要者，是烏可不有以籌維而救濟之？然以是望之義賑會，則其援手不易期待？望之中央，則中央須發之欵，數既不多，且勢須用於急賑，不能挪移分潤；望之中央分行，但此非該分行業務所及；無已，姑以望之中國農民銀行（最近由四省銀行改名而顯欲擴充業務以普及各省者）。據本月二日中央社南昌電：蔣委員長以贛省久經匪患，農村凋敝，為救濟農村，復興農事，特電農民銀行南昌分行，撥借五十萬元，交省府於各縣辦理農民借貸所，凡無力購買種子之農民，均可借貸。今黔農之困苦正不下於贛農，其待救之迫切亦復相似，甚望蔣委員長於憫念黔民之苦，豁免田賦烟捐之餘，再飭農民銀行設法貸款於黔省府，以供農民貸充購買種子之需，該行並可迅速籌設貴州分行，以發展其業務，而助農村之興復也。

黔省內部情況，遠不若川省之複雜，除舊布新，阻力少而且微；今則諸事已唯中央之命是聽，而中央對改造貴州，刷新一切，既具決心，又已着手，將來收功之速，自在四川之上。前述財政上之數種難關，以言克服，實亦不為甚難，祗須匪氛就戢，則種種問題，自可迎刃而解。夫以貴州之凋敝，乃復重罹匪殃，固大不幸，然因此而獲得改造全局之機會，犧牲亦有代價，剝復之機，今正其時耳。

日本現代軍部的解剖（續）

陳彬龢

甲：日本在殖民地的軍隊，如在台灣，朝鮮等處的軍隊是怎樣組織的？

乙：這是關於陸軍的編制問題了。日本的陸軍，稱爲軍隊的有下列九種：

(1)朝鮮軍司令部 (2)台灣軍司令部 (3)關東軍司令部 (4)師團 (5)台灣守備隊 (6)獨立守備隊 (7)台灣滿洲的重砲兵大隊 (8)憲兵隊 (9)駐華兵隊。

甲：聽說日本陸軍的師團爲戰畧的單位，有什麼特色？

乙：日本的師團長，直接隸屬於天皇，但關於軍政與人事方面，則聽命於陸軍部長；動員計劃與作戰計劃，則由參謀總長指揮，教育方面則歸教育總監監督。

甲：每一個師團隸屬多少部分？

乙：

(一)師團司令參謀部（掌管動員計劃，作戰計劃，教育事務）

(二)步兵旅團二（有一部分有戰車隊）

(三)騎兵聯隊一

(四)野(山)砲兵聯隊一

(五)工兵大隊一

(六)輜重兵大隊一

(七)航空大隊，氣球隊，等若干隊。

甲：還有那些機關是受師團長管轄呢？

乙：師團長管轄的機關還有：

(一)要塞司令部

(二)聯隊區司令部（管理徵兵，在鄉軍人等事務）

(三)衛戍病院

(四)陸軍監獄

這是師團平時的組織，至於戰時，則組織上，大有變動，自有無限的擴大。

甲：日本現在有多少師團？

乙：正式師團共有二十，近衛師團一，人數約二十五萬左右。

甲：正式軍隊之外，還有其他的組織否？

乙：正式師團是常備兵，日本爲徵兵制，後備兵當然很多。不過這些後備兵中有組織的，要算是在鄉軍人會，人數有三百五十萬，在戰時，即是有力的部隊之一；而在平時，則從事於軍事教育等的宣傳。其他如靑年團，少年團，人數亦在五百萬左右。

（二）人物與派別

甲問：日本陸軍的統率機關，軍政機關，教育機關，我們都略知其輪廓，那麼陸軍的中心人物是些誰，還須請教。

乙答：陸軍的中心人物，當然是大將級將官了。

甲：日本現役的陸軍大將有幾人？是些誰？

乙：日本現役的陸軍大將，共有十一人，元帥二人，就是閑院，梨本兩皇族，十一個大將就是菱刈隆，南次郎，渡邊錠太郎，緒方勝一，林銑十郎，眞崎甚三郎，本莊繁，阿部信行，松井石根，荒木貞夫，川島義之。

甲：林銑十郎爲現任陸軍部長，他的爲人怎樣？

乙：林大將爲現時最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他是士官學校第八期的卒業生，大尉的時候，就很出風頭。嘗任淸日，日俄戰役時，旅團和師團的副官，爲人沈靜寡言。日本評論家都認爲他對於滿蒙問題最有見解。

甲：他之所以能繼荒木而任陸長，大概爲了他是「滿蒙通」吧？

乙：注意滿蒙問題的軍人，在日本就看做最有見識的軍人。但他繼荒木而任陸長，卻不盡如此。

甲：林大將繼荒木而任陸長，重要原因是什麽？

乙：據日本評論家的看法，認爲荒木這個人，旣無特殊的經綸，又非足智多謀的策士，似乎大將的資格也沒有，所以不能負起日本非常時的重任。

甲：荒木初任陸長時，不是得日本全國的擁護嗎？

乙：不錯！當時的確得到大家的擁護，這可說完全是時代的產兒，决非荒木個人的能力。

甲：荒木是這樣平凡的人嗎？

乙：日本評論家說荒木的特點，就在於始終高唱「皇軍」，「皇軍精神」，「皇軍觀念」，這也許就是他不平凡的地方。荒木的「幹到底」的主張，竟給守舊的宇垣派以莫大的打擊，且獲得少壯派的擁護。當時日本正需要法西斯蒂的時候所以荒木無形中便被推爲法西斯蒂的首領，而登陸長的榮位，誠所謂時勢造英雄也。荒木登台後，舊勢力凋落，新勢力代興，這就是世人所謂宇垣派沒落，荒木派抬頭。

甲：荒木已能迎合日本一部分人的心理，高喊「幹到底

」，且又被擁為法西斯蒂的領袖，我們怎能視他為平凡的人呢？

乙：日本評論家說的是荒木個人，荒木幕下，自有聰明的策士，這是荒木得勢的力量，日本評論家譏笑他說，荒木口中的「幹到底」，然而臨時非幹不可的事，則躊躇而不敢幹，法西斯蒂否認政黨，但荒木却認政黨是國家最有力的支柱之一；法西斯蒂擁護荒木的原因，在於他有排斥財閥的傾向，可是後來荒木竟公然宣佈日本財閥也是日本國家最重要的支柱之一，這樣動搖的思想，雖然是荒木個人的矛盾，然而這就是他失去擁護的原因。荒木徘徊在「老」與「新」之間，沒有一定的立場，所以容易沒落。

甲：那麼林大將代替荒木任陸長的原因何在？

乙：老實說，「九一八」事件是荒木一派策動出來的，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內外都橫受障碍，美國的資本勢力，有逐漸侵入東北四省的傾向，而東北四省乃日本所謂的「生命線」，失此「生命線」，無異限制了日本的發展。荒木派此時策動九一八事件，自然獲得一部分人的擁護。可是日本的法西斯帝軍人還不滿足，而有進一步的行動，即欲進攻華北，此時荒木本人的態度，便覺躊躇，而不敢下「幹到底」的決心，這是荒木失脚的原因之一。荒木既由宇垣派之手爭得軍權，宇垣派的反攻，自難避免；且荒木登台以後，多方想與舊勢力聯絡，致使部下急進分子的嫉視，這是荒木失脚的原因之二。日本陸軍中既有這許多派別，於是「統制」和「清軍」的口號，便由林銑十郎派高唱而出。林派的主張似較適於當時日本的情勢，荒木因此便不能維持其地位，這是荒木失脚的原因之三。而且第三個原因既為林銑十郎所高唱，現役大將中，可選任陸長的很少，林銑十郎便於此時繼荒木而任陸長。換句話說，林銑十郎的主張在當時比較荒木的，來得適合客觀的環境而已。

甲：那麼林陸長是新人物嗎？他能繼荒木任陸長，是得少壯軍人的擁護嗎？

乙：日本評論家常說，荒木口裏雖說幹，但實際却不敢幹，雖然策動過幾件大事，如「九一八」，「五一五」等，但荒木的幹，大都是因為喊出來了，形成騎虎之勢，不得不幹。至于林大將，人家叫他幹，他不開口，等到非幹不可時，他就幹，他能「新」能「舊」，這是「新」「舊」衝突時代，最必要的調和手段。所以我們與其說是林大將能「幹」，不如說他是時代的產物，較為適當。

甲：聽說荒木的策士就是眞崎甚三郎，他是怎樣一個人

乙：眞崎現任敎育總監，爲陸軍中最重要人物之一。他是擁護荒木最力之一人，以荒木爲領袖，而策動出來的「九一八」與「五一五」事件，都是他居中籌劃的。

甲：那麼荒木失敗，眞崎爲什麼仍能維持其地位？

乙：他說幹就幹，而且能幹其所當幹，現在的日本的確是非「幹到底」不可的時代，所以眞崎的地位能蒸蒸日上。

甲：眞崎是怎樣的人？

乙：眞崎亦是士官學校第九期卒業生，他與阿部，荒木，本莊，松井被稱爲「九期五人男」，青年時代已露頭角。他是佐賀人，武藤元帥死後，以佐賀閥的領袖自居。嘗任台灣軍司令，一九三二年昇任參謀次長，而當時的參謀總長是皇族，故實權完全操於次長之手。眞崎益能發揮其才能。

甲：眞崎有候補陸軍部長的希望嗎？

乙：在日本評論家都覺得眞崎是未來的陸軍部長，他雖然有一部人反對，却得另一部分人的擁護。而且他很注意滿蒙問題，又熱烈執行大陸政策之一人，他得意的日子快來了。

甲：阿部信行爲人怎樣？

乙：有人以爲是反荒木派之一，石川閥的領袖。日本評論家認爲他是智勇雙全，有與林銑十郎，林彌三吉（前東京警備司令官）被稱爲加賀三傑。若槻內閣時，宇垣爲陸長，因病，阿部曾代陸長職務，現在亦是候補陸長最有希望之一。陸軍大學畢業後，可說是一帆風順，歷任參謀本部的總務部長，陸軍部的軍務局長，陸軍次長，無任所大臣，第四師團長，台灣軍司令，參議官等職。

甲：南次郎怎樣呢？

乙：南大將現任關東軍司令兼駐滿全權大使，青年將校景仰他的很多，若槻內閣時曾任陸長，係反荒木派之一。談到反荒木派，必然的與宇垣派連在一起，因此南大將有宇垣派領袖的稱號。「九一八」事變時，南大將適任陸長，他亦爲執行大陸政策最有力之一。

甲：本庄繁怎樣呢？

乙：本庄大將爲「九一八」時關東軍司令，日本評論家認爲他是日本軍人中智勇雙全的分子；不消說是忠於皇室之一人，現任天皇的侍從武官長，在中校時代曾任張作霖的軍事顧問，爲日本的「滿蒙通」。

甲：荒木和渡邊等大將，現任何職？

乙：荒木辭退陸長以後，態度頗消極，但仍有相當的潛勢力，誰都不敢說他沒有再起的可能。現任參議官，在陸軍方面亦是重要位置之一。渡邊大將係愛知縣人，和松井大將

同爲士官第八期的優秀分子，有實戰的經驗；而且喜歡讀書，所以成爲軍人中最博學之一人，有軍人博士之稱。唯其有學者的風格，故有許多行動與軍人相異，因爲忠君，所以希望能把日本軍隊訓練成天皇的忠僕，眼見軍隊內有很多派別，引爲憾事，故主張「清軍」，最近的清軍運動，渡邊實爲最積極的分子。

甲：松井大將是怎樣一個人？

乙：松井大將現任台灣軍司令，富於政治學識，在學術界與緒方大將齊名。松井偏於文方面的研究，而緒方則重於理方面的研究。松井曾任日本出席軍縮會議的全權代表，在少將時代又曾作張作霖的顧問；對於滿蒙問題，具有特殊見解，最近的陸長候補者 ，沒有人不說松井亦是最有力之一人。

甲：緒方大將，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

乙：緒方大將，佐賀人，有佐賀閥的要人之稱，現任技術本部長，對於技術極有研究，爲日本軍界的技術家；日本陸軍之科學化，武器之改良等等，緒方的貢獻很多。

甲：菱刈大將，現在怎樣呢？

乙：菱刈隆鹿兒島人，日俄戰爭時，曾任旅部參謀，沙河大會戰得功後，歷任第八師團長，第四師團長，台灣軍司令，關東軍司令兼駐滿全權大使。去年年末他因與政府爲了治滿機構問題意見不合，又在關東軍的統治範圍內發生公務人員罷工等事，遂辭職，南大將即繼其任。菱刈隆現任軍事參議官，且係參議官中最爲有力者之一。

甲：川島義之，是大將麼，好像沒有聽過。

乙：川島義之是最近才從中將擢昇爲大將的，是日本伊勢人，在軍人中算是聰明的分子，歷任人事局長，第十九師團長，第三師團長。教育總監部本部長，朝鮮軍司令。爲士官第十期卒業生中發達最速之一人，同期中從中將昇大將的候補者甚多，結果只有川島一人擢升，由此可知川島的地位之重要了。

甲：關於一輩大將的身世，我已大概知道了。但中將少將級亦有不少重要人物，不知能見告否？

乙：中將級重要的人物，有第一師團長柳川平助，第五師團長小磯國昭，第十師團長建川美次，第十一師團長古莊幹郎，教育總監部本部長林桂，陸軍部人事局長今井清，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陸軍次長橋本虎之助，步兵學校校長松浦淳六郎，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等。

甲：請你將這些人的大概說一說。

乙：柳川平助，長崎人，後爲佐賀的柳川家的養子，故

有佐賀關的重要人物之稱。但他在大學時成績不算優良，早年很不得志，後因交識荒木，漸露頭角。荒木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長時，柳川即當作戰科長，後始昇爲騎兵第一旅團長，騎兵學校校長，騎兵監，陸軍次長（荒木時代）。且現任參謀總長閑院宮元帥，乃騎兵科出身，對騎兵人才，曲意提拔，所以騎兵科出身的柳川，建川　，橋本等都有候補大將的希望。

甲：建川中將怎樣呢？

乙：中將級沒有一個像建川那樣出風頭的，他是鈴木莊六大將的義弟，新潟人，以南，林兩大將爲靠山，和小磯，永田等同爲「統制派」的人物，過去以勇敢聞名。日俄戰爭時，曾以單騎深入敵地，建立大功。林爲陸長時，本預定建川任次長，後因種種關係，改任姬路師團長；曾任日本出席國際軍縮會議代表。

甲：小磯國昭呢？

乙：小磯與建川同爲中將級有名的人物，不過建川是武將的典型，而小磯則帶有政治家的色彩，武藤爲駐滿全權時，小磯即充任參謀長，爲人善看風色，他本是宇垣派的重要分子，後又擁護荒木，成爲少壯派的中心，現任廣島第五師團長，但他很有意到中央活動。

甲：橋本虎之助呢？

乙：橋本亦爲候補大將最有希望之一，胆大好武，他是本莊繁關東軍司令時代的參謀長，不僅熟悉滿蒙情形，而且是一個「蘇聯通」。現任陸軍次長，與林，阿部大將都是同鄉，將來必大有發展。

甲：西尾壽造呢？

乙：西尾繼小磯而爲現任關東軍參謀長，爲人沈靜寡言，爲少壯派的重鎭，主張磨刀養馬，一切問題不必經過什麼政治，只要武力便得。日本評論家說他器量很小，不堪爲大將。

甲：古莊幹郎呢？

乙：古莊亦是候補大將有力者之一，熊本人，爲山縣元帥所重用，以山縣選擇人才之嚴格，而古莊竟能爲其老年時的副官，可見古莊才智之過人。古莊唯一的缺點就是多病，恐祗能担任參謀等職位而已。

甲：林桂呢？

乙：林桂是士官第十三期畢業生，現任教育總監部本部長，多才多智，爲宇垣派的重要人物。他是小磯前任的廣島師團長，現已退役。

甲：今井，松浦，梅津諸中將呢？

乙：今井清，步兵科出身，曾任陸大幹事，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現任陸軍部人事局長，智足多謀，爲少壯派的要人。

松浦淳六郎，九州人，現任步兵學校校長，最近的將來必能補任師團長，爲人謹愼，善於拉攏部下，故得少壯派的擁護。

梅津美治郎，大分縣人，現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爲大陸政策的忠實執行者，故極得少壯派的擁護；且與南大將同鄉，將來自有發展的機會。

甲：少將級中最有名的是些誰？

乙：少將級中最值得注意的有陸軍大學校長小畑敏四郎，陸軍部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岡村寧次，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關東軍副參謀長坂垣征四郎，野戰重砲兵第四旅團長田駿等。

甲：請說一說他們的活動情況！

乙：眞崎稱讚小畑爲日本唯一的作戰家，一二八事變時，他任參謀本部作戰科長，知道二月三日國聯要開會，故先於一月二十八日進攻上海，大得日本軍人的推崇。

永田的現職是非常重要又是「統制派」的首領之一，將來必有驚人的活動。至於岡村，土肥原，坂垣等現都在滿洲活動，頗惹人注意，且都是少壯派的急進者。

× × × × ×

甲：現在請你說一說陸軍部內的派別吧。

乙：如以地方來分派，那個時代已過去了，以前日本有「薩閥」「長閥」的鬥爭，現在却沒有了。不過地方的觀念，依然深入人心，因爲眞崎大將二三佐賀人蟠居中央要津，所以一輩人就叫他做「佐賀閥」，林銑十郎與阿部信行等都是石川人，所以便叫做「石川閥」其實這種分派都是很杜撰的。

甲：記得日本有一個海軍軍官說：『日本海軍分爲倫敦條約的贊成派與反對派，但陸軍的分派，那就極複雜了』，由此看來，日本陸軍中還不止兩派，雖然不能拿地方來分派，但是宇垣派，荒木派等等到底怎樣形成的呢？

乙：不過日本陸軍不論何派，都是効忠天皇，但是因爲政治上見解與背景的不同，就形成幾派，互相暗鬥，當然也是有的。

甲：現在請你對於日本陸軍內部政治上見解與背景的不同，略爲指教。

乙：日本陸軍內部政治上見解與背景的不同由來很久，直到『九一八』事變時，更爲尖銳化了。大概可以分爲三大勢力：第一荒木派，以前陸長荒木和現任教育總監眞崎爲中心，第二宇垣派，宇垣退役後，以南次郎與阿部信行爲中心，第三幹部派，以現任陸長林銑十郎爲中心。

甲：荒木派還有些什麼人物？

乙：荒木派的中心人物，除了荒木本人與眞崎外，還有本莊繁，松井石根，川島義之（以上大將），多門二郎，廣瀨春壽，阪本政右衛門，謙田彌彥，香椎浩平，秦眞次，原田敬一，小磯國昭，瀨川章友，柳川平助，大谷一男，建川美次（以上中將）田代皖一郎，山岡重厚，永田鐵山，小畑

敏四郎，坂垣征四郎，岡村寧次，大谷龜藏，東條英機，小野寺長治郎（以上少將）等。

甲：宇垣派是些誰呢？

乙：宇垣本人現已退役，其中心人物爲南次郎，阿部信行（以上大將），寺內壽一，杉山元，二宮治重，畑俊夫，林桂，古莊幹郎（以上中將），長谷壽夫，（少將）等。

甲：幹部派是些誰呢？

乙：此派的中心人物，爲林銑十郎，菱刈隆，渡邊錠太郎（以上大將），植田謙吉，岸本綾夫，若山善太郎，森連，荒蒔義勝，佐藤子之助，外山豐造，蒲穆，牛島貞雄，入江仁六郎，安藤紀三郎，井上忠也，杉原美代太郎，岩越恒一，三宅光治，古川三郎，中村，小杉武司，吉岡豐輔，井上達三，三木善太郎，廣瀨猛，稻垣孝照（以上中將），西尾壽造，植村東彥，澁谷伊之彥，原常成，久村種樹，橋本虎之助，山田乙三，小島時久，松浦淳六郎（以上少將）。

上述：一派人物，自然是舉其最重要的分子，絕不是各派的全體。

甲：聽說還有什麼溫和派，急進派，中間派，漸進派，觀念的急進派等等，到底是指些誰呢？

乙：還不是這三派，荒木派因爲其勢凶凶高叫「幹到底」故有急進派之說；但因爲他能叫不能行，口喊急進，實際上卻時常猶豫，所以又有觀念的急進派之稱。宇垣派因爲墨守成規，與急進派比起來，一切都是溫和的，所以叫做溫和派，他們不主張急進，而主張漸進，所以又有漸進派之稱。幹部派中都是現任重要人物，但他們的主張恰在「漸」「急」之間，即對荒木，宇垣兩派的鬥爭，亦常以調停自居，故有中間派之稱。

甲：那末憲兵派和少壯派又是怎樣？

乙：前東京憲兵司令秦眞次中將爲荒木派的重要分子，因爲憲兵的勢力極大，故時有憲兵派之名，實際上也就是荒木派。少壯派都是主張急進最力的分子，亦爲荒木派之一部分。

甲：少壯派都是些青年軍官麼？

乙：少壯的定義，現在似乎不大嚴格了。據過去的規定，凡年齡在四十歲以下的，都爲少壯者。四十歲以下，若以官級而論，恰好是中校階級；可是現在不同了，四十歲以上，而位居上校級，都可稱爲少壯者，可知少壯的定義並不在年齡，而在思想。凡有急進的思想而謀日本國力向外發展的，都可叫做少壯派。少壯派過去是受荒木指揮，但因近來荒木的主張，近於觀念，不重實行，故一輩不顧一切的少壯者，頗有另成一派之勢。

甲：還有什麼叫做「統制派」和「清軍派」？

乙：統制派和清軍派的名稱，不過是幹部派的別名。林陸長一派眼見反幹部派，積極活動，於自派大有不利，故主張日本的陸軍須實行嚴格的統制，將不良的分子肅清，所以有「統制派」和「清軍派」的名詞出現。

梅蘭芳在蘇聯

戈公振 戈寶權 合作

一 引言

「今天離開了貴國的邊境，回想起我個人和劇團在旅居上所感到的快樂，環繞着我們的熱情和殷勤的款待，以及能和如此聰慧的觀衆——他們能明瞭和欣賞這似乎是相去很遠的戲劇藝術——相接觸，自引以爲非常榮幸。我在此，特對貴國政府，貴會，國家樂劇協會以及所有的蘇聯社會人士的愛護，掬忱敬致謝意」。

這是四月二十一日，梅蘭芳在蘇聯邊境的尼古賴諸雅（Negoreloye）車站上，致蘇聯對外文化協會(Voks)（註）會長阿洛舍夫（A. Y. Arosev）的一通電文。梅蘭芳這一次到蘇聯來演劇，自發起籌備以迄表演，前後共經歷了一年一月又半的時光，至此遂告一圓滿的結束。

梅蘭芳這一次在蘇聯演劇，大獲成功，並深得各方面的推崇，這是不出我們所預料的。至於在今日的中國，能應蘇聯之邀請而不致發生任何疑問的，恐怕要以梅蘭芳是最適當的人了。按中蘇兩國自復交以來，除了使節往還以外，並無什麼事可供記載，而況近因中東路的出賣，更顯得利害各不相謀。蘇聯爲見好於中國人民起見，不使雙方感情過於冷淡，所以對於這次梅劇團的招待，特別熱烈。

同時，我國大使館之熱心提倡此事，也是因爲蘇聯戲院中關於中國的表演，每多穿鑿附會，而國人在蘇聯所創設的戲院，又是非常的簡陋，故對於純粹的中國戲劇之來臨，於對外文化宣傳上，也甚有裨益。

（註）蘇聯對外文化協會(The all-Union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是蘇聯的一個最大的對外文化機關，除招待及聯絡各國文化界外，又出版有英，法，德三種文字的書籍雜誌等，以供宣傳之用。舉如外國人來此遊覽，或參觀學校，可先請此機關代爲接洽。此機關又有精通各國語言的男女譯員，可代爲繙譯。去歲該機關會邀請徐悲鴻至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開中國繪畫展覽會，今年梅蘭芳來此表演，亦由此機關招待，這個機關的俄文縮寫爲 Bokc ，英文拼爲 Voks。

二 事前的接洽

蘇聯邀請梅氏來此演劇的緣起，在去年三月二日。我國駐俄大使館的代辦吳南如氏因爲籌備中國繪畫展覽會一事，就特約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藝術部主任乞爾略夫斯基（L.

Cherniavsky）等人至大使館茶敘，討論一切進行事宜。在談話中，提及梅蘭芳將往歐洲各國遊歷並考察戲劇，若道經莫斯科，蘇聯方面將如何招待？乞爾略夫斯基等人就表示：梅氏的藝術是舉世聞名，若能一現身於蘇聯的舞台，那必定能受到熱烈歡迎的。

及至後來，在招待楊杰軍事考察團的席上，我又和外交人民委員會的東方司帮辦鮑樂衛氏（Borovoy）談起這一件事。鮑樂衛說：『梅蘭芳如能在赴歐之前，先來蘇聯表演，則我方將毫不遲疑，立繕請書，並可保證其表演必大獲成功。』鮑樂衛氏在中國多年，通中國語文，並好與中國人往還，這一次梅蘭芳來蘇聯演劇之成為事實，可說一部份須歸功於鮑氏。

我當時因為大使館和外交人民委員會雙方皆已表示贊同，就先以私人資格，打了一個電報給梅蘭芳，徵求他的意見。不久得他的覆電：

「蘇聯之文化藝術，久所佩羨，歐洲之遊，如能成行，定必前往，請先代謝文化協會之厚意，並盼賜教。」

自從接到這一個電報之後，我即向各方商詢，梅氏也表示了他來此演劇的幾種條件：

（一）梅劇團演員為八人，音樂隊為七人，管理前後台事務者為四人

，繙譯為三人，共二十二人。

（二）假定十月初到蘇聯，十一月初往歐洲，其間以一月為期。如此時期不適宜，可預先商量變更。

（三）每晚彼自演一全劇及一二段歌舞，其他配角演一二小段，約共三小時。

（四）假定在莫斯科表演一星期，在列寧格勒表演三五天，其餘之時間，彼個人擬作蘇聯戲劇之研究，並赴各劇院觀劇。

（五）希望除由海參崴至柏林之車票及行李運輸費外，一切食宿俱由俄方擔任。

上面所提出的這幾個條件，已不是普通的問題，而是專門的問題了。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是個文化機關，自身並無劇院等設備，即無法解決，所以乞爾略夫斯基就寫了一封信，介紹我去看國家樂劇協會（註一）的丹克曼（Dankman），以便作具體的接洽。我和丹克曼所討論的結果如次：

（一）自海參崴至柏林之車票及行李運輸費，全由蘇聯担任。

（二）食宿方面，梅氏本人住頭等旅館，餘均住伶界公寓。團員膳費及零用，另給二萬二千盧布，並得享受外國工程師及蘇聯伶人之兩種權利。（註二）

（三）自入境至出境，共作四十五日，出演二十次。

（四）最好能於九月初到莫斯科，五日起表演。

（註一）國家樂劇協會，英文拚為Gomets，是一個管理音樂會，雜劇及馬戲等所官的機關。歌劇，歌舞，（Opera and Ballet）及話劇（Drama）

，皆另自獨立，不受此機關管理。

（註二）莫斯科等地，皆有爲外國工程師所特設的店，稱爲 Insnab，意即 Supply for Foreigners。店中的貨物較普通商店爲多，質料亦佳，價亦低廉，惟須持有特許證書，方可前往購買）。

當時梅氏赴歐的行期，尚未決定，至於蘇聯方面希望梅氏能於九月初到莫斯科，也有幾種原因。一種原因，是俄國的戲劇界，每年皆有一次長期的休假，大約是兩三個月的功夫。當休假的時候，各大劇院皆停止演劇，重行裝修及粉刷內部，演員則往南俄風景綺麗之區或是鄉村去休養，所以當九月初時，最容易空出一所戲院來，以供梅氏演劇之用。一種原因，是蘇聯每年皆舉行一次戲劇節（Theater Festival），舉如去年是從九月一日起至十日止，在這十天之間，莫斯科各重要的劇院皆表演一齣代表的戲劇，以招待外國來的遊客觀看，所以他們也很希望梅氏能參與這一個戲劇節，俾更增色。

我當即將和國家樂劇協會接洽的結果，電致梅氏，旋得梅氏的覆電：

（一）如不赴他國表演，仍由莫斯科從原途返國，所有車票及行李運輸費等，是否一律享受免費待遇。

（二）劇團食宿既歸招待，則團員膳費及零用二萬二千盧布一項，即不必供給。

（三）日期及出演次數，似嫌太多，望酌量減少。

（四）最早十月中旬，始能抵莫斯科。

我又往與國家樂劇協會商詢，所得的結果爲：

（一）自莫斯科回海參崴之車票及行李運輸費，概由蘇聯担任。

（二）出演次數減至十四次。

（三）十月中各大劇院皆有固定表演，不便取消，屆時只有小音樂廳可用，恐難展佈，仍請九月初到此。

梅氏覆電，說籌備需時，九月初抵莫斯科，恐難成爲事實。國家樂劇協會，也因爲十月中已與其他劇團有約，倉卒難以變更計劃，所以他們最後就表示：如梅氏九月初不能來，則可展期至今年四月或五月。梅氏因有歐陸之遊，爲時間上銜接起見，又來電請提前一二月，國家樂劇協會答應了這個要求，在十月二十五日，就雙方商定了正式的條件：

（一）日期　三月十五日抵莫斯科。

（二）表演　在莫斯科爲五日，在列寧格勒爲三日。

（三）待遇　（甲）火車　由海參崴至柏林，梅氏本人，重要演員及私人秘書乘頭等，餘均乘二等。（乙）佈景及行李　免費運輸。（丙）旅館　梅氏本人，重要演員及私人秘書住頭等旅館，餘均住普通旅館，（丁）飯食　梅氏本人，重要演員及私人秘書在旅館用膳，餘或在伶界公會用膳照蘇聯伶人待遇，或自己備辦，照外界工程師待遇。（戊）派專員至海參崴迎接，並沿途照料。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又召集有關係各方面的人物，開了一個會議，決定上述的條件，並組織了一個招待梅蘭芳的委員會，招待一切。委員名單如次：

主席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會長阿洛舍夫。

委員 第一美術劇院(First art Theatre)院長史他尼斯拉夫斯基(K.S. Stanislavsky)。丹青科劇院(Nemirovich-Danchenko Theatre)院長丹青科(V.I. Nemirovich-Danchenko)。梅也荷爾德劇院(Meyerhold Theatre)院長梅也荷爾德(W.E. Meyerhold)卡美麗劇院(Komerny Theatre)院長泰伊洛夫(TY. Tairov)。名電影導演家愛森斯坦(S.M. Eisenstein)。國家樂劇協會會長韓賴支基(Y.S. Hanetsky)。藝人聯合會會長鮑雅爾斯基(Y.O. Boyarsky)。名劇作家特萊傑亞考夫(S.M. Tretyakov)。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胡蘇窩樂甫(Borovoy)。

以上俱係俄人，中國方面則有吳南如及戈公振兩人，時適顏大使準備回任，亦被邀爲主席。

此後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及國家樂劇會，即分頭編印，繙譯說明書籍及佈置宣傳事宜等。及至去冬，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氏返國，談及梅氏的藝術之高超絕人，因而更引起蘇聯朝野對於中國戲劇的熱情，招待因而更加隆重。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會長阿洛舍夫，此時適因事赴歐，即由代理會長庫里雅科(N. Kulyarko) 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發出一封正式的邀請書，由南京蘇聯駐華大使館特派漢文參贊鄂山蔭送交梅氏，原函爲英文，現意譯如次：

「梅蘭芳先生：閣下優美之藝術，已超越國界，遐邇知名，而爲蘇聯人士所欽仰，茲特敦請閣下蒞臨莫斯科表演，以求廣爲紹介於蘇聯民衆之前。所有戈公振先生開示各節，均當接受，惟盼閣下能於明年三月十五日前蒞臨，敝會自當竭誠招待，以謀閣下旅途之安適，並深信閣下此次蒞臨敝國，將使中蘇兩國間文化之關係，益臻親密也，專此即請時綏。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代理會長庫里雅科。」

一月二十八日，梅氏覆函，意譯如次：

「大函拜悉，殊感盛情，蘇聯戲劇之優越，久爲予所歆羨，倘因予個人之親近，而能增進兩國之文化關係有如閣下所言者，則未免過譽。予樂於接受閣下之美意，並預謝貴國所與之種種便利。」

從三月二日的建議，以迄這一封信爲止，接洽的事情，可說是告一結束。

三、抵莫斯科後各方的招待

梅蘭芳既接受了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正式邀請書，即準備於二月間啓程。初本擬經神戶及敦賀赴俄，後因俄方特派『北方號』專輪來滬迎接，即改變了原定的行程。『北方號』專輪於二月二十一日離滬，二十七日晨即抵海參崴，蘇聯國家樂劇協會所特派的專員羅加支基(Rogatsky)，亦來碼頭迎接。

抵海參崴的當晚，遠東州州長即設宴於交涉署中，歡迎梅氏。翌午，我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權世恩總領事，又設宴爲梅氏洗塵。在海參崴因候車的關係，共留四日。三月二日，即乘西比利亞的特別快車，向莫斯科進行了。

車行十日，三月十二日晨抵莫斯科。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國家樂劇協會，外交人民委員會及我國大使館，皆有代表來站歡迎。梅蘭芳，張彭春及余上沅等三人，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招待，住於都會大飯店（Hotel Metropole），其他團員則住於新莫斯科旅館（New Moscow Hotel）中。

梅蘭芳抵莫斯科後，因旅途辛苦，想稍事休息，所以在表演期前，就謝絕各方面的宴會。其中所接受參加的，只有對外文化協會的午餐和晚餐，我國大使館的茶會及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晚餐。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午餐，是在三月十四日舉行。參加者有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長及情報司長，以及歡迎梅蘭芳委員會的全體委員等。席間阿洛舍夫致詞大意謂：

「莫斯科現在有機會能欣賞最高貴藝術了。梅博士這一次的來臨，引起社會上極大的注意，只要看眞理報（Pravda）新聞報（Izvestia）等報中每日連篇累牘的記載，即可以推知。又聽顏大使說，中國的各大報紙，也是同樣的對於此事甚有興趣，其可以增進中蘇兩國的友誼，是無庸疑意的。前幾天此地舉行國際電影展覽會，參加者有歐洲各國的代表和東方的代表，而今天我們的午餐席上，又有中國電影界最優秀的代表胡蝶女士，回憶去歲徐悲鴻教授在此間開中國繪畫展覽會時，就決定中蘇兩國間交換繪畫，現在蘇聯所送去的繪畫，已在南京展覽，從此足證兩國文化上的合作，已有遠大的進展。光陰似箭，轉瞬又是夏季，中蘇兩國的友誼，將因梅博士的光臨，順時序而更加親密，是可預料的。」

我國駐蘇聯大使顏惠慶亦起立致詞，謂：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歡迎梅博士，我能在前一日趕到，不可謂非幸事。（按顏大使十三日抵莫斯科）。不過在今天的盛筵上，我彷彿是個配角，所以少說幾句話。我很同意於主席的意見，增進兩國的友誼，當先以文化爲基礎，而繼以經濟和政治上的合作。現在梅博士已到貴國來表演，語云：「來而不往，非禮也。」所以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也有蘇聯的藝術家如梅博士其人者，出現於中國的舞台之上。

梅蘭芳繼亦起立致答詞，謂：

「我能來此戲劇藝術最發達的國家觀光，中心至感愉快，而今日又得與素所欽佩的文學家戲劇家等相晤談，更是生平的樂事。中西的戲劇雖不相同，但是表演却可互相了解，藝術之可貴即在於這一點，所以「藝術是無國界的」一句話，誠非虛言。現在中西的戲劇，有一個相接觸的機會了，我很希望在此戲劇最發達的中心，不久即有新的藝術產生，融匯中西的藝術於一鑪。我將盡我之所能在此表演，倘承諸君不吝指教，則最爲榮幸。

泰伊洛夫，愛森斯坦及特萊傑亞考夫等人，亦先後起立演說，除讚美梅氏的藝術可供俄人參考之外，更希望彼此為戲劇的質量而奮鬥。並云：聯合中蘇兩國民族的力量，定可創造出一種新人類的藝術來。

餐後開演梅氏抵莫斯科時的電影及蘇聯最成功的名片『恰巴也夫』（Chapaev）。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晚餐，係在十七日晚舉行，參加的人員與十四日的午餐相彷，餐前有鋼琴獨奏及木偶戲，表演完畢後，即進餐及舉行跳舞，夜半始散。

我國大使館的茶會，於三月十九日下午五時起舉行。這一個茶會的目的：一方面是歡迎顏大使回任，一方面是紹介梅蘭芳於蘇聯各界之前。參加者有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長李維諾夫夫婦，副委員長克萊丁斯基（Kretinsky），蘇聯政府各部要人，各國大使公使及代表，蘇聯的名作家，名美術家，名戲劇家，名電影家以及旅俄的華僑及中外記者等。當日，在使館的大會客廳中，搭了一座戲台，以供梅氏表演之用。來賓進茶點後，即至會客廳中觀劇。楊盛春先表演『盜丹』一劇，梅蘭芳則與劉連榮合演。『刺虎』一劇，表演眞摯動人，掌聲歷數分鐘不斷。劇完後，又有音樂跳舞等為餘興，其盛況為此前各宴會所未有。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晚餐，係於四月廿一日舉行，地址為外交人民委員會的迎賓大樓。參加者有顏大使，各大劇院的院長及歡迎梅蘭芳委員會的各委員，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外交人民委員會和中國大使館的高級部員，名女優，如柴霍甫夫人（Mrs. Chekhov），柯蘭女士(A. G. Koonen)及胡蝶女士等，亦在被邀之列。

席間鮑大使致辭，謂：

「當我在中國看到梅博士演劇的時候，就曾經想過，如何能請梅博士到蘇聯來表演。後來我和梅博士談起此事 他並不反對我的意思，很希望能有成爲事實的機會。這一次梅博士能到蘇聯來表演，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這可說是中蘇兩國文化合作的先聲，若能由此而引伸至其他各項合作，則必有益於世界的和平。」

梅氏繼亦答詞，申謝鮑大使的盛意。餐後有音樂及歌唱，胡蝶女士亦清唱『夜來香』一曲，以應衆賓之要求。

梅蘭芳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演劇完畢後，就假都會大飯店，於四月十四日宴請蘇聯各界人士，以答此次招待之盛意。參加者有顏大使，李維諾夫夫人。各大劇院院長則有梅也荷爾德，泰伊洛夫等，名電影導演家則有愛森斯坦，名作家則有特萊傑亞考夫，名記者則有拉狄克（Karl Radek），名女優則有柴霍甫夫人，柯蘭女士，靜娜黛女士（Zenaide Reich）等，此外尚有外交人民委員會，蘇聯對外文化協會

，國家樂劇協會及藝人俱樂部之高級部員，中國大使館全體館員及旅俄華僑知名士女等。

席間梅氏起立致辭，表示感謝此次蘇聯招待的盛意。阿洛舍夫答辭，謂：

「梅博士這一次到蘇聯來演劇，留給蘇聯戲劇界一個很深的印象，想蘇聯的戲劇界一定也給梅博士一個深刻的印象。他很希望梅博士能在莫斯科多住幾日，除去往各大劇院觀劇之外，更可一睹蘇聯其他的許多新事業和新建設。」

演講及進餐完畢後，即繼以音樂及跳舞，至午夜二時，始盡歡而散。

四　演劇的宣傳

蘇聯這一次邀請梅蘭芳，事先曾作過有系統的宣傳。當梅蘭芳由上海出發時，莫斯科的街頭巷口，就發現許多很簡單的，印有『梅蘭芳』三個中國大字的招貼，旁邊有幾排俄國字，是『自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音樂廳表演中國戲劇六天』，色彩鮮麗，甚引人注目。同時像彼特洛夫卡街（Petrovka）一帶大商店的玻璃櫥窗內，也陳列着放大的梅蘭芳的本來面目或是戲裝的照片。

梅蘭芳一入蘇聯國境之後，街頭巷口又發現了許多印有在莫斯科表演六天的戲目的大招貼。及至到了莫斯科，如「真理報」，「新聞報」，「莫斯科晚報」（Evening Moscow），英文「莫斯科日報」（Moscow DailyNews）及法文「莫斯科日報」（Le Journal de Moscou）等大報，皆繼續不斷地登載關於梅氏的新聞和照片，以及關於介紹中國戲劇的文字等。新聞報館屋頂上的流通電燈新聞，則逐日報告關於梅氏的消息。

戲票從三月五日起即開始出售，不上一個禮拜的功夫，即全數消售一空。票價是增高到和大劇院(Bolshoi Theater)的一樣，正廳中前排的座位，是二十五盧布一張。若是外國旅客用美金購買，就是四元半。後來的人既無法購到票，只得從他人的手中間接購得，聽說票價要比原價高四五倍。列寧格勒一地也如此。

按照蘇聯的慣例，劇院中每日皆為突擊隊的工人（Udarnik，即模範勤勞的工人）留下若干位置，不必出費，此例也只得暫時取消，但是每天還留下一百五十個位子，供藝術俱樂部的會員之用，因為他們是帶有研究的性質，不能不特別優待。

梅氏為使蘇聯人士明瞭中國戲劇藝術起見，在國內時，就編印了三種英文書藉，帶來此間作為贈送之用：

（甲）『梅蘭芳與中國戲劇』封面為黑色，印有 Mei

Lan-Fang and Chinese Theater 的英文題名及『浣華』二字的篆印一方，全爲金色，書中有梅氏演劇時的照片，梅氏的小傳，張彭春所作的『中國戲劇藝術之特色』及美人斯托克楊(Stark Young)所作的『梅蘭芳藝評』等文。書末有齊如山所作的一篇長文，專論中國戲劇表演時的姿勢，歌唱及台辭，舞台上所用的象徵道具，服裝，樂器及臉譜等。該文中附有服裝，道具，樂器及臉譜的彩色插圖多幀，甚爲美觀，可使讀者更爲明瞭。

（乙）『梅蘭芳在蘇聯所表演之六種戲及六種舞之說明』(Performances of Mei Lan-Fang in Soviet Russia)此書全爲中式裝訂，封面爲黃綾，邊裝以紅線，頗爲古雅可觀。內容分爲兩部，前部論劇，後部論舞。劇共分爲六種：即『汾河灣』，『刺虎』，『打魚殺家』，『宇宙鋒』，『虹霓關』及『貴妃醉酒』。舞亦分爲六種：即『紅線盜盒』，『西施』，『麻姑獻壽』，『本蘭從軍』，『思凡』及『抗金兵』。

（丙）『美國戲劇界對於梅氏劇藝之批評』(Mei Lan-Fang in America: Reviews and Criticisms)此書係集梅氏在美演劇時，美國報紙及雜誌中之批評而成。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恐觀衆對於中國戲劇及劇情不能了解，亦編印有三種俄文書籍，在劇院中出售：

（甲）『梅蘭芳與中國戲劇』此書之封面，爲木刻畫家愛乞斯道夫(G. Echeistov)所作。書中有照片多幀及阿洛舍夫，華希禮(B. Vassiliev)，愛森斯坦，特萊傑亞考夫，張彭春等五人所作的五篇文字，多係介紹及解釋中國戲劇藝術者。價一盧布五十戈比。此書有英文譯本，價亦相同。

（乙）『梅蘭芳在蘇聯所表演之六種戲及六種舞之說明』此書即前述第二種的俄文譯本。價一盧布。

（丙）『大劇院所演三種戲之對白』梅劇團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表演完畢後，又在莫斯科的大劇院表演一次，當日共演三戲：即『打漁殺家』，『盜丹』，『虹霓關』，此書即爲三戲中對白之全文。價五十戈比。

梅蘭芳在此演劇時，我國有中央社，蘇聯有塔斯國家通信社(Tass)儘量的發出消息，新聞電影製片廠，則將梅氏演劇時的情形攝成影片，無線電台則請梅氏播音，其盛況可想而知。

五　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演劇情形

梅蘭芳這一次到蘇聯來演劇，因道途遙遠，交通不便，一方面要顧慮到人選，一方面又要顧慮到道具；所選擇的戲

既要內容有意義，同時又要迎合觀衆的口味，所以在準備及表演上，不能如在國內之方便。

梅劇團的全體團員，共有二十四人。梅氏爲團長，張彭春爲正指導，余上沅爲副指導，翟關亮及吳邦本兩人，管理行旅及庶務事宜，此外配角及樂師共十九人，爲旦角姚玉芙，李斐叔，郭建英，老生王少亭，小生楊盛春，花臉劉連榮，武旦朱桂芳，武生吳玉玲，胡琴徐蘭園，弦子霍文元，吹笛馬寶明，大鑼羅文田，小鑼唐錫光，吹笙崔永奎，打鼓何增福，月琴孫慧亭，其他雷俊，韓佩亭及劉鈞等三人，管理服裝及道具等。

至於所演的劇，梅氏本人主演的，共有六種戲及六種舞，戲爲『汾河灣』，『刺虎』，『打漁殺家』，『宇宙鋒』，『虹霓關』，及『貴妃醉酒』；舞爲『紅線盜盒』，『西施』，『麻姑獻壽』，『木蘭從軍』，『思凡』及『抗金兵』等。其他演員所演者，爲『青石山』，『盜丹』，『盜仙草』，『夜奔』及『嫁妹』等劇。

莫斯科演劇，係自三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共六天；列寧格勒自四月二日起至四月九日止，共八天。茲將演劇的情形，分述如次：

（一）**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梅氏是出演於高爾基街（Ulitsa Gorkovo）的音樂廳（Music Hall）。現在可先將梅氏演劇時舞台上佈置的情形講一講。音樂廳的中央是正廳，三面爲包廂，在靠近舞台兩旁的包廂中，一邊是裝着中國的國徽，一邊是裝着蘇聯的國徽。舞台的幕啓後，即有一幅黃綢幕，上面繡着一株梅花和幾枝蘭花，並繡有『梅蘭芳』三個大的黑絨字。在舞台的前兩旁，各裝有一節小紅漆的欄杆，與黃色的綢幕相對比，甚爲美麗。綢幕提起後，即爲宮殿式的佈景，兩旁有門，可通至後台。當演劇時，樂師皆在幕後奏樂，所以舞台上僅有演員出現，可使看戲的注意力集中。

四月二十二日爲試演之日，自下午一時起，試演的幾種戲，是『汾河灣』，『嫁妹』，『劍舞』，『青石山』及『刺虎』等。二十三日晚八時，即正式開演。在開演之前，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會長阿洛舍夫先走至幕前演說，介紹梅氏，並申述梅氏這一次到蘇聯來演劇，對於溝通中蘇兩國的文化甚爲重要。顏大使亦繼而演說，解釋忠孝節義，他說：中國戲劇的特色，就在提倡忠孝節義，所以了解這四種要義，就可以明瞭中國戲劇所表現的劇情了。張彭春則代表梅氏致謝辭。演講完畢，即啓幕。第一齣是梅氏本人與王少亭合演的『汾河灣』，演前，先由一俄人用俄文將劇情解釋一番，

以期觀衆了解。第二齣是劉連榮，楊盛春，吳玉玲，郭建英等八合演的『嫁妹』，第三齣是梅氏的『劍舞』第四齣是朱桂芳，吳玉玲及王少亭合演的『青石山』。最後一劇，就是梅氏與劉連榮合演的『刺虎』，此劇最受觀衆的歡迎，歡呼鼓掌要求梅氏出幕者，凡數次之久。

此後各日開演之前，均由乞爾略夫斯基或由特萊傑亞考夫演說。

（二）**在列寧格勒** 在列寧格勒，係出演於文化廳（House of Culture），演前均由東方語言學校教授華希禮（Vassiliev）或由乞爾略夫斯基演說。

（三）**在大劇院** 梅蘭芳本定在莫斯科表演五日，在列寧格勒表演三日，後因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請求，莫斯科改爲六日，列寧格勒改爲八日，但因購不到票而不得入場者，仍不知凡幾。所以當梅氏從列寧格勒演劇歸來，對外文化協會又續請梅氏於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的大劇院表演一次，作爲臨別紀念。

大劇院是蘇聯戲劇界最高的學府，專演歌劇（Opera）及歌舞(Ballet)，中國戲劇能在此院表演，更足以顯得出中國戲劇之崇高。大劇院係創於沙皇時代，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內部裝璜非常華麗，座位則儘爲紅天鵝絨所鋪成。劇院的中央爲正廳，三面爲包廂，共分爲六層。梅蘭芳係於十二時起演，但十二時以前，正廳和包廂中，早已擁擠滿了觀衆了。演劇之前，乞爾略夫斯基演說，張彭春致謝詞。當晚所演的三種戲，是從梅劇團這一次在蘇聯表演最成功的幾齣戲中選出來的，一爲梅氏與王少亭合演的『打魚殺家』，一爲楊盛春主演的『盜丹』，一爲梅氏與朱桂芳合演的『虹霓關』，至深夜三時始散。

當梅蘭芳在莫斯科演劇時，除戲劇界以外，蘇聯政府要人，如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Molotov），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李維諾夫(Litvinov），國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伏諾希洛夫（Voroshilov），教育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布孛洛夫（Bubnov），大文學家，如高爾基（Maxim Gorky），亞勒克賽，托爾斯泰(A. Tolstoy)等人，均前往觀劇。李維諾夫夫人則每日皆往觀劇，並擲花束，以示敬慕之意。此外梅氏也從各方面收到許多信函和紀念品，都是讚美他的藝術的。

當演劇時，有許多太太們，還穿着中國人所不穿的古裝繡花的衣服，表示出她們是到過東方的，或是富於收藏的舊家。有許多戲迷，或是買不到票的人，則圍在戲院的門外，想一睹梅蘭芳的本來面目，因而就勞動警察騎着馬來驅散，方能闢開一條路。還聽說有許多女子，竟大聲直率的叫喊：

『梅蘭芳，我愛你』！或是托人轉示愛慕之情，於此就可以知道梅蘭芳在蘇聯之鬨動一時了。最有趣的，就是馬路上的小孩子，看見衣冠整潔的中國人走過，就喊一聲『梅蘭芳』，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六　各大劇院招待梅氏觀劇

梅蘭芳在蘇聯，除去自己演劇以外，大部份的時間，都是消磨在觀劇上。舉如在莫斯科曾看過大劇院的歌劇『游根・奧尼金』(Eugene Onegin)和歌舞『三肥人』(Three Fat Men)，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劇院(Stanislavsky Opera Theatre)鄉歌劇『波尼斯・高都諾夫』(Boris Godunov)，丹青科劇院的歌劇『特拉維亞他』(La Traviata)，第一美術劇院的話劇『櫻桃園』(The Cherry Orchard)，『恐懼』(Fear)和『杜爾賓的時代』(The Days of Turbins)，第二美術劇院的話劇『鐘表匠和雞』(Watchmaker and Chicken)，梅也荷爾德劇院的話劇『茶花女』(Camille)和『33 Faints』，卡美麗劇院的話劇『埃及之夜』(Egyptian Nights)和『喬弗萊——喬弗拉』(Gioflé-Giofla)，瓦赫坦高夫劇院(Vokhtangov Theatre)的話劇『人之喜劇』(The Human Comedy)和『屠蘭道公主』(Princess Turandot)以及寫實劇(Realisti Theatre)的話劇『貴族』(Aristocrats)等。

在列寧格勒曾看過大歌劇院(Grand Opera)的『Nut Crashers)，小歌劇院(Small Opera)的『馬克拜士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h)，話劇戲院(Dramatical Theatre)的『理查三世』(Richard III)，小話劇戲院(Little Dramatical Theatre)的『爲生命祈禱者』(Prayer for Life)以及兒童劇院(Children Theatre)的傀儡戲等。

此外參觀過戲劇學校，電影學校以及莫斯科歷史博物館中舉行的蘇聯十七年戲劇藝術展覽會等。訪問方面，則曾拜訪過史他尼斯拉夫斯基，梅也荷爾德及適來蘇聯考察的英國名劇作家克萊格(Gordon Graig)等人。

梅氏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又均曾至藝人俱樂部(Masters of Art Club)演講中國戲劇藝術，並由劇團團員當場表演各種手勢及步法，彈奏皮簧崑曲及歌唱等。參加聽講者，多爲各劇院的高級藝員，他們感覺得非常有趣，因而譽稱梅氏爲『Master of Masters』。

梅氏每至各劇院觀劇，劇院的院長，均備茶點招待，並領導至後台參觀。同時當開幕時，皆先介紹梅氏於觀衆之前，時電光射向梅氏，一時掌聲四起，甚爲有趣。

七　蘇聯人士對梅劇的批評

中國戲劇，在中國人的眼光看來，覺得是很平常，可是在西洋人的眼光中看來，立刻即可發見其中的許多特點。就拿這一次蘇聯的觀衆來講吧，也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普通人，他們僅存着一種好奇心，稱讚場面的富麗和劇情的熱鬧而已。此外還有一類就是專門家，他們是富有研究的興味的，所以特別注意於唱工和作工等幾點。舉如『貴妃醉酒』一劇，貴妃始則掩袖而飲，繼則不掩袖而飲，終則隨意而飲，在一戲劇家的眼中看來，就知道同是一種舉動，就有三種表演的程序。又如『虹霓關』一劇，當女主人公將茶杯放下時，班鼓有聲應之，在一音樂家的耳中聽來，就立刻知道音樂是與做工息息相關的。又如中國戲劇中所用的服裝，顏色多喜大紅，大藍或是大黃，在一美術家的眼中看來，就知道服裝的色素是怎樣配合的。更有一位俄國美術家說，俄國戲劇中所用的服裝，亦喜深色，大概是受了中國的影響的原故。

當梅蘭芳初到莫斯科的時候，莫斯科的各大報紙上，皆有文字介紹中國戲劇藝術，及梅氏的技藝等，及至梅氏演劇後，各報又載有對於梅氏演劇的批評，茲特介紹一位政論家和一位美術家的批評如次：

莫斯科「新聞報」（三月二十三日）拉狄克作

「予於中國戲劇爲外行，予不知其與痛苦之生活奮鬥以及與中國習俗相距之遠，是否有如梅劇團第一次公演時所表演之甚也。吾人是晚所見者，其內容與吾人完全不同。吾人不諳中國語文以及中國戲劇特有之習慣，然梅氏之表演，則誠令人驚異。此人也，以其與吾人生疏之語言，扮演旦角，能以如魔之藝術，迷醉聽衆，同時能產生栩栩欲生而令人置信之形象。梅氏眉目傳情，及其手部與全身之苗條姿態，令人忘其一切，均與吾人不同。以梅氏之天才，而能傳導千百年來之思想，令其得爲一般人所了解。至於此等戲劇本身，不僅與吾人之生活不同，且與中國勞動大衆無關，唯彼等益令吾人不得不將吾之思想，傳達於偉大的中國人民及其奮鬥也。中國劇團所表演之天才，及其對於勞動之愛好，如能用諸中國民族之解放，則中國必能解脫其束縛而創造其新而偉大之藝術。此種藝術決非純粹模仿歐西藝術，而爲運用中國古代藝術之技巧與偉大之經驗者也。」

紅報夕刊（四月九日）拉德洛夫(S. Radlov)作

「關於中國戲劇，一切頌揚歡迎之辭，業已成扁累牘，刊諸報端，今當提出一較合實際之問題，即我人所得之經驗，究與我人有何益處？此番梅氏表演，我人可取得何種教訓是。

「余觀梅劇僅五次，欲藉少數之時日，對如此完全特別之藝術，領略其究竟，恐不可能，故余之意見，不免有浮淺之處，斯應首先聲明者也。

「余觀察所得之第一點，即凡一切眞正之藝術，必超越種族與時代之屏障，得有深刻的，內在的共通點及共同約束點。凡屬眞正之優伶，其演奏時，在任何意義內，均須依照史他尼斯拉夫斯基之系統，遵守一定不移之法則，即對於人類行爲有充分根據與理由是，梅蘭芳爲中國戲劇界

之泰斗，其地位與俄國名女優高密莎日夫斯卡雅（Kommissarzhevskaya），相埒，試將其微細之心理表現，細加觀察，將見其每一行動，均有深刻之理解力。「刺虎」中女主人公自殺前令人永不能忘之輕聲微笑，「虹霓關」中女主人公玩弄愛人手帕時之神情，暨令丫環離室時半嗔半羞之做作，以及「汾河灣」中夫妻調情之舉動，凡此種種，均足深刻表現寫實性的，及眞實的悲劇之藝術，創出若干生物學上及社會學上完成之模象。

「第二觀察點，即我人對於戲劇類別之見解，顯極含混，有欠完善之處。余意非謂我人當就習於中國戲劇。中國之戲劇，依吾人之觀察，爲混合之藝術，爲尙未能自史詩之範圍中脫穎而出之戲劇。故伶人不僅代表船中之漁人，且不得不代表浮沉水浪中之漁船。歐洲之劇作家所編之劇，自較中國劇本爲完善，但我劇作家，舞劇家及歌劇導演家，當於此尋得一創造歌舞劇新形式之途徑，對於此兩種藝術，當設法如何使其混合爲一，斯乃須吾人三思者也。

「第三觀察點，乃我人對於主題及其變化之了解，在戲劇經驗方面，尙有不甚熟悉之處。我人力謀簡單與流滑，對於舞臺上各項衝突之主題，每僅略予涉及。如「虹霓關」一劇中，寡婦與仇人間之交戰，而間以美妙的熱情之「閑音」，主題變化之富豐，完美，實令人敬佩不置。劍術與舞蹈兩者交綜錯合之各種姿勢，誠可嘆爲觀止。此種提高藝術家創作力要求之新方法，誠足供吾人之借鏡也。

「第四觀察點，乃爲優伶技術之富豐，楊盛春君在「盜丹」一劇中所表現之驚人武技及旋轉身軀，我歌舞劇導師應予相當注意。梅蘭芳君之手，實爲吾人所不悉之表現力之利器，此手自長袖中伸出時，誠如伶人自幕中呈現相目，其美麗不啻賞鑒中國之古畫及彫刻。我人不能不承認歐人之面部表情，較諸華伶爲進步，但華伶手指之脆弱與生動，則爲吾人所望塵而莫及。梅君於手之表演中，已具有偉大之表現力矣。

「此外，中國伶人，兼歌舞武技戰術而並習之，其綜合之才藝，誠使吾人爲之驚訝。吾人對於近代優伶技術訓練之要求不高，是亦吾人之缺點也。

「本文草率之處，尙求讀者原宥，但吾人酷好學習，且明知社會主義時代對於藝術有極大之要求，凡由全人類之勞力與天才所造成之一切優點，未來之社會主義藝術，當悉予以吸收之。」

八　結論

梅蘭芳這一次到蘇聯來演劇，頗引起許多國人的憂慮，以爲像這樣陳舊而簡單的皮簧，是否爲藝術湛深而新穎的國家所歡迎，但是事實上，梅蘭芳這一次在蘇聯表演，不但沒有失敗，反而各方面都得到很滿意的印象。

我們想，這種成功，也不是偶然的，一來，中國的戲劇，在世界上是另成一個系統的，既然和西方的戲劇不同，當然即有研究的價值。二來，梅蘭芳在中國的戲劇界，已有很高的地位，而且曾應聘到過日本和美國表演，則其表演的藝術，必有一看的價值。三來，蘇聯的新戲劇，頗趨象徵主義，中國戲劇的表演舞台的佈置，大有供參考的價值，所以這

次蘇聯邀請梅氏表演，就存有研究的態度。

我們又不可不知道，這次梅蘭芳在蘇聯演劇的情形，是和國內所常見的不同。第一，每天自晚間八時起，至十一時止，共演戲五齣，中間還有一次休息。這五齣戲，全係精華，一二三五三齣由梅氏本人主演，其他兩齣，則由其他配角擔任。時間既不長，而劇情又精采，不致使觀衆精神渙散。

第二，這次所演的各劇，是從許多有意義的舊劇中挑選出來的，表演的時間既然縮短，而歌唱及對白又重新編製過，舉如『虹霓關』一劇，在一小時之間即可演完。表演的時間雖短，但其中仍包含有唱做，說白，短打多種表演，這是西劇中所不易見者。俄國人雖不懂中國的語言和習慣，但竟有連觀五六天終場而不去者。還有人每當劇終時，就包圍在舞台之前，歡呼鼓掌，必揭幕數次而後已，可見中國的戲劇自有撼動觀衆的能力。有一位俄國作家這樣寫：『四萬萬人所能欣賞的戲劇，如何可不稱爲藝術。』

第三，舞台的佈景，是仿照頤和園戲台的圖案而繪成的，能充分表現出東方建築的美，一開幕時，就與觀衆以一個很好的印象。

第四，帳幕服裝等物，全係新製，而且是絲織或是絲繡的，輕柔光澤，經電光一射，則更爲悅目。

第五，舞台上的道具非常簡單，管理道具的人，只有必要時，方出現於舞台上。音樂師均在幕後奏樂，舞台上僅有演員出現，這也很能集中觀衆的注意力。

蘇聯重視戲劇，與教育等量齊觀，一方面固然在創造新的戲劇，一方面也保存着舊的戲劇，即如大劇院的歌劇和歌舞，依然居有最高的位置。民之所好好之，不以封建留遺而一概廢棄。所以我們對於舊劇，不必徒抱悲觀，而應於提倡新劇之際，同時努力改造舊劇，像這次梅劇團在蘇聯表演時所用的方法，多少可供參考之用。

從梅氏個人講，他在舊劇方面，如唱辭的潤飾，情節的增刪，服裝和佈景的力求美觀，不能謂爲全無貢獻。設若他不想以伶人而終身，那我們很希望他能利用在國外演劇所得的經驗，自己組織一個劇院，並根據幼時所受的科班制度的訓練方法，自己設立一個學校，造就一批人才，當然是男女同敎男女同演，然後方能從不良的積習中，開闢出一條新的路線。舉如蘇聯的史他尼斯拉夫斯基，丹青科，梅也荷爾德，泰伊洛夫等人，皆是獨身奮鬥，方卓然而有所樹立，所以梅氏也應該當仁不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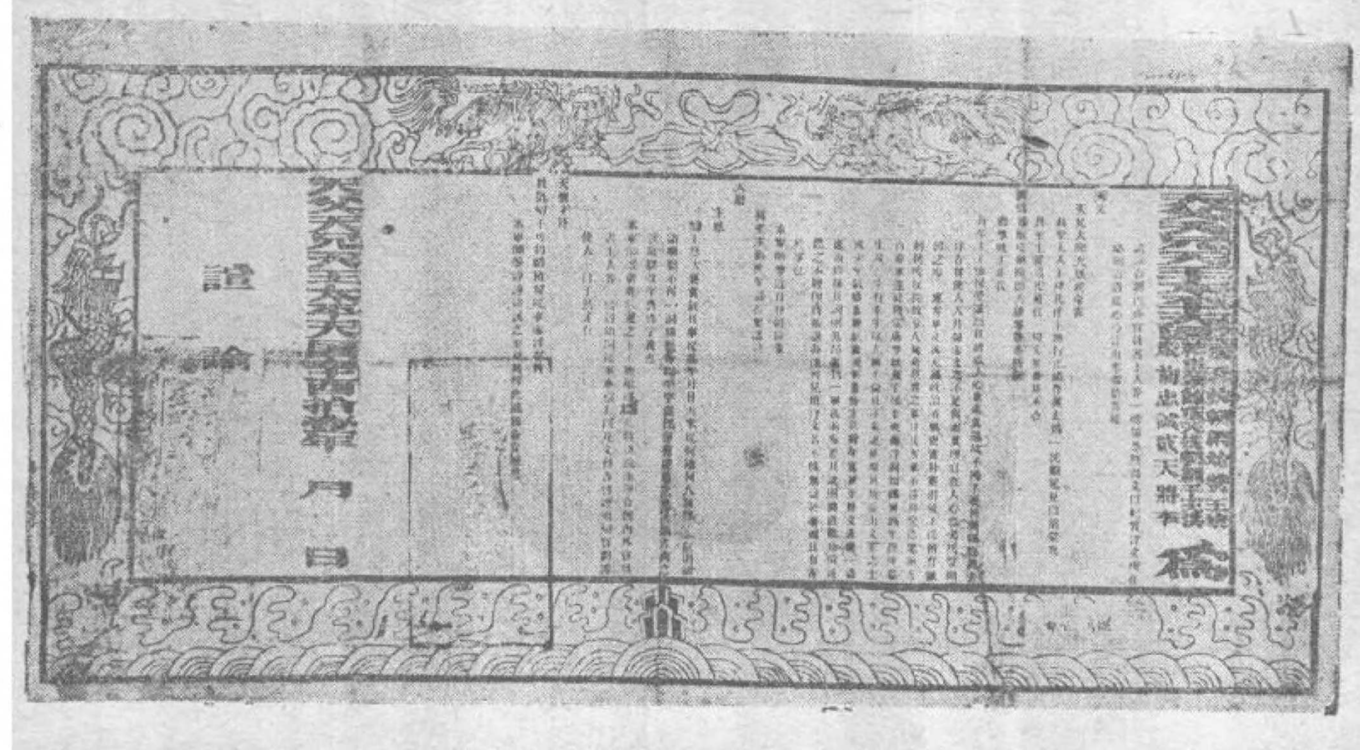
太平天國新史料弁跋

蕭一山

右太平天國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干王洪仁玕誼諭克敵誘惑論一通，又與幼贊王蒙時雍殿前忠誠二天將李春發會銜誼諭合朝內外官員書士人等一通，現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上蓋有該院圖記，編號爲15297d(5)及(3)。前者未記年月，亦未列入書目，原件縱四十三吋，橫四十三吋又四分之三；後者係辛酉拾壹年頒，無月日，見中國書籍及寫本補充目錄，原件縱二十二吋又四分之一，橫四十五吋均雲龍海水邊。按洪仁玕爲天王同族弟，漢柏格洪秀全傳述其世系頗詳。春夢菴筆記謂爲洪德元之子姪，實誤。早年亦爲塾師，思想新穎，與馮雲山俱最初受洗於秀全者也。原名洪仁，Hung-Jin 不知何故改爲仁玕。己未九年，始由香港經湖北至南京，受封干王。時楊韋亂後，主政無人，秀全即命以總理朝綱。仁玕綜其致治大略，編成資政新篇一書，上之。首言用人察失禁朋黨詭譎之弊，次分風風，法法，刑刑三類，述風俗改革，列國大勢，及建設事業極詳。秀全頗嘉納之。蒙時雍係蒙其父得恩爵，故仍用得恩印，稱幼贊王。貳天將咸係李春發初職。後封殿前禮部又正春僚頂天扶朝綱



「順王」。因洪蒙李等均常在殿前司文衛者也。兩諭皆爲太平天國晚年重要之文物；前者可以代表其宗敎哲學思想。如云：『欲爲物誘，天良日剝而日虧；惑念一萌，私欲愈熾而愈熾；良心絕滅於內，內爲魔鬼之營；物欲錮結於心，心非上帝之殿。』又『防意如防城，勝惑即勝敵，……諸凡惑心亂耳之談，屏於九霄之外，一切炫目迷魂之弊，絕於方寸之中。』可見太平宣傳之方，已由神怪而進於說理，敬天愛民之事，忠主孝親之忱，皆由袪私欲克誘惑而來，頗似理學家之講道。比物欲爲魔鬼，期天堂之後福，旨在『克敵誘惑，先爲自固；轉攻妖崽，立見太平。』此與後人所謂革命先革心之說相似，殆已融宗敎哲理於一片矣。後者可以代表其文學革命主張。吾人前讀太平天國詔諭文字，頗多俚俗之文，或不免疑不學無術之徒所爲，未必有何種意義也。今觀此諭，則知其見解有超人之處，『文以紀實，言貴從心，』八字，實太平天國對於文學革命之理論的根據。『旣當開國之際，一切奏章文諭，更當朴寔明曉，……不得一詞嬌艷，不須古典之言。』此與近人之提倡白話文者何異乎？舞文弄墨之弊，論中闡述尤詳，抑揚參差，貽誤非淺，吾國歷來文字之積弊實如此。刪浮文而用質言，去古典而貴心聲，洪氏眞可謂新文學運動之前驅矣。至御筆改定六經，願力尤宏，惟該書未發見，不知內容如何。若改字典爲字義，則其對於文字觀念，已可概見。惜天父天兄之名目太多，一切新猷，不免爲所蔽耳。此兩件皆屬有數之珍貴史料，蓋不僅文辭可誦，以見太平天國晚年之文事程度而已。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簫一山記。



近五年來歐美小說五十種

民猶

三年以前，我曾介紹過Ruth Melamed擬的一篇「二十世紀小說百種」一文，登在本週報第八卷第四十四期上。那個擬目裏所收的近三十年來的小說新著，選擇的標準是「激發思想」四個字，因爲二十世紀是一個思想變動的時代，小說的藝術在這方面作表現，成功自然較爲偉大。最近這位先生又擬了一篇「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間小說五十種」，似乎是繼續前一篇擬目而作的。注意之點依然是以生活的經驗與思想的追求爲主，而視純粹的藝術爲次，亦重視時代的意思。我在最近一期「文學季刊」裏所作「英美雜誌文學論文提要」，也提及這個小說擬目，現在引錄於此，以作導言：

「最近五年間，是政治社會經濟上大起翻騰的一個新時代，其間所產生的文學作品都是對着這些新生問題而來的，所以這五十種小說大半是本着現世人生互競一事，由各國小說作各種的反映，而選定的。其中當然以英美作品爲多，其次德法俄義及北歐諸國皆備，且都已譯成英文。每種除標明名目，和作者以外，還附以簡單的解說。讀者若按此目瀏覽一過，對現代小說之內容，思過半矣。」

茲將原目譯錄於後。按每一個作家只選其作品一種，所以五十種書便代表五十個作家。原目未將作者國籍註明，讀者或不盡知，茲並作補註，以備參考。

(一) Anthony Adverse美國Hervey Allen著。一九三三年出版。此一歷史小說，描寫十八世紀末葉與十九世紀的生活。

(二) Three Cities 猶太 Sholom Asch 著。Willa and Edwin Muir 譯爲英文。一九三三年出版。這是一個三部曲，敘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前，聖彼得堡，華沙，莫斯科的社會情形。

(三) Imperial Palace 英國 Arnold Bennett 著。一九三〇年出版。藉着一個大飯店的情景，以譏諷一種近代生活的形態。

(四) Light ship 美國 Archie Binus 著。一九三四年出版。藉着一隻燈船上一帮九個水手，以演述些海上的故事。

(五) The Farm 美國 Louis Bromfield 著。一九三三年出版。寫歐亥歐州一家四代的故事。

(六) Karl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奧國 Rudolf Brunngraber 著。Eden and Cedar Paul 譯爲英文。一九三三年出版。描述過去五十年間，政治經濟

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事。

（七）Good Earth 美國 Pearl Buck 著。一九三一年出版。寫一中國的農民故事，與最近寫成之 Sons 與 A House Divided 二書合成一三部曲。

（八）Company K. 美 William Edward March Camp-bell著。一九三三年出版。藉着一個K字帮裏一百十三個人口裏，演說美國人對於歐洲大戰的一種見解。

（九）Obscure Destinies 美國 Willa Sibert Cather 著。一九三二年出版。描寫美國西部的三個中篇故事。

（十）Journey to the End of th Night 法國 Louis Ferdinand Céline(此是筆名，眞名是 Louis Ferdi-nand Destouches) 著。John H. P. Marks 譯為英文。一九三四年出版。寫一個人對於近代世界而起的情感的和理智的反動之表示。

（十一）Two Living and One Dead 挪威 Sigurd Wes ley Christiansen 著。Edwin Bjorkman 譯為英文。一九三二年出版。寫一個小的諾威城裏，一個男書記的平凡寡味的生活。

（十二）Hatter's Castle 蘇格蘭 Arohibald Joseph Cro-nin 著。一九三一年出版。

（十三）Seven Gothic Tales. Isak Dinesen(眞名 Baro-ness Blixen-Finecke）著。一九三四年出版。回憶十八世紀之哥提式的傳奇故事。

（十四）1919. 美國 John Dos Passos 著。一九三二年出版。戰事期內美國文明之一幅橫截圖。

（十五）God's Angry Man 美國 Leonard Ehrlich 著。一九三二年出版。寫 John Brown 及其大張怒燄，反對蓄奴事。

（十六）Little Man, What Now? 德國 Hans Fallada（眞名 Rudoef Ditzen）著。Eric Sutton 譯為英文。一九三三年出版。寫兩個人在不幸的遭遇之下，保存其人格之完全，與對生活之天眞的樂。

（十七）Malaisie 法國 Henri Fauconnier 著。Eric Sutton 譯為英文。一九三一年出版。寫馬來半島一塊孤僻的橡皮田裏的生活。

（十八）Light in August 美國 William Faulkner 著。一九三二年出版。描寫文明之無用與淺薄。

（十九）The Oppermanns 德國Lion Feuchtwanger 著。一九三四年出版。寫晚近德國之危機。

（二十）Hear, ye Sons 波蘭 Irving Fineman 著。一九三三年出版。寫一九〇〇年以前，俄國一個奉正敎的猶太人的生活。

（二十一）Pastor of Poggsée 德國 Gustav Frenssen 著。Kath erine G. Potts 譯為英文。一九三一年

出版○寫 Holstein 地方的農民生活，及在歐戰年間與一九二〇德國革命時之艱苦○

（二十二）The Sheltered Life 美國 Ellen Glasgow 著○一九三二年出版○寫阜及尼亞州一個安靜的城裏，一帮沈溺於浪漫遺傳的人物，筆下是諷刺，但是同情的○

（二十三）Magnolia Street 英國 Louis Golding 著○一九三二年出版○寫一九一〇至一九三〇年間，一條道地的英國街上的猶太人的生活○

（二十四）Bystander 俄國 Maxim Gorky（原名 Alexei Maximovich Pyeshkoff）著○B. G, Guerney 譯爲英文○一九三〇年出版○此三部曲之第一卷○全書寫亞歷山大二世死時至一九一七年革命中間的事○

（二十五）Union Square 美國 Albert Halper 著○一九三三年出版○描寫紐約城之一部分的景色○

（二十六）Long Remember 美國 Mac Kinley Kantor 著○一九三四年出版○此一歷史小說，以遮提斯堡之戰（Battle of Gettysburg）作背景○

（二十七）The Ring of the Löwenskolde 瑞典 Selma Lagerlöf 著○此書包括三部故事，一爲 The General's Ring，英譯者爲 Francesca Martin，一爲 Charlotte Löwenskold，一爲 Anna Soard，英譯者爲 Velma Swanson Howard，皆於一九三一年出版○述 Löwenskold 的幸運與厄運之故事○

（二十八）Joseph and His Brothers 德國 Thomas Mann 著○H.T. Lowe-Porter 譯爲英文○一九三四年出版○這是拿一個古代故事作重新的描寫，意在把遠古的過去聯到今日的些問題上○

（二十九）Cake and Ale 英國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著○一九三〇年出版○寫英國的文學界○

（三十）The Fountain 英國 Charles Morgan 著○一九三二年出版○這小說是寫避世的，把讀者引到一個暫時的世界裏○

（三十一）One More Spring 美國 Robert Nathan 著○一九三三年出版○對今日經濟之不振，作一精細之反映○

（三十二）Past Recaptured 法國 Marcel Proust 著○Frederick A. Blossom 譯爲英文○一九三二年出版○此著名連續小說集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之最後一篇也○

（三十三）The Way Home 英國 Henry Handel Richardson（筆名）著○一九三〇年出版○寫 Richard Mohoney 博士與其妻 Mary 中年之事○

（三十四）The Road Back 德國 Erich Maria Remarque 著○A. W. Wheen 譯爲英文○一九三一年

出版。一個戰後的故事。

(三十五) The Boat of Longing 諾威 Ole Edvart Rölvaag 著。 Nora O. Solum 譯爲英文。一九三三年出版寫一個諾威的兒童。

(三十六) The Death of a World 法國 Romain Rolland 著。Amalia de Alberti 譯爲英文。一九三三年出版。寫歐戰後的青年。

(三十七) Men of Good Will 法國 Jules Romains (眞名 Louis Farigoule) 著。Warre B. Wells 譯爲英文。一九三三年出版。寫巴黎某一天的事，是一個謀殺的心理研究。

(三十八) Three Pairs of Silk Stockings 俄國 Panteleimon Serge-evich Romanov 著。Leonide Zarine 譯爲英文。一九三一年出版。描寫在蘇維埃治下的莫斯科生活。

(三十九) Radetzky March 奧國 Joseph Roth 著 Geoffrey Dunlop 譯爲英文。一九三三年出版。寫在 Francis Joseph 治下，一個奧國的家庭的武備生活。

(四十) The Edwardians 英國 Victoria Mary Sackville-West 著。一九三〇年出版。對於英國貴族之衰微的譏諷。

(四十一) Night Flight 法國 Antoine De Saint-Exupèry 著。 Stuart Gilbert 譯爲英文。一九三二年出版。寫一羣司機人在黑夜的危險裏飛駛的故事。

(四十二) A. Calendar of Sin 美國 Evelyn Scott 著。一九三一年出版。寫愛情影響於一個美國家庭五世的命運。

(四十三) And Quiet Flows the Don 俄國 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 著 Stephen Garry 譯爲英文。一九三四年出版。寫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期內哥薩克人的生活。

(四十四) The Folks 美國 Ruth Suckow 著。一九三四年出版。美國中西部的一個故事。

(四十五) Peter Abelard 英國 Helen Jane Waddell著。一九三三年出版。寫一個勞而無功的愛情故事。

(四十六) Pascarella Family 德國 Franz V. Worfel 著。D.F. Tait 譯爲英文。一九三二年出版。寫義大利的生活，新輩和舊輩間互相競爭的情景。

(四十七) The Woman of Andros 美國 Thornton Niven Wilder 著。一九三〇年出版。這篇小說是根據 Terence 一篇喜劇 Andria 的大旨作的。

(四十八) The Wares 英國 Virginia Woolf 著。一九三一年出版。這是一個自語體的故事，由六個人各述其自幼至老之事。

(四十九) Young Woman of 1914. 德國 Arnold Zweig 著。Erich Sutton 譯爲英文。一九三二年出版。寫歐戰初年 Bertin 和 Lenore 的情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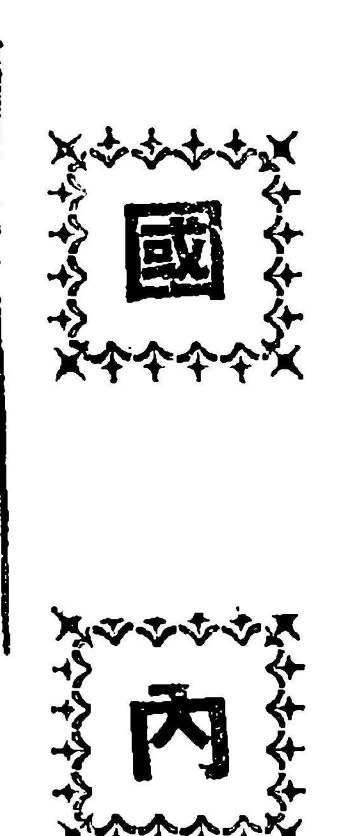
(五十)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奧國 Stefan Zweig 著。 Eden and Cedar Paul 譯爲英文一九三二年出版。寫一個女子的柔情熱愛的故事。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五月廿一日起至二十四年六月六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中日．金融．川匪．爲最重要。而中日交涉尤足注意，自日本提出要求後，日軍部認爲應由地方駐軍處理，所謂河北問題，日方要求爲何，不得而知，惟如于學忠之調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張厚琬代理河北省主席，商震任天津警備司令，王克敏任天津市長，又如何應欽對日軍參謀長武官之談話，亦可窺知日方要求之輪廓，但日方仍不滿意，又向京平津三處日本武官發出重要訓令，其目的如何，未便臆測。總之目前中日情勢，我方固竭力沉默，審愼應付，而日方形勢仍極嚴重，今後演化如何，非所逆睹已。剿匪軍事，朱毛已渡過大渡河，圖與徐匪合股，以蔣委員長近在成都言論觀察，似匪勢不難解決。至於金融問題，本週因屆端節關，上海錢業幾不能週轉，幸財部貸予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由錢業向各大銀行抵借現欵，金融賴以轉危爲安，若白銀問題不解決，工商業仍不振，前途更可慮也。

本週國外大事，英內閣已改組，保守黨首領包爾溫組閣，外交一席前傳擬任青年外交家艾頓，現改任賀爾，包爾溫內閣之政策，可以概見。法國波金松組閣甫三日，又因財政全權法案票數之錯誤，致演成政治上之喜劇，波氏乃不得不辭職，繼任人選，幾經波折，最後仍由拉佛爾組閣，惟國會內黨派複雜，財政問題若無辦法，前途仍難樂觀。至若英德海軍談判，其性質不過交換技術上意見而已，現時德國海軍固不能與英較，然英終恐危及其北海之優勢。美國復興案自被判決違憲後，羅斯福似不採取修改憲法之步驟，惟復興計劃已有成績，圖謀維持。統觀本週國際情勢，英法均因改組內閣，不暇顧及他事，德國希忘拉從事擴充軍備，義大利墨索里尼，似守緘默，各小國間亦無甚活動，大體上似甚沉靜。



中日問題之近勢

關於河北問題自上週日本提出要求後，外電已轟傳，我政府力守沉默，鎭靜應付，本週來如天津市長之更動，于學忠調任他職，何應欽對日方之聲明，均爲此問題演化之第一階段，日本外交方面，日本首任駐華大使有吉已由東京首途來華，據其發表談話，仍是一篇外交辭令，我駐日大使蔣作賓曾往訪廣田，表示中國政府對於河北問題，願竭誠相商解決方法，廣田答以轉達軍部，軍部方面，則主張應由駐軍當局處理，本週中日本武官分三方接洽，在滬則有磯谷影佐迭訪黃郛，在京則有雨宮之訪唐有壬，在平則有高橋之訪何應欽，而總其成者則爲駐屯軍參謀長酒井也，駐津日軍司令梅津前赴長春晤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及視察滿洲之日陸軍大臣林銑十郎業已回津，武官磯井由滬北來，軍務局長永田由熱河來津，將舉行會議，又日海軍方面，海軍中將百武源吾本週曾赴成都謁蔣委員長，據外電所傳日軍部認此項會商甚爲重要，日使館海軍武官北浦亦赴外部訪亞州司長高宗武，總之目前局勢，我方固竭力沉默，而日方則過事責難，東京電傳，軍部方面，有如何如何之決議，情勢似甚緊迫，更動河北官吏固不能令其滿意也，今後中日情勢演化至如何程度，非所逆料已！茲將可報告者，略述如次，

日方形勢仍形嚴重

自日方提出交涉後，我駐日大使蔣作賓，於三十日下午三時四十分，赴外務省訪問外相廣田，謂中國政府對河北問題，願竭誠相商解決方

法，希望力避使事態重大化，廣田答以本人亦切望此問題克獲圓滿解決、是以現願將中國政府之意旨，轉達軍部，並叩詢其意見，雙方晤談至下午四時半，蔣始辭去，日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根據駐日蔣大使對於河北問題之意見，於一日午前九時往參謀本部訪問第二部長岡村，席上有吉大使亦參加，前後談約三小時，經重要協議之結果，認為河北問題，應在停戰協定之範圍內處理，而由軍部予以措置，桑島於午後十二時半辭去，兩氏會見結果據陸軍省發表云，『三十日駐日蔣大使向外務省陳述之件，一日由桑島局長前來傳達，然陸軍省當局以該問題認為應由駐屯軍當局處理，』日方提出要求後， 我方所答復者，日方認為仍無誠意， 據東京六日日本新聯電，六日正午駐日蔣大使訪問廣田外門，其時蔣大使關於河北問題，在傳達華方之意思後，並提出解決案，六日提案內容，已由外務省轉告陸軍當局，陸軍之見解，「觀該提案，感覺甚不滿足，且在華方自體，亦無從認為其有誠意」云，午後三時四十分蔣作賓訪問廣田，關於華北問題之解決，開陳國府之對策，作種種懇談，而望廣田了解，廣田以日本政府已決定該事由兩國軍事當局於現地解決，希望華方拋棄華北對日之二重政策，於是蔣大使立即約以即電請本國，從速予以解決，日本陸軍中央部，對於駐外軍部當局提出之警告，期待華方能有誠意之回答，使事件圓滿解決，四日酒井與何應欽會見時，何氏仍否認藍衣社之存在，故日本決自主的解決，六日已向北平天津南京軍部當局發出重要訓令，於是參謀長酒井即根據中央部之訓令，向華北當局，武官雨宮向南京政府當局，表示事件解決上所必要之重大意思，又電稱，萬一之時，為斷乎粉碎起見，採取萬全之手段，予以妥當之施行，兩三日內河北情勢，極可注視云云，

▲日武官之活動　日使館武官雨宮在京於三十一日晨訪外次唐有壬，又於三日訪唐，上海日武官磯谷及影佐三十日晚五時訪黃郛，磯谷並於五日北上，與天津北平方面接洽，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及武官高橋四日下午三時訪何應欽，又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前於上月末由津赴長春，晤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日本陸相林銑十郎，對河北問題有所商討，梅津事畢，已於上月二十一日由大連乘艦返抵天津，華北日軍參謀大木，亦同行返津，關於日方對河北事件之決議，已由梅津携來，關於交涉部分，將由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大佐負責辦理，薊密區專員殷汝耕三日在津會訪梅津酒井晤談，以私人資格，從中斡旋，並傳遞當局對時局意見，日陸軍大臣林銑十郎原擬親赴承德山海關兩地，慰問日駐軍，並視察長城及華北方面情勢，現因故中止，而由軍務局長永田代表前往，故該局長特於五日早六時由當地乘飛機前赴熱河方面，先與三日由北平飛抵承德之陸軍省人事課大橋中佐會見，然後轉赴華北，更與華北日駐軍司令官梅津中將及由滬北上之磯谷武官會見，而傳達林陸相之意見，並就對河北問題，作重要協議，磯谷七日抵津，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已於六日來津，駐平武官高橋七日來津，彼等此次會議性質重要，殊不容忽視也，

▲有吉啓程來華　日本首任駐華大使有吉明於四月二十三日歸國以來，迭與廣田及外務軍部其他各當局，會商對華外交之政策，定於四日午前九時離東京，十日乘神戶出帆之上海丸赴滬， 預定於十二日到滬， 有吉本日在車中發表談話如下，「河北事體甚為遺憾，想華方當能諒解日本態度，從速予以解決，擴大停戰協定一項，雖有耳聞，但無其事，停戰協定區域之伸縮，並非簡單性質，余於歸任後，擬於十四日呈遞國書，是否赴華北，尚未決定，中日關係之調整，已漸漸進行，然最好能使河北問題早日解決，中日間問題性急則不可，中日航空聯絡，到何程度，現尚不明，總領事會議決即召開，以聽取各方情報，三人行必有我師，其中當有諸種意見，西南方面之排日，聞已嚴重取締，此誠良舉，關稅提高，決與華方作十分之折衝，不許提高關稅，係一種內政干涉，然而此事決非可由正面提出者，外務與軍部意見不一致之事，絕對無有，日本之對華方針，業已決定，中日兩國應共同担任東亞和平，如能着眼及此，則前途一切自可判明，華方亦應以大局的見地，處理此後之問題」云，

中央令何應欽主持

津日軍提出要求後，何應欽兪家驥電京報告，中央於三十日一度會商，電何主持應付，至滯留滬上之黃郛，已由蔣委員長催其兼程北上，但黃迄無起程之訊，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日使館武官高橋，四日下午三時至居仁堂訪何委員長，由何親自延見，當對酒井高橋口頭表示關於天津胡(恩溥)白(逾桓)兩報社長被暗殺事件，以事發生於租界，我政府無從知其詳情，但因租界毗連天津市，已嚴令河北省政府轉飭天津市政府協同緝兇，至孫永勤匪部問題，當其竄擾遵化遷安附近時，軍分會即令河北省政

府令警團協同圍剿，業已將其消滅，至謂曾受遵化縣接濟一層，已令河北省政府轉飭嚴查，如果查有實據，自當照律懲處，最後何並謂，中日親善提携，為我中央既定之根本方針，個人自當遵照此方針努力進行，過去如有注意不週之處，亦當加以改善，務使中日國交日益親密接近云，據日本軍部發表稱，何氏對酒井參謀長所同答諸點如左，一，關於遵化縣長援助匪賊之事，已命于學忠調查，一，關於天津親日新聞社長暗殺事件，已嚴令逮捕犯人，極力在搜查中，一，蔣孝先曾擴情兩名，六月一日已被免職，一，關於于學忠及天津市長，已電請中央，一，黨部之撤退，非何氏之權限，然已將其意思傳達，酒井參謀長，對於根本方針，予以聲明，促進華方實行，

天津警備司令商震



調任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之于學忠



天津市長王克敏

河北重要官吏更動

四日汪精衛院長在行政院席上，口頭報告辦理河北問題經過情形，並決議改天津市直隸行政院，任王克敏為天津市長，商震為天津警備司令，國府四日命令云，派商震為天津警備司令，此令，任命王克敏為天津市市長，此令，又北平軍分會政訓處長曾擴情，及駐平之中央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均呈請辭職，何應欽已予以照准，至第三團全團士兵，現預備調往保定駐紮，平津團體均停止活動，新任天津市長王克敏在滬與黃郛接洽，俟入京請示後，再北上履新，行政院六日令商震在王克敏未到任前由商暫行兼代市長，商決於七八兩日內來津，其所轄之三十二軍軍部亦移津，河北省府主席于學忠，已於六日由國府命令調任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遺缺由民政廳長張厚琬代理，

河北省府已移保定

河北省政府及各廳，已於一日起遷移，三日電中央及各省市在保開始辦公，于學忠一日赴平謁何應欽，當晚返津，三日乘汽車赴保，六日又到平謁何，民政廳長張厚琬，財政廳長魯穆庭，建設廳長胡源匯等三日午後四時乘火車赴平轉保，省府在舊督署前部，建廳在後院，民廳在東箭道，財廳在光園，教廳分在舊督署及光園兩處，省府擬在津設外交處，以陳東昇為處長，另設駐津辦事處，以杳燿為處長，又遵化縣長何孝怡呈省府辭職，已照准，

蔣至蓉後之剿匪軍事

蔣委員長自上週由渝飛蓉(成都)後，剿匪軍事已有進展，徐匪仍在茂縣，威州雁門關間官兵與匪相持中，李家鈺等部已向前推進，灌彭等縣防務，已由各路軍配備安帖。茂縣在包圍中，朱毛匪由大渡河右岸大冲上竄，已竄往康定，茲摘要記述如次，

成都各界熱烈迎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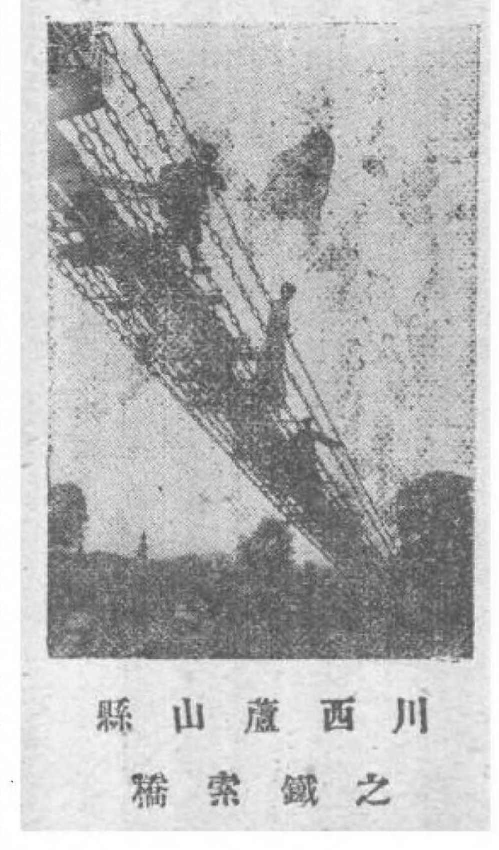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二日發勸告四川紳耆服務桑梓協助剿匪拯救民衆書，長數百言，內稱，朱毛潰奔川南，徐匪傾巢西竄，察其企圖，實欲會股川西，另創蘇區，然究其實際，則殘匪節節崩潰，已勢窮力竭，正為根本聚殲惟一之良機，在川各軍，正分頭窮追，扼要截擊，望耆老賢良，一致奮興，能回本籍負責領導組織民衆，廣築碉堡，實行封鎖，以及担任運輸通訊聯絡等事，一方增強地方之自衛，一方策進軍隊進剿之便利，如羣策羣力，則澄清安定，期望可致，書中並稱，石達開率十餘萬之衆，尚覆亡於川中民衆之手，今赤匪順逆勢殊，尤非石比云云，蔣二日下午四時在行轅邀各紳耆茶會，到方旭曾鑑徐炯等四十餘人，蔣致詞，論川局，謂振拔人心，轉移風氣，為剿匪與建設之根本要圖，並提出誠勞儉嚴等六項，為培養新風氣之目標， 三日上午九時擴大紀念週在省黨部禮堂舉行，劉湘楊永泰賀國光鄧錫侯等黨政軍領袖，及各機關團體學校代表，參加者千餘人，在公園播音機下，恭聆訓詞之民衆，數以萬計，蔣委員長於八時半到達，在省黨部稍事休息，即於全場肅立中，由劉湘等導入禮堂，領導行禮，劉湘先致歡迎詞畢，率全體向蔣委員長行三鞠躬示敬，政訓處會在場攝取電影，全城一致懸旗誌慶，蔣演說，略謂川省有七千萬民衆，殘匪祇四五萬人，極易消滅，無待本人親來督剿，本人此次來川，乃係謀治川之道，蔣

旋歷述川省民衆平匪之歷史及革命史上之光榮事蹟，並謂川省土地之廣沃，人口之衆多，爲任何省所不及，但現狀並黔滇而不如，各界領袖均應深自愧責，而圖奮進補過，蔣繼指出川省各領袖之缺陷，爲驕奢淫佚，謂此種惡習不但禍川，且足亡國滅種，並以沉痛壯嚴之語調，誥誡各領袖今後應力矯惡習，蔣旋提出公拙嚴三點，爲救川之藥方，公者大公無私，一切以救國救民爲宗旨，勿謀個人之私利，拙者勤勞耐苦，抱犧牲之精神，勿取巧，勿誤用聰明，並應從本身做起，待己嚴，待人亦嚴，最後蔣委員長提出對川省社會上亟應改革之兩點，一爲掃除迷信，二爲嚴禁鴉片，又提出政治上應做到之兩點，一爲除中央特許者外，軍人一概不得兼任文職，二爲戒絕貪污，嚴禁勒索，蔣委員長訓話時，對省府主席劉湘之樸質廉明，頗致獎勵，並勗各文武官佐應以劉爲榜樣，訓話歷一小時始畢，一致起立，報以熱烈之掌聲，蔣五日接見鄧錫侯．孫震．唐式遵等在省高級將領，有所訓示，鄧等日內即將分返原防，蔣並召師長訓話，指示剿匪方略，

朱毛越大渡河西竄

自蔣委員長於二十六日飛抵成都後，剿匪軍事，又有一番新氣，除李家鈺到灌，督促所部向汶川理番各地前進佈防外，鄧錫侯全部，亦將移駐崇慶．天全．廬山．寶興．懋功各縣，在官軍方面，因探得徐匪放棄安(縣)綿(陽)，急攻茂(縣)汶(川)之企圖，目的在與大渡河南岸之朱毛相合，故非增調大兵，決難阻其合股也，現大渡河方面官軍，計劉文輝部約二萬人，楊森部約二萬，劉湘部(王澤濬旅)約一萬餘人(沿河堡壘相連)，刁斗不絕，徐向前一股，其大本營仍在北川，自上月十六日取得茂縣後，連日積極南侵，與陶宗伯部激戰於文鎮雁門兩地，隨即越雁門而趨汶川，理番懋功，且有匪蹤，川北各地收復後，難民均紛回籍，徐匪一部已竄到茂縣馬槽，鄧錫侯向廬山寶興理番懋功等縣移動，至彭縣郫縣業寧灌縣由五路軍接防，據六日消息，徐向前匪連日向茂(縣)威(州)道上進展，窺我汶縣，被我痛擊，已退七盤關，襲江油匪亦被擊退，

朱毛殘匪自竄入西昌越嶲間與官軍接觸後，即向大渡河西竄，劉文輝部劉元璋旅跟踪追擊，二十七日克復瀘沽，二十九日收復冕寧，據楊森三日電稱，(一)二日午，匪以一師之衆，向我距漢源二十餘里之猛虎崗冷飯溝進攻，經羅旅林團迎擊，匪復以大部抄左翼，劉張兩團迎戰數小時，匪不支潰去，(二)高羅兩旅，三日拂曉向富莊大道出擊，午前二時，高旅到達土王廟，與匪接觸，匪頑抗，至拂曉，羅旅紆迴幡龍山高地襲匪右翼，匪不支，向瀘定方面潰退，正追擊中，又楊學端旅二日攻克安慶垻，匪沿河上竄，狀極狼狽，投誠及逃亡者甚衆。安順場尚有小匪，正設法渡河搜剿中，匪過安慶垻時，殘部僅千餘，由林彪指揮。劉元璋旅，已向大橋以北追擊前進，又據六日消息，匪自渡大渡河後，已於三日竄往瀘定康定矣。統觀剿匪形勢，據劉湘語本報特派記者，剿匪情勢極樂觀，圍剿各軍之配備，極臻週密，已達最高程度，南北兩路之匪，被吾軍窮追之餘，均日趨於絕境，匪憑險以圖僥倖，而食物極缺，對無所掠，不過苟延時日，



川西廬山縣之鐵索橋

南路朱毛有薛岳李抱冰等大軍尾追，匪竄過大渡河，希圖與徐匪合股，吾軍預有佈置，匪之計畫不易實現，該匪奔竄過久，傷亡潰散之餘，不過六七千人，目前所取途徑，爲石達開由黔竄川舊路，入險易而出險難，吾軍以逸待勞，扼之險內，可收聚殲之效云云，

蕭賀殘匪仍在湘邊

蕭賀殘匪主力仍在龍山來鳳間，曾於上月二十六七日以全力進犯來鳳城，被官軍擊退，殘匪一部本週竄踞顆砂市，接龍山一帶，經陶師鍾旅，章師何旅，向匪夾攻，匪腹背受攻，紛紛向十萬坪老巢潰竄，官軍當將顆砂市收復，並乘勝將接龍山陣地佔領，龍山來鳳邊界週龍菴，花棚，石牌洞，太陽山一帶股匪，連日經徐源泉軍渡河追擊，傷匪無數，紛向廬

廬墅，落忝塘方面潰竄，所有沅水西岸各地散匪，亦均次第肅清，現來鳳邊界，已無匪蹤，

徐彥剛殘匪自潰竄平通修三縣邊界半山裏，長慶，西山嶺一帶，本週經羅樹甲旅協同李周等部向匪夾攻，斃匪三四百，匪向天岳關，高橋潰竄，有逃竄修水，漾市關，桃林港模樣，據羅樹甲二日電稱徐匪現已分竄鄂屬之崇通山谷中，除派一部跟蹤追剿外，羅本人已於前日回駐黃岸市，搜剿當地散匪。

財部救濟上海金融

本週因値廢曆端午節，上海金融緊急，錢業幾有全體罷業之勢，賴財部撥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始得勉强渡過，茲分述如次，

救濟錢業之經過

上海市面自白銀出口以後，流出愈多，存底益少，市面籌碼日漸缺乏，已有不敷周轉之虞，而工商界習慣，依然在端陽節結賬，不安之情勢有加無已，彼錢業界原押有大宗之地產契據，佔去大部分流動之現金，致六月二日（錢莊向例星期日照常營業），有二十餘家匯劃莊不能開門營業，（另據錢業家稱，有四十餘家）錢業公會特於三日侵晨六時召集會員各莊經理緊急會議，僉以如此情形，亟應援照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滬戰時之緊急處置方法，不向外國銀行發出莊票，並限制提現數目，因決議（甲）維持現狀辦法，㈠各莊原係匯劃莊者，自本日起，收解無論多寡，概由同行匯劃，（按即以莊票劃來劃去，不支現欵，並不與銀行匯劃），㈡往來戶如爲生活費，每戶支取，暫以五百元爲最多限數，㈢各莊向準備庫（按即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庫），支用鈔洋，以存額比例，每萬支用六千元，以上三點即日實行，(乙)通融救濟辦法，㈠具呈財政部，請求借給國幣二千萬元，以地產或貨物作抵，由錢業公會負保證之責，㈡全體經理向財政當局請願，萬一不能達到目的，即一致休業，自此項會議召集後，各莊代表或職員等，紛紛前往公會等候消息，迨下午二時，財長孔祥熙，由杭返滬，經錢業公會主席秦潤卿之陳述苦衷，中央銀行監事李馥蓀等之婉轉緩頰，孔財長遂派財部常次徐堪，中國銀行董事杜月笙等，前往同業公會調査情形，回報孔氏，遂決定指撥二十四年金融公債票面二千五百萬元，（以八折計算）組織委員會經營借放事宜，並指派徐堪，杜月笙，王曉籟，顧貽穀，秦潤卿爲委員，此事於二日下午決定後，錢業公會復於二日晚十時繼續召集會員各莊經理會議，通知財政部已採納此項借欵辦法，房地產契約既多此一條出路，於是人心大定，當塲議決，將上午通告之維持現狀辦法三條即行取消，各莊仍照常營業，至三日下午三時，財政部經管借放事宜委員會，在中央銀行三樓舉行成立會，五委員均出席，通過經管借放之一切章則，閉會後，財部即發出指令一件，令上海市錢業同業公會令知借欵辦法，而對於一部份錢莊之經理不善，用人不當，多所指摘，其原文如下，（呈一件，爲市面緊急，擬懇轉向銀行設法，借給國幣二千萬元，以地產或貨物作抵，由屬會負保證之責，俾各莊不致傾倒，各業得輾轉接濟，以免恐慌，而固金融由，）呈悉，査滬上錢業，以往信譽頗佳，近來緊迫情形，雖屬外感世界之不景氣，內受一般工商業不振之影響，亦由少數錢莊經理不善，用人不當，以致周轉維艱，自隳信譽，但錢業之調劑金融，與一般工商業關係頗巨，本部爲救濟工商，安定金融起見，所請借欵維持一節，始予照准，先撥二十四年金融公債，票面二千五百萬元，組織委員會，經管借放事宜，以資維持，仰該公會即將相當之確實押品，交由該委員會核收保管，以憑撥發債劵，自經本部此次維持以後，該公會全體同業，務須妥愼經營，力維信譽，各莊資產負債情形，每七日造報委員會査核，本部並須隨時派員檢査，以昭覈實，如再有不顧信譽，私營不正當業務者，本部定即執法相繩，去其害馬，以免累及錢業全體之信譽，仰該公會迅即轉知全體同業，爲要，四日孔祥熙發表談話云，財部爲使錢業週轉靈活，已撥出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交錢業公會，所有本部與該公會之一切手續，均已辦妥，並經商定凡請求救濟之錢莊，均得以市價八折之貨品，或估價七折之地產，換領上項公債，同時滬商業銀行中如中南•大陸•金城•鹽業•上海•浙江興業•國貨•國華各行，亦願與中央中交三行共同加入，協助接受各錢莊所領上項公債依照通常營業抵借現欵，其辦法係以公債票面六折計算，即貨品可抵至百分之四十八，地產可抵至百分之四十二之現欵云，又錢業公會主席秦潤卿談，此次財部救濟錢業辦法，一切手續均已辦妥，錢莊難關可以穩渡，並謂財部允予維持後，市面即立刻鬆動，秦認爲所撥公債，當不致全數需要云，徐堪偕公債司長戴銘禮，五日晨到滬，主持救濟錢業事宜，旋即往謁財長孔祥熙，有所請示，因五日

為端節，銀行放假，故錢業抵押債券，於六日開始辦理，錢業監理委會六日正式辦公，晨十時開會，開始研究各錢莊送會之資產負債表，並審定所需救濟之欵項，十時許散，午後續開會，各錢莊請求抵押者頗多，審查合格者計二百餘萬元，押品道契較多，該會即將押品送中央行換公債交莊，再以六折押現金，六日小銀行中仍有一二家有提存情事，但數額減少，在過去四日中，因店號倒閉，直接影響而失業者已逾五百人，至撥發救濟錢業之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已決定由各銀行以六折承押，其分配經規定中央中交三行共承押八百萬元，金城，中南，大陸，鹽業，上海，浙江興業，浙江實業， 國貨八行共承押四百萬元， 錢業聯合準備庫承押三百萬元，

兩小銀行又倒閉

四日滬金融市場及一般人心，頗形緊張，江南銀行與寧波實業總行分行，同時停業，鄔志豪潛離滬避債，鄔所經營之商店上海國貨公司及德泰·寶成·寶泰三衣莊，天福·鴻章·盛兩綢緞局，均由相同之兩律師宣告清理，該行資本五十萬，平日以高利吸收存欵，去年底即有不穩風聲，今年鄔首倡要求貸借救濟工商業大借欵及信用小借欵，與此顯然有關，現計收有存欵九十萬，蘇甬均有分行，江南資本額相同，在蘇州南潯均有分行，董事長郁震東，本有資產，惟去年營業不利，曾受重大損失，前兩日內蘇州分行先發生提現風潮，無法應付，臨時決定清理，總分行同時停業，所收存欵，除已提去外，尚有四五十萬，因以上兩行發生事故，人心動搖，謠諑轉盛，其他信用未固之小銀行，有數家受其影響，發生提現或兌現情事，萬國儲蓄會亦有中西男女多人前往，以照章未到期，不能照額付欵，乃要求憑單押欵，或照折提存，均經照押照付，未生事端，四日午後四時半財長孔祥熙臨時召集陳先·秦潤卿·貝淞蓀·張壽鏞等銀財界中要人，在中央行集議至六時半，協商穩定市面辦法，財部六日令江南，寧波兩行，一月內如數發還儲蓄存欵，否則由董監事負責，又貞字號福泰錢莊，節後未開市，已託律師宣告清理，該莊資本甚小，無甚影響，

監督銀錢業清理

財部以近來銀行錢莊時有倒閉，停業後又復故意拖延，久不清理，影響市面，損害人民甚鉅，五日特訓令滬銀行業錢業兩公會，規定監督清理辦法六項，㈠停業銀行錢莊，除經法院宣告清理者外，均由本部指派專員，會同該同業公會清理，其經法院宣告清理之銀行錢莊，亦應指派專員，調查清理情形，隨時報部備查，㈡清理期限，自停業之日起，以三個月為限，非有相當特殊事由不得呈請延展，但在本辦法令行以前停業者，自本辦法令行之日起算，㈢清理期內，如查有經理人或董事監察人，有違法舞弊情事，即行看管，依法懲辦，㈣資產折實後，存欠不能十足相抵時，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銀行，應即依法申請宣告破產，其餘銀行或兼營儲蓄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銀行或錢莊，應依法請經理人·董事·監察人，及股東人等以聯帶無限責任，限期理楚，㈤清理時期，經理人·董事·監察人，及無限責任股東人等，不得離去其住居地，如有意圖逃亡或隱匿毀滅財產之行為時，得加以看管，其已逃亡者，並得由本部所派專員呈請通緝，㈥專員監督清理一切手續，得准照商人債務清理暫行條例辦理，

漢蒙聯歡

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十三旗王公集綏垣，烏盟六扎薩克均到，伊盟到扎薩克四，協理三，梅楞章京三，據綏人談，自民元迄今，都統區政府時代及蒙政會召集王公開會四五次，到者均無如此次之多，熱烈之狀，為歷來所無，伊盟王公二十九日，烏盟王公三十一日分別在綏遠飯店，麥香村，宴綏垣人士，自傅主席以次到百餘人，閻錫山以山西財政廳長王平會任蒙旗調查專員，現王公齊集綏垣，特派王來綏慰勞，招待一切，王平一日到綏，寓平市官錢局，五日下午二時綏市舉行漢蒙聯歡賽馬大會，主人方面傅作義，閻錫山代表王平等多人均出席，來賓有阿王，林王，額王，潘王，及各旗扎薩克協理王公夫人，跑馬場觀衆約萬餘人，首由曾延毅，張宣澤及傅部各將領馳騁數週，各王在看台上狂呼稱讚，嗣王公方面準旗西協理奇鳳鳴等表演馬上各種技術，蒙古健兒絕塵奔馳，觀衆無不歡呼，又傅夫人劉女士五日午招宴各王公夫人，阿王，額王夫人等均出席，漢蒙婦女聯歡，此尚為第一次，傅作義定日內邀各王公作郊外旅行，舉行漢蒙聚餐，目的地為綏市北二十里之烏素圖召。

德王來平

蒙政委會秘書長德穆楚克棟魯普，三十日晚六時由滂江抵張垣，謁察主席宋哲元報告蒙情，當晚十二時由察省府委員蕭振瀛陪同搭平包通車來平，三十一日到平，據德王談稱，予(德王自稱)此次來平，無多勾留，錫盟現甚安謐，日人時有往來，滂江前到日機一架，無何事故，本人擬暫不赴京，蒙政會開會結果圓滿，一切決議案當切實做去，蒙會政費由中央發給，無增加必要，但事業費則請中央補助，雲王現已返府，身體恢復健康，辭盟長事已由政會據情轉呈中央，尚未有覆示，蒙政會在平設辦事處在籌備中，予對邊陲意見，因感國家情形至此，負邊疆守土之責者，唯有遵照高級長官之命令努力盡職而已云云，德王當午十一時由蕭振瀛氏陪同赴居仁堂謁何，對蒙事有所報告，並代表蒙會全體委員表示歡迎蒞蒙之意，二日下午三時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招待旅平蒙古同鄉舉行茶會，席間由德王報告蒞平謁何委員長任務，由包悅卿繙譯，大意謂，此次來平蒙各同鄉到站歡迎，實深榮幸，我國邊疆危機四伏，旅平各同鄉當知之甚深，故於今日聚會藉機有所請益，而表示感謝之微忱，我蒙民族因文化之低落，經濟之無基礎，更感環境之惡劣，而有要求自治之舉，成立蒙政會，在中央指導之下，成爲精誠團結之團體，過去內地同胞爲自治事項，韓鳳麟案之奔走，均足表現此種精神，蒙古民族不在世界其他民族之下，亦未曾被其他民族征服，故甚願國內同胞均能本過去之精神，在中央政府指導之下，聯合一起，謀鞏固邊疆並保護國家領土之完整，本人當盡可能力量，努力一切，雖性命之犧牲亦在所不計云云，北平市長袁良三日正午在市政府邀宴德王，下午二時德王赴燕京大學參觀，蒙古旅平同鄉會三日下午三時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行茶會歡迎德王，日使館武官高橋坦，三日晨十時偕翻譯官二員，赴嵩祝寺訪晤德王，德王率蒙政會財務主任包悅卿，參事寶道新，親自延見，談話半小時，高橋臨行面約德王於昨晚七時，在日使館武官室晚宴，德王表示，如係私人宴會，本人未便出席，如係公宴，當準時參加，高橋當聲明係公宴性質，並邀政整會秘書長俞家驥，平市長袁良作陪云云，六日午德王設宴答謝北平軍政界要人，定八日回滂江，





英內閣改組

英內閣改組之訊，醞釀已久，麥克唐納於五日主席最後一次閣議後，定七日入宮向英王辭職，保守黨首領包爾溫將於同時入宮拜命，新閣名單，麥克唐納任樞密大臣外交由印度事務大臣賀爾繼任，西門任內務，艾頓則任不管部閣員，新閣之趨勢，於此可以概見矣，

英德海軍談話情形

英德海軍談判前議定於本週中開會，德元首希忒拉於三十一日任命軍縮問題代表里賓特羅甫爲特命全權大使兼專使，於二日由柏林乘飛機赴倫敦，同行者計海軍上將休斯特，又有專家九人，四日晨正式在英外部舉行談話，西門行開幕禮後即退席，由英外部司長克萊吉，海軍副將里特爾與丹克沃茲代表英方，希忒拉之特使里賓特羅甫，海軍大將許斯特與金德侖代表德方，舉行專家談判，里氏申述德方要求海軍噸位等於英方百分之三十五之原因，英代表則質問德方關於德國海軍建築程序，軍備與員役等各問題，據倫敦四日電稱，預料各代表於討論廢舊船隻問題時，將發生重大爭執，蓋英方苟允德國之要求，則德艦隊對於英德本國艦隊將處於顯著的優越地位，因德國將有新式的船隻，而英國大部分之實力則將爲廢舊艦隻或散駐其他區域之艦隻，海軍方面人士現正討論英國將援用倫敦海軍條約附款之可能云，按此次英德海軍談話之目的在交換竟見與消息，與英國前此與美日兩國進行者相同，作爲正式談判之準備，俾能締成一海軍限制條約，

五日英德海軍代表繼續舉行談話，英國力謀縮小德國要求之範圍，主張德國所造各軍艦，其質量均應有所限制，據海軍界非正式方面推測，英代表在談話中，曾經表示在質的方面期望德國主力艦每艘噸數以三萬五千噸爲限，巡洋艦以一萬噸爲限，主力艦所裝大砲，不得超過十二吋徑，巡洋艦所裝大砲，不得超過六吋徑，在量的方面，英國代表嚴格主張德國建艦計劃，應劃作若干年分期造成，德國代表接得英國所提出條件後，要求與以相當時間，俾經考慮後，再行答復，因此英德海軍談話，已延至星期五或下星期二繼續舉行，

法新閣產生之波折

上週法國佛蘭丁內閣，因全權案被衆院否決，遂辭職，由衆院議長社會黨波益松組織新閣，一日新閣成立，總理兼內長，波益松，閣員，開勞，赫里歐，馬丹，貝當，海軍部長皮葉特立，外交部長拉佛爾，司法部長貝爾諾，國防部長摩冷，航空部長戴南，商務部長勞蘭得那克，財政部長巴爾馬特，教育部長盧斯當得，工程部長巴哥農，殖民部長羅蘭，勞工部長弗羅沙爾，郵金部長拉芳，郵電部長曼得爾，秘書長加達拉，按波益松乃以社會黨員而任衆院議長之第一人，自一九二六年以來，彼即執掌衆院議長之要職，前後蟬聯八次，波氏於一九〇九年爲其故鄉十舍省選爲議員，即入下院參加獨立黨左派，自任議長以來，持正不阿，於激烈之雄辯中，獨具領袖風度，故頗爲政界所推重，此次新閣，爲法國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九十八屆，同時亦爲現存憲法期間之第九屆，此次急進黨之決議參加新政府，使波益松組閣之舉，減去不少困難，波氏保證渠將施用全權，專事維護佛郎，恢復財政與經濟狀況，並將尊重國會之特權，於是急進黨始允與之合作，新政府以開勞長財政，貝當長陸軍，拉佛爾長外交，已復引起全國之信任，佛郎折合英鎊之價，已由七五點三零，漲至七四點五零，美元價已落至金點下，黃金由法流美，已終止，同時開勞已宣布決計維持佛郎金本位，而不作貶值之企圖，財長一席，原屬巴爾馬特，因母病不能離側，故臨時辭謝，新總理波益松已於三十一日下午就職，法金融界對波氏表示信任，股票公債市場均有上漲之勢，四日新閣在衆院得大多數之信任，贊成者三百九十票，反對者一百九十二票，波氏宣讀內閣方針，大受歡呼，信任案表決後，暫時休會，財委會對全權法案提出報告，財委會通過該案，繼在衆院投票表決，贊成者二百六十二票，反對者二百六十四票，以二票之差，使新閣又倒矣，失敗原因，由於急進社會黨與社會黨之聯合，按新閣成立尚不及四日，法國在近六年內政府之更迭至今已十八次，當宣布票決之結果時，空氣異常緊張，票數發表後，中央與右派議員作長時間之歡呼，對於波氏表示敬意，而社會黨與急進社會黨則因投票結果勝利而狂呼，在辯論全權案時，波氏宣稱，彼此次允任首揆，並非出於個人政治的野心，而由於責任觀念，除社會黨外，渠已幾於獲得各黨之擁護，此次表決結果，似由於急進黨事後改變態度所致，賴伯倫總統已接受新閣辭呈，召拉佛爾組閣，拉不願担任，

五日午總統復請參院議長倘納奈組閣，尙亦拒絕，於是仍請拉佛爾組織有力內閣，以挽救佛郎之紊亂，當波益松辭職後，衆院投票訂正結果，指示波益松政府不但未失敗，且較反對者多獲十二票，於是賴伯倫仍請其繼續担任總理，波氏則拒絕之，最後拉佛爾同意組織內閣，此誠政治史上之空前喜劇也，

拉佛爾既允認組閣，經與各黨會商後，又於五日晚謝絕組閣，蓋拉佛爾之意，欲全權議案，限於維護佛郎，而不包括總理取得任何步驟，實行改革公共財政與恢復國家經濟一事，急進黨僅少數贊成，故拉佛爾以贊助者太少，遂不願登台，法總統遂請左翼共和黨畢特利組閣，畢氏與各方會商之結果，又謝絕組閣，總統又請衆院急進社會黨領袖多爾波士，多氏又拒絕，當此新閣難產之際，總統又復請拉佛爾出任艱鉅，拉氏於六日晚八時受命，從事遴選閣員，與各黨協商今後之大政方針，

美復興法前途

自上週美最高法院判決復興法第三款違憲之判詞公表後，美復興法前途如何，頗引起全世界之注目，茲將本週關於此事各種消息，摘要記述如左，

羅斯福之談話

羅總統三十一日發表談話，批評復興法無效之判詞，謂最高法院對州際商務之解釋，使全國復入於一七八九年州際商務條文插入憲法中時代之落伍階段，此次判詞，削除中央政府統制國家經濟與社會狀況之權，其意義將使農業整理局證劵，與匯兌委員會及中央酒精委員會，悉歸消滅，如果阻撓中央對於農產之統制權利，在目前世界狀況之下，美麥價格將因此判詞而跌至三角六分，美棉亦將跌至五分，美國歷史中最重要之法院裁判，殆無過於此者，四十八州應否有各各不同之方法，以管理國家之經濟與社會生活，抑或應由中央政府管理之，此乃國人現應決定之一事，此問題當由國民投票公決之，時期不必在今夏今秋或今冬，但在四五年內

爲之，亦許有之也，總之法院判詞之意義，已使中央政府喪失其對於人類主要事業如農產，製造業，礦業等之管理權矣，渠希望業規精神，可自動的維持之，渠準備於下週中有所舉動，以應付法院判詞之結果，但目前未便宣布，此問題終須付諸國民公决，渠不認此爲黨派問題云，羅總統繼言及渠所接之許多函電，謂國人似尚未完全了解此次判詞之廣大意義，否則决不致作展長復興處壽命之建議，世界各國未有管理國人經濟與社會狀况之權利者，僅爲美國，但渠以爲法院有此判詞，乃一佳事，因渠所認爲美國平時所有之大問題，已因此而爲人明瞭也云，又羅斯福以爲美國若不修改一七八七年憲法，即須放棄現代經濟社會立法制度，二者之間，當由吾人民自行决擇，

保障復興成績

羅總統四日在白宮召集政府閣員，民主黨領袖，復興機關領袖，及總統顧問等，舉行特別會議，當經決定向國會提出法案，以保障復興計畫所已產生之各種結果，如限制工作時間，及最低工資，禁止雇用童工，禁止不忠實之同業競爭等，蓋最高法院判決復興法規一部分作爲無效，乃由復興法規係由總統命令頒布之故，今如以法律形式，由國會通過，採用復興法規，則可不至與憲法相抵觸，惟此種法規，僅能適用於美國各洲相互之貿易，至各州內部貿易，則依照憲法，總統不能加以干涉，又前經濟復興局主任約翰遜宣稱，政府無意在國會本屆會期內，要求修改憲法，減低最高法院權力云，羅氏又宣布將請求國會繼續復興法案之合法部分，據指示渠不請求國會授權施行復興法於各項工業，因該部分已被最高法院否决也，但只延長勞工局及其他類似職務，所有復興法中之規定物價部分，皆將放棄，

總罷工之醞釀

復興法案發生挫折後，太平洋岸有發生新總罷工之危險，舊金山碼頭工人僱主協會電當局稱，國際脚夫協會首領破壞去歲總罷工結果時所簽之協定，拒絕自加里福尼亞打包公司卸貨，該公司現正與貨棧僱員發生糾紛，雇主方面發出警告，除非雇員嚴格遵守協定，雇主將聯合起來將該協定完全廢止，船主方面亦控海員違反工會協定，此間勞工部接得報告稱如無政府干涉，舊金山之全體碼頭工人將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崩潰，又全國勞工關係部職員唐那胡已乘飛機馳往太平洋岸云，美國礦工公會一日正式訓令軟煤礦工四十五萬人，若新工資合同不於日內簽定，則定六月十六日全體罷工云，鋼鐵業公會四日投票，決定通告會員，自動維持鋼業業規之條文，並保護工人集會交涉之權利，又羅斯福令復興局局長李芝堡勿通知在復興法下雇用之工人，於本月十六日復興法案滿期後，將無工可作，李氏於長談後出白宮時稱，「余可報告之唯一事件，即余會詢問總統，是否應通知雇用工人，於本月十六日後將無工可作，總統當答稱不必」云，

白銀政策如何

據華盛頓三日電稱，民主黨衆議員戴氏將向財長摩根陶建議積極變更白銀收買法，以期制止美國出口業衰落之趨向，並消除棉市所常有之威脅，戴氏欲財部暫勿在世界市場中收買白銀，以六個月或一年爲期，或僅向允購美國過剩農產之國家，以較高之價格，收買白銀，銀業中人對此建議似尚未予以充分之注意，故未置批評云，

國聯鴉片顧問會閉會

國聯鴉片顧問會，自上週在日內瓦開會以來，二十九日三十日兩日討論中國當局與租界當局合作禁毒問題，僉認上海租界禁毒情形已大有進步，但津日租界情形則極爲委會所注意，中國代表將該處情形加以報告，並將日租界公然販賣毒物之店名列表，送請委員會晉閱，希望日當局能阻止此種活動，日代表答稱，渠當將此事轉陳政府澈查，採取防止辦法，又江蘇省，天津，南京，上海等處之禁毒成績，及禁烟委員會之統計數字及新條例等，均經草成報告，由中國代表送達鴉片委會，有人指責波斯缺乏國際忠實，於一九三三年內以一百十三噸鴉片運入中國，波斯代表起而辯護，謂波斯未加入一九一二年與一九二五年鴉片條約，政府對於不歸政府節制之機關，未有阻止其裝運鴉片之義務云，委員會至是乃勸波斯批准鴉片條約云，一日開會，賡續研究各國政府對於鴉片及其他痲醉品販賣問題所提出之一九三三年常年報告書，伊蘭國(波斯)政府所提出報告，謂該國在一九三三年之內，會向中國輸出鴉片十三萬九千公斤有奇，各國代表當以伊蘭國此舉違反中國禁令，紛紛提出異議，中國代表胡世澤當宣稱鴉片輸入，若長此不已，則中國努力禁烟，恐無成效可言，應請伊蘭國代表對於輸往中國所發給之執照式樣送交中國政府，俾中國官廳採取必要措置，予以制止，伊蘭代表答稱，本國出產鴉片，係屬公開之事，近來年產額業已減少，若他國需要減少，則產額亦可再行減低，義大利代表則謂在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之間，伊蘭鴉片產額，雖屬減少，但罌粟種植面積反見增加，各國均當協助中國禁烟，伊蘭與中國亦當相互合作，並望伊蘭國禁止種植印度大痲，伊蘭代表答稱，一九一二年海牙禁烟公約，一九二五年日內瓦禁烟公約，本國均未批准，輸出鴉片固爲不合法，至罌粟種植確已減少，而印度大痲之用途，則以製造繩索爲多，顧問委員會主席加利城宣稱，任何國家主使不受條約約束，亦當援助他國，俾得履行義務，執行法律，所望伊蘭政府從速批准一九二五年之禁烟公約，俾克改善現狀，多數國未經批准禁烟公約者，均已採用鴉片出口執照制度，伊蘭自可仿行之云，

伊蘭代表又答稱，該國原準備批准禁烟公約，但在批准之前，輸出鴉片，給以輸出執照，未可認爲非法云，

稱許中國禁毒成績

國聯鴉片顧問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五日結束，通過對行政院之報告，該報告概述一年來世界禁毒情形，而尤注意於遠東方面私販狀況，關於中國禁毒成績，並列一專章，委員會之主要決定，爲將「各政府應採取何種方策，杳封非法毒貨製造廠」之一案，列入下屆會議議程中，委員會並已訓令秘書處，研究全世界烟民及其消耗毒物約數，並根據截至目前業經破獲之私造毒物機關之總數，估計其出產量之總數，以觀全世界走私毒物究有幾何，委員會對中國政府新近施行之禁毒條例，加以認許，一致贊美其禁毒之努力，而各委於蔣委員長對禁毒之雷厲風行，力行不懈，尤深欽佩，以爲蔣氏顯已明瞭中國禁烟方法非加重要改革不能爲功，故毅然決然，以可行之六年禁絕計畫代以不可行之立禁計畫，此外，若雲南等處毒產之減少，戒毒院之設立，一年中治愈染毒癮者八萬一千人，及罰則之嚴厲等等，均予委員會以良好印象，委員會對滿洲及熱河之狀況，深致扼腕，惟顯然不願在公開會議中討論之，但深知此項事態之嚴重，中國政府不能負責，而影響所及，殆將牽制中國政府在華北及其他各處之努力，又關於中國最新禁毒條例，已定於下次會議討論，若干委員對禁毒稅收尙無統計，表示遺憾，總之，中國在過去十三個月內其對全世界禁毒進行之貢獻者較任何他國爲鉅，已得確證，而在國際地位上體面之增加，亦無可否認者也云，按本屆會議以遠東非法販運毒物及秘密製造毒物兩項問題爲討論之中心，當經通過送交國聯行政院之報告書，報告書內稱，各國國內及國際協同監察之結果，雖使痲醉品製造數量限於全世界消耗之標準，然非法販運痲醉品則仍未減少，關於遠東情形，委員會曾聆取中國代表之報告，查中國各項禁烟法規業經報告上屆及本屆委員會會議，中國代表於如何設法掃除烟毒一事，縷述綦詳，委員會對於中政府禁烟之種種努力，不勝欽佩，但對於所使用之方法，如烟犯判處死刑等，則須提取若干保留，此外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所提出關於烟民之統計調查，曾就烟民十五萬人指出死亡率與犯罪率之詳細統計，此項調查，尤爲委員會所注意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起至二十四年六月六日止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我駐日大使蔣作賓訪日外相廣田傳達意見。

▲駐京日海軍武官雨宮訪外次唐有壬。

▲立法院通過海關附加稅，修正鹽政改革委員會組織法。陸海空軍勳賞條例及陸海空軍獎勵條例。

▲行營召開五省特教會議在武昌開幕。

▲蒙政委會秘書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到平。

▲殷同由日啓程歸國。

六月一日　星期六

▲孫中山先生奉安紀念，中央委員謁陵。

▲國府命令公佈陸軍平時給與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修正實業部組織法。

▲河北省府開始遷移保定。

▲孔祥熙在滬與宋子文等商金融問題，中國銀行儲蓄部開業。

▲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在滬成立。

▲法國波瓮松內閣成立。

六月二日　星期日

▲蔣發表勸四川紳耆協助剿匪。蔣召川紳耆茶會。

▲滬金融緊急錢業要求救濟。

▲財部撥二千五百萬公債救濟滬錢業，派徐堪杜月笙等組委員會辦理押欵。

六月三日　星期一

▲各地舉行六三禁烟紀念。

▲成都各界迎蔣，蔣演說剿滅川匪不成問題。

▲張學良由漢飛成都。

▲日武官雨宮訪唐有壬。

▲日駐平武官高橋訪德王。

▲何應欽准會攜情蔣孝先辭職。

▲于學忠等離津赴保。

▲五省特教會議閉幕。

六月四日　星期二

▲行政院會議，任王克敏天津市長商震天津警備司令，國府命令發表。

▲國府公佈中國農民銀行條例。

▲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武官高橋訪何應欽。

▲張學良由成都回漢。

▲上海江南銀行寧波實業銀行倒閉，孔召銀界要人商穩定辦法。

▲殷同到滬。

▲法波瓮松內閣辭職。

▲第十九屆國際勞工大會開會。

六月五日　星期三

▲國府命令禁烟委員會着即裁撤，特派蔣兼禁烟總監。

▲中政會通過（一）新刑法施行時廢懲治盜匪條例，（二）實施救災準備金辦法。

▲駐京日領事須磨訪外次徐謨，唐有壬，海軍武官雨宮訪唐，日武官磯谷由滬北上。

▲于學忠到平謁何。

▲汪精衛王世杰分電各省市推行義務教育。

▲財部公佈銀錢業監督清理辦法。

▲吳達詮翁文灝由漢飛抵蓉。

▲綏遠舉行漢蒙聯歡賽馬大會。

▲國聯鴉片委會閉幕，議決向行政院報告稱許中國禁毒。

六月六日　星期四

▲國府命令調任于學忠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張厚琬暫代河北省府主席。

▲行政院令商震暫兼代天津市長。

▲日軍部向京平日駐軍發出重要訓示。

▲我駐法首任大使內定顧維鈞昇任。

論評選輯

最近之時局

駐華北日本武官，於二十九日向軍分會提出要求，三十日，東京外陸兩部，皆有所聲明，同日其駐南京日本總領事到外交部亦有所表示。駐南京武官由滬到京，昨訪外部唐次長，同日在滬武官磯谷氏見黃委員長各有所主張。

至我國方面，據本社南京電稱，政府接到報告後，已有會議，結果向何部長有所指示，現由何氏主持處理中。同時蔣委員長催黃委員長就內長職北上。聞黃氏將謁蔣決定之。

日方在北平提出要求之事，國際上亦已鬨傳，同時日本外務省，已訓令其駐歐洲各大使，解釋其行動。

以上爲三日來嚴重時局之簡單輪廓也。至於要求何事，內容如何，彼如何措辭，我如何答覆？則迄今爲止，所知者只爲日方發表之件，彼對於所要求之內容，亦未發表，僅發表大體，其所最鮮明表示者，爲其態度。即如不怎樣，一定怎樣之意。至我國方面，則現在可判斷者，爲力求平和處理。其最大證據：即三日來一切演進，在日方雖公然發表，我方卻竭力沈默。自前昨兩日，全世界讀報者，無不知較詳之消息，而中國人民讀中國報者，則雖欲僅得一較明確之印象而未能也。

吾人處此時局，無意苛責政府，且職業上原應遵守法令。尤其對於國家如此重大問題，義應守報界共守之立場，不可獨異。是以三日以來，不能向全國讀者盡具體報告之責，亦不能具體評論其事。惟有原則上的觀察或意見數點，願簡略陳明者：第一：國人不必驚訝。蓋最近局勢，醞釀已久，非突如其來。使節昇格，與此次之事，爲問題之兩面，此爲稍熟悉情形者所豫期。第二：國人不必慌張。此次日方要求之內容，雖不能知，亦不能據傳聞而擅自發表，但客觀形勢，我政府似正努力處理。第三：國人不必頹喪。憶塘沽協定，甫達兩年，此兩年中，社會心理，大抵爲得過且過之態度，而環境之演進，原不許其如此也。

抑更有輪廓的報告一端。日方在北平所提者，大抵關華北，而在南京所談，大抵更牽及他事。至於駐滬武官與黃氏之談話，或者更有關於大局政策之點。

吾人今日所可述者止此。最後願陳個人感想，以告日方人士。此本泛泛之談，隨時可說，不限於此日，亦不必於現局有關。其意非他，蓋以爲日方人士，恐對中國根本上有不少誤解，易言之，認識真相，有所未盡。因而其舉措，其意見，在彼方以爲甚得時，甚巧妙，或甚正確，甚得要領者，假令吾人超越國界觀念單以研究遠東問題者之資格，冷靜批評，則往往達到與日方觀察相反之結論。其理甚明，蓋鞏固平和，人心爲本，其他一切，皆屬末義。由此而論，則日方似宜注重對於中國人心思想上，勿加以不必要之激刺。同時中國爲無武之國，日人固深知，中國亦自曉。由此而論，則「斷然」「最後」，皆所不需，而假令果斷然與最後，則糾紛纏繞，又徒足爲日本之累。吾人敢言曰：國際相與，終以互尊互諒，爲最良之

外交手段，彼此在人心上勉種善因，其效似遲而實大也。

（錄六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省府移保

河北省政府遷移保定，于主席昨已率僚屬離津，此河北省政之一大變遷也，用貢數言，以勉其前途。

清時，直隸總督，原駐保定，同治九年設北洋大臣，李合肥駐天津，督署仍在保定，庚子後，直督始專駐津。入民國來，廢北洋大臣及總督，外交事務，悉集中於外交部，直隸省之地位儕於他省，而省政中樞，仍沿例設於天津。惟自清末創練新軍，保定成練兵重心，民國後仍之，及設直魯豫巡閱使，即駐保定。故近代之直隸省，久以天津保定為兩都會，政治上之側重天津者，純因北洋大臣外交上之便利。民國既無北洋大臣之制，則以地理形勢言，省會在津，或不如在保矣。十七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易直隸省名為河北，而移省會於北平。天津改特別市，設市長，別設警備司令，維持治安。數年來屢有省會移保之議，未經實行，其後省會復移歸天津，以迄最近焉。嘗念河北地位，近世來已四變。有清之世，首都在北京，直隸省為畿輔之地，其重要自為各省之冠。清季海通，外交日繁，洋務與練兵皆寄於南北洋，北洋尤重，此河北地位最隆重而衝要之時也。迨共和告成，政府組織變更，外交軍事，皆集權於中央，昔年北洋大臣之威權，已不復能見諸直隸省之長官，此河北地位之第一變也。然自民元迄民十三之間，直隸省雖無政治上特權，而軍權則重，北洋諸鎮，集於此間，保定尤為樞要。惟自民十四以後，北洋軍權既瓦解，直隸省愈不為政局之重。十五六年時直魯並稱，而直實附屬於魯，此河北地位之第二變也。十七年北伐既告完成，國都南遷，北京作廢，直隸易名河北，此全局之大變，從此河北省名實皆為普通之一省，凡過去以接近首都而來之特殊形勢，完全不存。中間略惹人注目者，為十九年內亂之時，然亦只北平開擴大會議一事，於河北省無與焉，此河北地位之第三變也。雖然，以上之變遷，皆由於本國政治上之演進，所變者，不過行政上之形勢與規模，至於民國二十年以來，東北喪失，津榆告警，塘沽協定以後，長城等於國境，平津化作邊塞，則乃國家之劇變，豈但一省之滄桑，此河北地位之第四變也。

夫以上數變，不過半世紀，從曾李督直隸，以迄今日于孝侯移保定，皆地方耆老目覩身經之事；其間人物之代謝，制度之變更，與夫中外和戰地方治亂之跡，一部近代河北史，即不啻一部近代中國史，撫今追昔，當有不勝其感慨者。雖然，過去數十年之變遷，雖多變而實亦未變也，最近三年，則眞國家空前變局，試舉目河山，果作何感想！今日者，省府自天津移保定，將以此結李合肥北洋之局，而為河北省政另開紀元。夫以經常之意義論之，津保孰宜，主張不同，吾人勿甯贊成保定，而以今日非常之時局論，則津保優劣，豈復有問題可論。勉矣省政府及河北人民！其遠慕燕趙慷慨之風，近念曾李憂國之事，尤凜然於近時國家之危險，及河北關係於國家之大，各勤其職，努力前途，此乃吾人所祈禱者。抑于主席孝侯，起自毅軍，毅軍創自宋慶，而終於姜桂題米振標。由今追溯，蓋自宋慶在河南初募兵成軍，已逾八十年。毅軍於近代對外大事，多所參預，嘗戍朝鮮，守遼東，甲午之役，庚子之變，皆曾效力，以近代軍隊論，此乃歷史最久者。于氏今日所部，乃自毅軍進化而來，軍中人物雖新，而軍之歷史則舊。吾人今日於送于氏赴保之時，不禁又憶起近代中國軍隊之歷史，更聯想國家地位淪落至此之可悲。因論省府移保而述及之，既以勉國人，亦以勗于氏及其所部軍官，今後不論是否常服務河北，願其珍重歷史，忠勤自愛也！

（錄六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司法界再振之必要

司法行政部長王用賓，據報河北高等法院檢驗官製判及送達遲緩，又天津兩看守所，羈押未決人犯至二千之多，赫然震怒，乃訓令所屬，迅速疏通監所，清理案件，並訂定辦法四項，厲行緩刑假釋，以期監所無擁擠之患，人民亦無濫受拘押之虞，是誠司法界之福音，而值得讚揚者。雖然，全國各監所中，以吾人想像所及，如天津兩看守者，殆非少數。今後是否均能遵照部令，清理疏通，俾無負長官之諄囑，解除人民之痛苦，尤在於監督權之作用，隨時調査，從嚴督促。若盛怒之下，一紙訓令，課責綦嚴，一旦事過境遷，放任猶昔。則不轉瞬間，監所人滿之現象，又將再度呈現於吾人之眼簾，此吾人於稱頌之餘，更望王氏能不斷的監督指揮者也。

吾人閒嘗推究，法官之對於案件，何以必遲延判結，對於被告，何以必濫行拘囚，豈其殘酷性成，非如此不足以快其意？然而徵之實際，凡案件失諸量刑過輕者，嘗較失諸量刑過重爲多，則殘酷之說，實不足以說明其理由，蓋今日法官所資爲口實者，不外以犯罪證據不易調査，警察制度不甚完密爲最大理由。因犯罪證據不易調査，而又不能貿然宣判，致爲上級審所破毀，故一案之結，常須稽延時日；因警察制度不甚完密，被告人時有逃亡與湮滅罪證之虞，爲預防計，故不能不先行拘囚，以備偵査受訊。此種主張，在或程度內，儘有其存立之根據，然使細加推究，則有時犯罪事實既極明顯，證據又極充分，被告人既有職業，復有身家，而亦不免受裁判濡滯之累，自由束縛之苦，此其原因，似又非上述口實所可以概論之矣。是故吾人以爲今日法官之所以遲延判結濫行羈押，其最大原因，殆可以「不肯負責」四字，包括無遺。蓋畏難苟安，爲中國人之習性，凡可以敷衍了事潦草塞責者，莫不循此途逕以往。今法官之於案件，既不敢貿然判結，又不能斷定被告之必不逃亡，則爲避免他日上級審之破毀，與夫被告人之終不到案起見，自以遲延判結濫行羈押爲其畏難苟安之絕好口實。誠以法律上既許其便利而予以職權，孰不願不利用之，人民之權利利益，非其所遑恤者矣。此吾人所以認爲當此新法典行將施行之時，司法當局，宜亟有以矯正此陋習也。

中國司法所最貽人口實者，一方面爲判案遲延，羈押過濫，而另一方面則爲科罪不當，量刑太輕。由於前者之結果，則人民對於法官，常懷怨詈之念，由於後者之結果，則各方對於法界，輒有蔑視之心。故在一方面，人民因怨詈之極，於民事則寧願犧牲，而不甘久稽訟累，於刑事則謀自力報復，而不願訴諸官府。另一方面，各方於蔑視之下，或另組審判機關，或訂定特別刑法，以割裂國家之法權，於是法律之威信，法官之尊嚴，皆隨之墜地無遺，此眞可爲太息者也。吾人以爲當此新法典瞬將實施之時，如何重樹法律之威信，如何再振法官之尊嚴，實爲當前之急務；誠欲謀其實現，則要言不煩，判案求其迅速，羈押求其愼重，認罪求其適當，量刑求其適合，而歸結於法官之「負責」，不再有畏難苟安之惡習，利用法律爲趨避，司法界之再振，其庶幾乎？

若夫監獄之亟應疏通，當局者亦已三令五申，着厲行保釋假釋，然以吾人所知，監獄規則第六十六條，明明有「罹精神病傳染病或其他之疾病，認爲監獄內不能施適當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呈請監督官署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院」之規定，當宣告輕罪而卒死於獄者，亦復時有所聞。（最近北平第二監獄女犯吳春蓮之死，即其一例）夫宣告短期之刑而入監，患病以後，既有家屬聲請交保，在外醫治，即無不合法律之條件，徒以須經監督官署之許可，而監督官署爲畏難苟安之心理所支配，不予許可，卒致瘐死獄中，使其同於受無期徒刑之執行，寧非寃枉。然則即此一事，尙難望其暢行，而欲求施行較難之保釋假釋，豈不更屬無望，此又吾人欲附帶喚起司法當局之注意者也。

（錄六月三日北平晨報）

◇　◇　◇　◇　◇　◇

反儉樸論

儉樸在中國歷來視為美德，不僅個人立身要儉樸，國家欲富强，也非實行儉樸不可，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即是此意，近來國人盛談民族復興，於是所謂節約運動，布衣運動，亦應時而起，領導這種運動的人的一番熱心，我們不能不佩服，但是只怕結果不惟無益反而有害。

儉樸與講經濟不同，他的意義是消極的求消費質量的低減，和生活需要的簡單，以達省錢的目的。換句話說，衣只求蔽體保溫，不講華麗，住只求遮風雨，不要堂皇，食只求飽肚子，毋須精美，至遊玩娛樂都是無益之事，概不沾染。這樣的生活纔算儉樸。假使你在衣食住上稍講究一下，或花錢去買別的享受，就免不掉有人批評你奢華浪費。

中國因為有這般嚴格的社會制裁，又兼之產業的不發達，所以講到儉樸，全世界我不出第二處。一般鄉下人的儉樸，西洋人不但從沒看見過，也決夢想不到。孫子身上的棉襖是祖父娶祖母時縫的；祖母賠嫁的被窩，仍舊鋪在孫媳婦的床上，裏面的棉絮就像一塊燒焦了的木板；還有老鼠咬壞了的木床更不知道是那一代傳下來的；二百年前蓋的木架房子，東撐西補，有錢也不肯改造。中國人的儉樸實在已經達到極點了。

儉樸可以說是個人與家立業的手段，從社會的立場看來，並沒有什麼好處。如果社會普遍的長久的實行儉樸主義，倒要妨害產業的發達，阻止物質文明的進步。假使家家的棉袍都要穿三輩人，粗木傢具要傳四五代，一床棉絮蓋成了木板還不換，請問栽棉花的，織布的，做傢具的，在那裏去找事做？現在我們一邊想發展產業，繁榮市面，一邊又在提倡儉樸主義，灌輸節約思想，我們忘記了自己的矛盾，忘記了我們提倡儉樸，節約，不啻是為許多廠家商店作反宣傳。

提倡儉樸的人尚別有用意，有的是因為中國人愛用洋貨而提倡儉樸，這是值得我們同情的。不過儉樸與國貨不可混為一談，大宗的進口貨，反是屬於所謂必需品，而非所謂奢侈品，許多人買洋貨乃是為省錢，不是為奢華。

還有人相信儉可養廉，他們為救濟貪污所以提倡儉樸。我們非不承認儉與廉有若干的關係，然而我們要知道，許多貪官污吏，倒是愛財如命的儉樸家。要止貪污應求法律和社會裁制的嚴密，拿提倡儉樸來救濟貪污，無異拿求神拜佛來治疾病。

另一些人是因為中國生產落後，所以提倡儉樸來節制消費。這是忽略了消費和生產的關係。貨物只要有人肯出錢買，那裏還躭心沒處來。假使有幾個富商要將上海各商店售的杭州綢緞一口氣買完，還怕再沒有貨來接濟嗎。假使來幾個華僑要將景德鎮的瓷器一齊收光，還怕他們趕做不成嗎。我們要知道，消費的要求總是在生產以前的，原人為腹飢了纔知道去尋找果實，捕打野獸，野獸果實都不够吃，纔知道興農業。固然，如果有現成的物品在那裏，人們一定會先取來使用，如果取用不竭，他們永遠不會去生產。但是到了一天非自己生產不可，他們便會自己生產，否則自然會停止消費。生活極端簡陋的中國人，一旦和外國通商，看見新奇的洋貨，趨之若騖，乃是人之常情。結果消費往前，生產相形落後，實無可如何之事。也是過渡時期必有的現象。然而這現象畢竟是暫時的，我們不必太悲觀，到一定時期，非生產加速趕上，即消費緩進或停止，以待生產趕上，儘管我們常常罵自己沒出息，然而近數十年來中國生產技術之進步，實在驚人，凡是到過國貨展覽會或國貨商場的人， 想必腦子裏都有同一的印象。

中國的文化自來是受消極精神的支配，儉樸即是消極精神之一種，中國社會受他的害確是不淺。中國物質進步的遲滯，他應負很大的責任，中國受儉樸主義支配的結果，所以幾千年遺下來的只是些貧民和極低劣的生活方法。幾件稍有價值的東西，多半是少數奢侈帝王的遺物，倘若個個都學堯帝的茅茨土階，恐怕中國現在還是和非洲一樣。

中國的舊道德舊禮教近年多經過了一翻新檢討，新估價，儉樸主義我們也不可使他倖免，我們必須檢查他是否適於現代生活和社會的進化，是否受了過分的崇拜，是否另需一種比較合理的新義。

反對儉樸並非即是主張奢侈。奢侈浪費是傻子幹的。一個人的生活應該稱家之有無，量入為出，尤其好是儘入為出。莎士亞說：讓你的習慣的耗費和你的錢包所能買相當（Costly thy habits as thy purse can buy）這樣的生活對於個人對於社會都是最合理的。（董時進）

（錄五月十九日江西民國日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贈拔可　石遺

定慧與福壽古今兼者難工詩尤窮人此例殆不刋君
幼驚長老制舉文可觀未冠歌鹿鳴舍去就一官亦嘗
處脂膏含浦珠自還亦嘗號强項非意不可干罡風闖
然來桑海軒波瀾大隱落城市百城相迴環東南遍遊
遨羅胸千峯巒肆力五七言鉥腎而鏤肝用事備鎔鑄
鍊詞歷險艱是宜陳后山苦吟困苦寒否亦梅都官鮎
魚窘竹竿否亦巢經巢讀書傍牛欄否亦伏敵堂悔不
學據鞍豈知君文字雖復工嗟嘆中有慷慨氣倔强時
鬱蟠所以豪傑士從無苜蓿盤有樓高巍巍有園鳥喈
喈食肉面團團出門車班班任郵逮師友所少厦萬間
余亦杜陵懷憂樂頗相關不生望吾子高歌情未闌努
力百年身崇德在加餐

春夜集寒操家餞纕蘅之官黔中　仲恂

曹侯手挾風雅輸揚搉今古閎冥搜傾心結契顧厨選
巖際紫電凝雙眸往往携偕文字飲虛襟澹映滄海秋
南朝何地最貧秀盡付短奚囊底收遽聞倉荒須時傑
斟觴勝日奪詩流萬端作計詎料得送人作郡何時休
憑唏浩叟謫吟處荔枝綠酒能飲不秘丞惘惘重遠別
咄嗟爲具十人饍墻銜金樞歌聒醉瑣窗四矚風颼飀
驪駒嘶途無計留願君能尊天下憂愛民活國儒生事
輶軒會聽犵狫謳

送纕蘅之官黔中　什公

魯論半部何人讀要借淸才藥懦貪勤政故應詩漸少
勞民儻使力能堪同心邊帥風從虎瞥眼家山月印潭
此去旌旗爭動色飛騰看汝到天南

壽石遺丈　拔可

兩世交期炯此心伏轅歲序亦侵尋才高飽得江山助

詩好誰箴訓詁深豈但一鄉尊左海能令異趣重亭林後堂絃管從今盛佇聽飛鴻送遠音

送纕蘅之官黔中　秋岳

十年南北爲雲意忽落黔山眼頓遮書便已憑天作棧政成行見雨隨車仍携古錦搜新句莫對春衫嘆硬差（君此行有硬差之喩輒翻用坡語以博一笑）早晩疲黎得蘇息松醪勤寄未妨賖

春日有懷蟄雲並柬纕蘅仲雲　子威

不盡傷離感逝思宣南又及看花時座中老輩垂垂盡別後深情欵欵知何處酒家相問訊連宵春雨費矜持燕昏鶯曉憐芳意幾度沈吟叔夏詞

有客金陵報我書桃花紅憶武陵漁詩成不爲春憔悴山好能將俗掃除洛下流觴景陽賦吳中看竹子猷輿記曾社約城東去一樣風光總不如

送纕蘅先生之官黔中　伯臧

天南萬箐更千山絲鬢看君領百蠻儒效應能挽彫瘠官程且莫惜間關橡蠶野竈功仍少（黔中飼橡蠶傳烘種法）秧馬春畦力易孱知有安邊長策在耕桑早爲起民瘝

洪（北江）程（春海）宦蹟此邦聞潤色山川屬使君會看政成敦遠俗豈惟詩好接淸芬地鄰巴蜀還鄉近郡溯牂柯望古殷子午山堂毋斂水（莫郘齋言獨山即漢毋斂）下車知欲訪遺文

上巳後十日陰山行役　叔雍

曲壩荒溪一徑深嚴冰初日兩相侵巉峯合壁自天地大漠長河無古今羊角風高依野戍馬頭樂動識胡琴征夫不敢誇籌筆斜倚琱戈付苦吟（胡樂馬頭琴最盛行）

勑勒封狼廣漠寒疏村斷澗幾回盤流沙漲晩爭城起斥鹵彌空似雪殘猶有胡兒矜放牧更堪徑酪勸加餐天涯獨許輕車過絕塞雄關掩淚看（瀚海流沙因風即至賸與土城齊高）（斥鹵之地則一白無垠）

驚風廣漠走氈車凍合河冰沒徑斜千里雲屯循古召四更霜月落淸笳毳廬暖勃能供客文杏烘春未著花依舊賀蘭山色在可憐衛霍已無家

醉花陰（豁蒙樓同公渚茗話）　鶴亭

樓外凝雲雲外水多少南朝事無賴是秋山不管人愁但倚城頭睡　玉兒可惜佳無比枉爲東昏死不若嫁鍾峯落盡櫻桃倘洒倉皇淚

凌霄一士隨筆

閱「劬盦聯語」，湘潭羅正鈞（字順循）所著也。正鈞光緒末年以天津知府擢署山東提學使。在任緣事爲學部管部大學士張之洞所怒，欲奏劾之，尚書榮慶等爲解，乃記過示薄懲，不自安，遂引疾去，鼎革後以遺老自處。此卷刻於辛酉（民國十年），其弁言云：『昔曾文正公常言，異日有一卷輓聯行世，其自喜如此。蓋蘊釀閎深，雖一鱗一爪，亦自見精光也。予生世數十年，待予之哀輓者多矣，偶見吳先生嘉遯刻有聯語一卷，因憶生平所作，大半遺忘，然至親摯友之先我而逝者，則略具於是，病中錄之，匪以抗迹曾吳，用紀親交展懷舊之念云耳。丙辰八月既望劬盦自識。』各聯頗饒氣勢，時能言之有物，間綴注語，以申其恉，亦足參覽。摘錄若干則，略以類次之。

輓方厚卿同年榮秉：『孤憤鬱輪囷，憂時早有辨姦論。遺書在懷袖，此心期保歲寒盟。』注：『光緒丙午，予簡放天津知府，厚卿同年自浙貽書云：「本初公路非有梟傑之材，徒以四世三公，遭遇際會，遂以希冀非望。明者見危於未形，君其速走東南，無爲豐授！」予讀之悚然，而頗訝其言之過甚，不數年而言乃大驗。予已先時乞病歸里，幸無負我良友。國亡世亂，會面末由，聞君長逝，愴痛其有已耶！』所指爲袁世凱。正鈞曾受世凱知遇，膺薦揚也。

輓左文襄公：『兼贊皇江陵所長，武功過之，是眞亞東人傑。繼益陽湘鄉徂逝，宗臣代謝，莫窺此後天心。』注：『公沒十年而有甲午之役，人亡邦瘁，信哉！此聯作於丙戌，已深憂國之無人也。』輓曾忠襄公：『破賊用黃老家言，麟閣銘勛曹武惠。修謁從暢繼祖後，馬前親拜北平王。』輓曾惠敏公紀澤：『博望侯槎泛斗牛

，悵倫敦遠島，巴勒嚴城，仗節尙能持國體。』『富鄭公聲驚甲馬，正北狄寒盟，西陲伏莽，臨軒應復歎才難。』又代兪恪士：『綜中西爲一家言，橫覽九流無此學。』『建功名在萬里外，不緣世業足封侯。』輓郭筠仙侍郎師：『修六藝之文，通萬方之略，並世誰相知，悵望千秋爲隕涕。』『質鬼神無疑，俟聖人不惑，殷憂與終古，蒼涼寰海一孤臣。』又代王君豫：『識議爲流俗所驚，瀛寰七萬里間終全國體』『勛業仍著書以老，中興名將相外留此儒臣。』又代兪恪士：『與文正首定訏謨，晚歲亦同膺世謗。』『繼船山獨明絕學，心源難遽覓知音。』又代曾履初：『繼姚惜抱以爲古文，博大宏深，死後誰編一品集？』『與先太傅同扶世難，左提右挈，生天應話中興年。』輓劉襄勤公錦棠：『論勛遠過姜王，鳥盡弓藏，獨有神威留絕域。』『屬纊猶呼張董，人亡邦瘁，不教飛將到遼西。』注：『左文襄與人書，隱以姜伯約王慤期喻公，蓋自負也。甲午公已病，詔敦促公出，猶日扶病閱輿圖，屬纊時猶呼張翼董福祥出戰也。』張翼或應作張俊，俊與福祥同以降將稱驍勇，立功西陲，聲名相亞也。「鳥盡弓藏」語，就出典言，似嫌不倫。輓劉忠誠公坤一：『望重大江南北，佐武愼治兵，繼文正治民，聲績無慚往哲。』『晚屯時局艱危，戊戌能守經，庚子能應變，風節不愧名臣。』注：『公戊戌力護德宗，庚子與各國領事訂約保全東南，不奉僞詔，皆大節所關。公薨而南北督撫皆鄙夫矣！』輓陳右銘中丞丈：『富貴毀譽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廿載追隨常仰止。』『成敗利鈍本非所逆覩，而難以見諒於當時，千秋寂寞更誰知？』輓鹿文端公傳霖：『當官獨具典型，正色能令朝士憚。』『飾終備承恩禮，殷憂誰識老臣心？』注：『公歷封圻有聲，庚子勤王赴行在，遂入軍機。遇事持正，同列多憚之，往往不使聞知。公亦篤老重聽，而不能去，鬱鬱以終。公死而朝無正人矣！』輓廖仲山尙書師：『以淸勤上結主知，邂逅蹈危機，孤衷默自邀天鑒。』『采葑菲濫塵薦牘，倉皇逢世變，棄官唯覺負公多。』注：『師以戊戌嫌疑，至己亥冬出軍機，幾蹈不測，猶以前事也。庚子被難出京，旋沒；時鈞亦

棄官歸也。』此棄官指官直隸定興知縣事。輓張文達公百熙：『學務尤著勤勞，是中土吉田松陰，天語褒嘉，允爲定論。』『儒臣參與政事，其德望歐陽永叔，士林悲悼，蓋有同情。』

輓周渭臣提督達武：『挈苗疆二千里，還之職方，犵草蠻花皆戰績。』『鎮邊關十七載，威稜中外，悲笳鼙鼓入新詩。』注：『平貴州有大功，官至固原提督，著有劍水詩鈔。』輓楊瑞生軍門：『邊塞風寒，寂寞未邀中立賞。』『捻回事往，辛勞誰念戰功多？』注：『君爲淮軍宿將，平回捻有功。甲辰俄日之役，北洋守中立，事後皆蒙獎，君守朝陽，獨不與。』輓夏庚堂軍門辛酉：『湘軍出塞箸勛勞，燕市逢君，每從問兵行方略。』『晚歲據鞍猶矍鑠，江防底事，遽驚聞夜隕台星。』注：『君湘軍老將，丁未項城入軍機，主張將二十營駐浦口，爲游擊之師，蓋欲分兩勢力也。未至而沒。』

輓桐城吳摯甫京卿：『興學期救國亡，垂老涉重洋，東海書來猶念我。』『爲文確宗師說，遺編搜四象，南豐門下已無人。』注：『君自日本歸，逾年病沒。曾文正選有四象古文，欲爲搜刻不果。』輓鄧彌之先生輔綸：『復古訖於蕭齊，同輩幾人存，孤詣獨傳敦厚恉。』『晚歲力追陶令，都梁萬山曲，愴懷頓失老成人。』注：『先生與弟繹暨湘潭王闓運攸縣龍芝生倡言復古，遂開風氣，獨先生不落齊梁，爲得詩人惇厚之旨，不待異日而論定也。』輓王湘綺先生：『中原禮樂淪亡，天喪斯文，不爲湖湘留此老。』『一代才華有幾，神游方外，應無封禪見遺書。』輓膠州法徵君偉堂：『采風來齊魯之邦，此行期訪孫明復。』『箸書通歐亞之界，絕學誰傳劉繼莊？』注：『君字筱山，著書甚富，爲山左篤學之士，與鄭東甫孫佩南齊名。三君亡而齊魯無一儒矣！』輓榮成孫佩南先生：『爲縣令不畏豪宗，壯歲棄官而歸，是眞魯國一男子。』『距邪說期存斯道，衰齡衛恤，那料神洲竟陸沈！』注：『先生以進士官合肥知縣，與李氏不合，棄官教授，以朱子爲宗，新學說起，尤憂之。以辛亥終。先生與法筱山相繼沒，而山東無一儒矣！』輓皮鹿門孝廉：『以治經見重當時，教授還編普通學。』『爲窮儒老死、

臚下，姓名偏絓黨人碑。』注：『君治經學，戊戌主講江西經訓書院，頗采新學說，遭黨錮。君著有普通學歌。』

輓周笠西先生樂：『起家隨益陽後先，艱難武漢戰爭，時局滄桑眞一瞬。』『卜宅與玉池相近，對此湖山淸絕，乾嘉耆宿更無人。』注：『先生早歲官湖北，爲胡文忠公所倚任。文忠沒，遂不復出。沒年九十餘。』又代夔甫兄：『公耽石隱廿年，湘上歸來，獨有賢聲播三楚。』『帝問天南二老，曲園健在，獨抱光榮閟九原。』注：『是年先生與俞曲園重宴鹿鳴　，當古卿。』

輓賓慶蔡松坡鍔：『正經界訪及巖阿，悵書問頻勞，狷介孤衷應諒我。』『建義聲倡動海內，雖澄淸未覩，振興國恥實奇功。』

題山東圖書館：『湖山如畫。』『齊魯好文。』又『大道箸於六經，在見之行事。』『賓書徵及百國，宜觀其會通。』注：『館臨明湖，望見歷山，頗饒水石之勝，藏書八萬餘卷，余所創建也。』正鈞官山東提學使，頗見謂碌碌，惟山東圖書館爲所建，闢舊貢院之一部成之，布置甚佳，乃其得意之事。此館頗著名，過而覽者不能不念正鈞之舊績也。

聞之言簡齋，周孝懷（善培）輓陳弢菴（寶琛）聯云：『天予以曾李莫得之上壽，更授以伊周未任之奇艱，變乃至於再至於三，絕望而終，對九廟其無忝。』『世見公帷幄似專乎小心，豈知公風雪猶勞乎大海？已矣不可追不可說，有懷如結，雖百歲亦何歡？』沈痛雅健，傑構也。（又聞原用「祇不忍欺不忍偪」句，皆有事實，蓋分指羅鄭二人。嗣以語太峻厲，改爲「已矣不可追不可說」，而於「乃至」上加「變」字作對。）

舅氏朱樾亭先生（祖蔭），政事行誼多可述。近卒於里（宜興），壽八十有二。簡齋於先生爲彌甥行，輓以聯云：『才猷卓越，肝膽可風，一身表見儒而俠。』『死生了然，志事無憾，高世耆英誰與儔？』頗能狀其生平。

額角運與斷眉運（續）

屈軼

小甯波聽命地去了上衣，去了下衣，去了襯衫襯褲，赤條條一個。娘的！小甯波自己還有條白銀似的身體！因之想到爸娘底恩情，小甯波却又想活下去了。

袖扣給拿去了。手指上金戒子也給拿去了。衣袋裏鈔票和錶也給拿去了。紫銅色飄兒臉漸漸開展了。然而小甯波不愛惜那個。小甯波還有個更應該愛惜的東西，小甯波在這東西上打旋地想。

『快給穿好來。』那巡捕底腿從後面送來，小甯波扭了扭屁股，巡捕底腿落了空。於是罵聲「鎗斃坯」給開了內監門，放在第三號籠子裏。

小甯波把一抱衣服放在籠子裏水門汀土，草草地穿上。好像事情告了個段落，神經像放了結的痲索似地全多鬆散了。於是打了個呵欠，另一個想頭鑽上來，急忙向籠子裏犯人問：

『可有茶嗎？可有茶嗎？』

一屋子的怯弱的嗤笑聲。

『冷水也沒呢！』一個老犯人緩緩地說。

『要是不怕髒呢，那里倒有自來水。』一個青年的犯人補足着。手指着那籠子外角，陷在水門汀地面上的抽水馬桶。

『娘的，管那麼多！渴死了！可有碗不成？』

小甯波打旋地找，找到一個洋鐵管。立刻跑到馬桶旁蹲住，旋開了水龍頭，把鐵管兜在水流下。捧了滿滿的一管，回到水門汀的坑上。跟那些犯人們坐在一起。咕嚕嚕地把那水喝了一大管。精神似乎又清醒了。漕河涇的舊情調，又在他心頭湧上來了。

然而小寧波漫不經意。小甯波滔滔地跟那些座上的同伴說：

『娘的。失手啦！失手啦！……但是不要緊的，值日的，是我老頭子！看他不幫我忙。那可不成哇！一切把柄都在我手裏！前年子，分去我二千元。你要我死！我還讓你活不成！哼！我小寧波不是好惹的！』

全籠子犯人，在淡黃電燈光下笑了。小甯波也跟住笑。眉飛色舞地。娘的，街頭上做小英雄，籠子裏還是要來一付本色哪！

『那麼他們去起贓了沒有？』一個老犯人，尖眼角，安詳地問。他却是比小寧波有更大本領的綁票匪。二十年來，洋鈿綁上成百萬的。這會在利生公司

出了脚，給抓住了。然而吃公事飯的，全是他兄弟們，把他案件，儘冷冷冷的冷下去，他在這籠子裏足足有五個月了。

「去起了！也是我那先生啊！」小寧波漫然地回說。

「啊！啊！」那老犯人於是撚着鬍子別有會意地打起呵欠來了。

但小寧波也打起呵欠來。娘的，大烟……花老……怪怪嚨底冬，小寧波又想起了他底夜生活。倒有點兒熬不住。便也慢條斯理地把那洋鐵管里剩着的一口冷水全多喝了。

大家是靜靜地稜着眼，抱着膝坐定。小寧波感到有些兒沈悶。便橫着洋鐵管，當作枕頭，伸一伸腰躺下去了。

管門的巡捕換了班。是一個小個子。在各個籠子前來回地踱了幾遍，也就踡到一角休息去，漸漸地瞌睡着了。

籠子後是丁丁的電車來去聲。籠子前是咭咭地捕房汽車開動與停止聲。籠子裏是一管淡黃的十六支的電燈光，陪着靜靜的犯人們積鬱的呼吸聲，和轉側時鐵管底悲鳴聲。小甯波漸漸也把眼皮兒闔上了！闔上了——隔室却緩緩地幽幽地送來了一陣低喚聲：

「小——甯——波……」

「是誰！」立刻從夢中醒來似地，走到籠子前方，扳住了鐵柵，問：「是誰。」

「我啦！」這聲音是從隔壁籠子裏發出來的。

「你？——你是橡皮糖嗎？」

「正是。」

「怎麼你也——」

「不，不，我是爲了偷一瓶橡皮糖給抓進來了。」

「眞是個乖乖隆底冬！」小甯波笑了！「你使得好一手苦肉計哪！不這樣，怕躲不了風！哈哈！」

小甯波茫然地在鐵柵旁站住了。

牢子外是黑暗的天空。對面寫字間裏暗淡的電燈光，全給這濃重的黑暗凝住似的，不敢往外發射。黑暗下影促促的人們，却不時地在出沒隱現。把運命交付給黑夜吧，明日的事，讓明日來打發。小甯波又慢條斯理地回到水門汀的坑上去！——那橫橫直直臥着綁票，偷賊，政治犯烟犯形形色色的各種人們的坑上去。

（三）

第二天，牢子裏還沒有全亮，巡捕已經來催交毛毯子了。小甯波還擁着白虱如毬的毯子，高臥着。在小甯波，可說到處是天堂，但也到處是地獄。硬的水門汀，硬的洋鋑管，不比鋼絲床差多少，都能處處泰然。祗是眼前巡捕不讓睡個好覺，却是一樁天大的怨仇。

想到怨仇，就想報復，可是想不出給這巡捕怎麼一個報復方法。小甯波是

眦睚必報的好漢。這娘的巡捕，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到太歲頭上來動土！小甯波於是把……的把毯子暗暗撕去了一半，也算表明自己是個好漢了。

——好漢！好漢！（小甯波心裏自叫自唱起來。）不到此地非好漢，再回來時不值錢。……

這麼着小甯波又把報仇之類的念頭淡下去了。

——然而，不值錢呀不值錢：自家不正是再回來了嗎？（小甯波又放出好漢式的慨歎來了。）啊喲喲！呸！

巡捕把各個籠子裏毯子收去之後，就有一個矮小的六十多歲老頭子，送上早飯來。一管管漿糊似的稀飯，給擱在籠子的鐵柵邊。各個犯人，都稜着眼，看住那一管是比較滿的，預備提取過來。老頭子口唸彌陀似地咒詛着。像一個疲於工作的農人，料理牲口草料時，咒罵牲口似地，口不絕聲。小甯波餓了一晚，也照樣把那一份口糧倒在肚裏了。

牢子裏慢慢兒發亮了。巡捕也換了班。籠子裏各個犯人，都抱着膝，稜着眼，焦思苦慮地在預備今天適當的口供。小寧波却還泰然地，在籠子內往外往裏踱。隔壁橡皮糖，時時送過一聲二聲『小寧波小寧波！』的喊聲，小寧波可不曾去理他娘的。——喊什麼怨哇，打起精神來受罪吧！小甯波想。

八點鐘了。提解犯人的汽車，從外國監牢開來，每個犯人臉色都在轉變了。籠子裏空氣立刻緊張起來。

寫字間裏外國頭腦和中國翻譯，帶着一隊手裏拿着洋銬的巡捕，開開牢門進來了。還跟着個黑大衫，帮忙似地，靜悄悄地站在一邊。

『小寧波！』翻譯展開了一張紙頭，繃着眉，張着歪扭的嘴，叫。小甯波底心跟這叫聲一跳，『唔』的應了一聲：『老子在這里。』接着心里又暗暗地應着。

踏了出來，站在鐵柵旁。外國頭腦刀鋒也似的眼光，往籠子裏放射。黑暗裏閃着二條銀鞭。這銀鞭打到小寧波身上。

外國頭腦過來開了籠子門，一把抓住小寧波拖了出去。

——娘的，便是槍斃去吧，也別那麽凌辱人的！

小甯波尖利的眼光，也落在那外國頭腦身上，像在暗暗地回罵。

接着，翻譯一個個唱下名去。

『李阿生……陳去病……橡皮糖…………』

跟着唱名聲，籠裏犯人也一個個有氣沒力地答應着。影子似地恍了恍，又給一個個地拖出來。小甯波十分瞧不起這批，尤其是橡皮糖，竟軟做一團粉，站不住脚了。娘的，沒絲毫兒人氣！

『啊呸！』於是小甯波給裝做打個

噯，給那些渾蛋犯人們一個嘲笑！

噴噯，却不偏不倚地打在黑長衫身上。黑長衫滿不在意，鏘朗鏘朗，揮着一付洋銬子，走近來。銬住了小甯波兩手，皺一皺眉，做了個顏色。罵：『小心！入你媽媽的！』小甯波把溼濛濛鼻子向左肩胛上一揩，張着眼，看住黑長衫，想：——娘的，你要是不講義氣呢，

要提的犯人，全多提齊了。成串地二個犯人搭一個巡捕，排列在暗廊上，點了點數。外國頭腦打先走出了牢子去，提着串鑰匙，鏘朗鏘朗地在拋響。站在門外一邊等。直等到所有的犯人都解到寫字間，才親自下了牢門鎖。回到高櫃頭邊坐定。又是一張永遠無表情的冷鐵的臉！點名！

汽車再度掠起喇叭，一共十五個犯人，豬玀似地給塞了進去。推進機一撥動，汽車向大門駛去了。

小寧波悶在囚車裏，透不過氣。一種潰爛的瘡膿的氣息，擠着鼻子。如同坐在下等燕子窩裏，嗅着一個打過嗎啡針的烟客，身上的氣息。唔！這氣息這氣息。這氣息裏有大烟上的氣息！小寧波吊上大烟癮了。然而，沒法想，打個呵欠，立正，靠着囚車氣窗往外看。

馬路上一切活動的景象襯出自家自由之失却！小寧波懊惱起來。——娘的。怎的一下子，又犯罪了？可是打從頭想起，那些同帮老前輩，誰又不是走這一條路發跡的。怎麼祇有我小甯波又給套在緊箍圈兒裏？眞是行斷眉運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小寧波可沒這個命兒？

囚車儘咕咕咕地警告行人。開足馬力駛迫着去，駛過一條條馬路，小甯波儘貼住氣窗往外看。腦子就像車輪那麽轉：華德路上一個小旅館裏，如何誘姦了一個人住在元吉里的同鄉小姑娘，……北四川路月宮飯店裏，分一萬四千元贓，……且分給黑長衫一份乾抽頭，……鐵馬路轉角，伺候一個人到了五更，差一點兒把整個計劃失了風。………這一切，全活在自家腦子裏，怎麼到今朝，這租界也妨害我小寧波生活門路了？

汽車停在新衙門臨時牢子大門前。籠子裏已緊擠着二百多個犯人。各色各樣衣服，看來全是昨天一天捉來的。小甯波也跟着同車四十多人擠進去。

呆呆兒站住，擠的透不過氣來。眼睛往灰色牆上望。那里有不少的字畫。靠頭上，就有用木炭寫的一付大對聯：

『生意興隆通四海，
財源茂盛達三江。』

小甯波看到，不覺失笑。再循着眼過去。又是一首詩。

『可惱可惱眞可惱，
中國偏多外國佬，

賺我個銅鈿吃我個血，
還要放我入監牢！」

「好哇！」

小寧波讀着叫。兩脚像生了翼要跳。接着，那牆上『打倒帝國主義盜强及其走狗』的黑字標語，又跳到眼裏來了。

十點鐘，開堂了。二百多個犯人，分發到各個公堂去。小甯波分在第四公堂。

第四公堂的待審室僅僅兩丈轉方，四十多個犯人，屁股頂着股屁，脚不着地的擠住。有的索性坐在窗子上，脚架在別人肩上，像一枝鎗。

一會兒，巡捕來提審了。第一個便是橡皮糖。——橡皮糖眞是個人精，避風避到牢子裏。好一條苦肉計！

然而——

「一年呀！一年！老爺給我判得太重了！……」人精哭喪臉的回來了。

「我是——我是——」橡皮糖見了小甯波說不出話。

『我是——我是寃枉的不成？』

小寧波給他碰個釘子，這傢伙，討厭之至！要吃帮口飯，第一便得「挺」，——死也挺！才講得義氣！『你既然懂得買關子！那麽，可別怨我小甯波不是哇！』

橡皮糖歎着氣，沒話說，又給巡捕提出送回籠子去。

水那麽似的，人犯一個個流出去，最後便是小甯波。

小甯波一點不着慌，挺！是他的精神。小小的公堂。上首是推事，書記官。左原告席，大生老板，穿過灰色馬甲的巡捕，黑大衫；右，被告席；小甯自家。

『……事情底經過是這樣……』一個聲音，從律師席上出來，回頭看去，一件唱空城計諸葛亮穿的道袍在幌動。

小寧波聽着，聽着，才知道律師不是在檢舉自家。

他檢舉一個白相人，怎樣和大生烟紙店老板打相打，妨害了公共秩序……

然而，當推事向大生老板問『這個打相打的，便是那個人嗎』時，推事底手指却正指着自家。

『是的』。大生老板低低地說。大生老板背後的巡捕回過頭去笑了。黑長衫底黑眼睛，直送到小甯波身上來。

於是黑長衫繼續報告辦案件的經過。唯一證明小甯波不是搶劫犯的，便是沒有槍。

小甯波，感到不安。這全是一篇胡塗賬，小甯波得招認明白來。然而，口還不曾開，當堂判決詞宣讀了：

『……着罰小甯波洋二十元，無錢償納時，折作徒刑十天……』

小甯波這時不想笑，却想哭了。他反而看出自己底罪惡了。

但一退公堂之後，上海又是小寧波

的了。

二天後，小寧波又從大生弄踱了出來，手插在褲袋裏，學着卓別林步伐，在民國路上宕。

『車子』！接着站在人行道上叫。四五輛人力車，飛也似地過來。從他們黑膩膩的臉上迸出『到那里去？到那里去？』的枯澀聲音。

『有大英地界照會嗎？』

小寧波高傲地這麼問。車夫作不出回答，垂頭喪氣，挽着空車回去了。看他們那種寂寂的後影，像在不高興小寧波這個諷刺。諷刺他們沒錢領上三國照會。

小寧波不在意，忙回頭向天主堂街宕去，他覺得，那些車夫眞笨！連大英地界照會都不領，害的自家又要多走一陣路。現在做人，總要講究摩登，對外國拆老那一份義務可不要盡？凡事一有外國拆老撑腰，也就走得通半個天下了！可不是，這黃包車就不能再拉過一步來哇！

『車子！』

站在天主堂街上，小寧波又叫了一聲。這回飛過來的八條腿，却都回說有大英照會的了。小甯波直着脚坐上車，——一輛白凈一點的不講什麼價，漫然地說一聲：

『新惠中旅館！』

新惠中旅館一百三十號。黑長衫們正等着小寧波到來。

敲門聲起時，門豁然開了。

一屋子的大漢們把小寧波擁了進去。

『你是頂勇敢的！你是頂勇敢的！而况你脫了斷眉運，又行了額運啦！——這會事全仗你了……』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到來殘月上簾櫳。知倚闌干第幾重。鷓鴣喚人新睡起。驚鴛織字舊題封。碧紗窗外歌聲小。紅藕舟中酒氣穠。最是關情陽喬處。他鄉寂寞五更鐘。爲桐城姚元公先生孫枚。無題詩也。姚公康熙間舉賢良方正、未就。隱居龍眠。敎授生徒。自號西峯虞士。又有思隱詩一首。結茆湖與遠山齊。草護離根竹滿堤。野鳥調竇春氣早。牧人橫笛夕陽低。書臨蜀素煙浮雪。酒貯吳瓶香剖泥。他日王喬如借問。萬花溪畔石橋西。雅致逸情。蕭然意遠。先生白鹿山樵詩集中佳句甚多。又無題句云。寒生綠茜芙蓉幕。響墮香籌茉莉營。題畫句云。湘浦欲留仙子珮。羅敷不作使君吟。頌嘉堂句云。移座近山青到眼。隔郎呼酒翠嵡巵。逢張鍾陽句云。人來燕市眞如夢。雁過天南未有書。挽嵩籓句云。天殊難問三聲嘆。地可埋愁五尺墳。秋夜句云。芰荷水上鴛鴦夢。瓜豆棚邊絡緯聲。秋色句云。寒草青留山薜荔。野花紅盡木芙蓉。眞覺佳句欲仙。雅韵欲流。

歸　來

（續）

蘇俄Gleb Alexeyev著
言　平　譯

一直到晚上，安夏尼還沒回來。等把板子修理完竣，施德本拾起來工具口袋，進屋裏去了。這時年紀小的孩子們，老早都爬在他們常躲的地方，躲開他父親的惱怒。他們把掛的帳幔拉開，悄悄的不喘氣的藏著。有一個小靴子從帳幔底下露出，那大概是最小的那個孩子，阿克秀卡所穿的；她穿上那雙靴子，希望立時，就可以跑出去，但她老是落在後邊的。施德本進到屋裏，悄悄的，站了一會，聽了一聽：或則躲在鍋竈那邊的孩子，要活動也許喘氣；但結果大不爲然，連一點聲音，一點動作，一點形象也沒有。施德本有六個月沒看見他的孩子，但他孩子們，却能記住；知道他爹——這一家之主——回家來了。施德本在他自己的家裏，不慌不忙的很熟習的樣子，脫下他的羊皮上衣，擦擦臉，洗洗手；把門旁邊釘子上掛着的手巾拿下來——這手巾不能往那掛——把櫈子上放着的馬脖上的皮帶，掛在上邊。於是便在靠着窗戶的櫈子上坐下；這個櫈子上，是他幾時從田地中家來，當他妻子安尼夏在鍋竈上忙着收拾鍋或碗的工夫，他老是在那上坐着等候吃飯。但現在他在那坐着，安尼夏却不在家；往周圍一看，這屋子跟從前一樣，其內容跟頭一年，他同安尼夏過日子那個時候，一點不差；東西依然都擱在相當的地方，好像一個人的手或脚，常了，便沒甚麽可理會似的。那是那張棹子，面上淨是刀印，棹縫的污穢，變成了一條一條黑紋；碗架上放着碗；一個小碗櫃盛着茶葉等類的東西；水壺擱在竈鍋旁邊；一個髒土箱子；一對很長的燒火筷子；還有一個床舖，上邊放着一床被，顏色發暗，好像有油膩似的；這床被，原來是帶着有格的花紋，像施德本從前跟安尼夏，頭一次在這被裏臥下的時候一樣，其生命是多色彩而快活的；但現在這被上的顏色和花紋業已分不清楚。雖然施德本看着種種的東西，都跟從前一樣；但他覺着這屋裏有一種新的現象，驟然間雖看不出，但是確有變動的情形。

當施德本往窗這面轉過來的時候，心裏想：「這個女人，怎麽會躭擱這樣大的工夫呢！」同時他記得她沒在這院子裏。忽然間他覺着看着一些新穎刺眼的東西：窗戶上掛着白洋紗的窗簾，窗台上放着一盆天竺花，在墻角那邊，擱着的好像是一床花格新被。施德本起來想要仔細看看，但從鍋竈那邊，起來一

種小的聲音，把他嚇了一跳；便喊了一聲：「那是誰？」當時他看着露出的那隻小靴子，就想到他的孩子身上。

在牆角上，釘了一張廣告紙，上邊畫着一個女人——名字叫康壽茂加——開一輛儀貨汽車；旁邊有兩句標語，寫着是：「先鋒的晨間運動」及「清潔乃健康的伴侶」。這畫上的女人面孔，施德本覺著面熟；她帶著笑容，張著很大的嘴；施德本看著像要把他吞下似的。施德本又核計：「我的女人，上那去啦？幹甚麼事情，到這個時候還不回來？」忽然間覺著發涼，想要吃東西，但是做飯不是男子的事情；若是他——一家之主——迫不得已，反而自己做飯；哈！哈！那不是成了笑話嗎。無論如何，這倒是怎麼的一件事情，他——這一家的家長——已經家來半天啦，女人反而沒在家；至於孩子們，在鍋竈那邊藏著，嚇的連一動也不敢動；他想要吃飯，又沒有人來侍候他。有兩次施德本把臉轉到窗外的時間，都覺著看見一個小人，穿一件很大的女人衫子，影影忽忽的急忙躲在倉子後邊，看不見啦。當時施德本並沒認識那是他兒子的影像，所以他就倚著墻，等候著；他也不知道等了多少時間，也不知爲甚麼，要甚麼，僅僅的就是等著，好像他在小車站，等火車似的。昏迷懊惱的睏過去了。

（五）

「呵！你又回來啦？」一種沈重聽慣的聲音，衝動了他的耳鼓；施德本睜開眼睛一看，是安尼夏站在面前。她還穿著那件舊的，帶綠頭的青色外邊衣裳，跟皮子一樣的結實；衣裳袖子往上挽，露出曬的赤紅的手臂，及金黃色的汗毛；頭上帶了一塊紅布，紮法新穎，兩頭正搭在脖頸的後邊；她的笑容，可以說跟那張畫裏的康壽茂加差不多一樣。她混身上下，帶着令人可喜歡的樣子，一看就可知道；否則，就是一個男人，多少日子沒回家，冷然間，看見他的女人，格外能覺著新鮮的原故。施德本帶著又驚又喜的神情，把他的女人，上下看了半天，心裏想「您看！你要來仔細看她，她並是怎樣一個不好看的女人」。當時說道：「我來到家的時候，天色還亮；這樣大的工夫，你往那去了，我很不曉得。一個妻子，當她丈夫久別歸家，好像對她並沒什麼大關係；她也不能略微費點心，替他想想嗎！」施德本說著，又想起來賣鍋的事情，得加一種解釋；並且男人出門以後，是女人都盼望能夠給她買點東西的。於是把眉頭緊蹙，低著頭尋思，好像找甚麼似的。

這個時候，安尼夏喋喋不休的說：因爲早就到了收藏糧食的時候。所以她們得趕緊的去打場，第三隊的女人，向頓卡所領的那一隊，挑戰比賽，——你想：頓卡用甚麼詭計來捉弄她們？昨天

晚間，這兩隊的人，都散工一遭回家去啦，等第三隊剛纔解散的工夫，頓卡倫著領她那隊回到場院，多做了四個鐘頭的工作。她們這是怎麼樣一種欺哄人的詭計！要是你們回家睡覺，爲甚麼不像那誠實的，合禮的看家婆子，簡直的家去呢……施德本在建築工程地方，作工的時間，就常聽這類工隊啦，比賽啦，種種的說法；現在他從自己妻子唇邊，也聽着這種說法，覺着很不自然，十分的有點莫明其妙。安尼夏又很快的說道：

「但是我對她，老是留着神！沒有一會，我不看着她。她早就有心，想現在把我們調弄一回；所以她們就偷着搶在前頭，去穩穩當當的工作去。我曾對頓卡說：『好罷！明天早晨，我們大家一遭走，是不是呢？』誰料得到她們那天晚上，就走出工作去啦！然而我們，也能跟得上她們的工作；她們想做在我們前頭，那怎能夠呢？」

「好啊！」施德本聽了半天，就能找出這一句話來說。安尼夏又說道：「頓卡她不能像我這安閒的樣子，老在這站着。她那隊只有密垂納跟那個寡婦畢加利兩個女人，在那三個姑娘之中，只有兩個姓潘得利耶夫的還能作工，剩下那個叫安由卡的姑娘，早就產生一個女孩子啦。所以她那能這樣老老實實的站着呢！至於我們隊中這六個女人，四個是姑娘，兩個是結婚的女人；況且她那隊中的密垂納昨天被機器把手指切去了。」

施德本這時心裏核計，「她或則看我當作兩旁市人一樣罷。」這個念頭，可以說是有點希奇。當他發呆的往周圍一瞧，纔知道那孩子們已經從鍋竈那邊，溜了下來，年紀最小，最受痛愛的那個阿克秀卡把着她媽的裙子，站在她媽的身旁。瓦西亞卡穿他媽的那件衣裳業已脫下，正在要點燈哪。這燈的儒弱火焰，於屋中射出黃色的光線，映照他的全家，好像一幅圖畫。施德本覺着好像老沒離開家，也沒曾把鋸賣出，去購車票，——不過纔從田地間家來似的。這時他心弦緊張，好像有什麼事情，這事情，他從前心裏絕對沒甚麼踪影，就是有點踪影，也好像他那被上的花紋，早已消磨褪掉。

安尼夏似乎猜着他的心思，很和氣的說：

「你等了半天，必定餓了罷？現在少候一會，鍋還熱着呢。瓦西亞卡你把那幾個盆擱在桌上，可以嗎？」

於是她便從容不迫，很能幹地樣子，在鍋竈上忙了起來。施德本接續着留心看她，越發覺着驚愕不止；這時候他心中甚麼也不尋思，連恐怕她責備那一點心情，——在火車上惹氣的時候壓下去啦，到家等安尼夏的工夫又想起來了

——這時候心裏也不核計。心裏這時單核計：她怎麽回事呢？她平常行動時好像赤着脚，老是很伶俐，很文雅的；但若是她男人在桄上坐着等候吃飯的工夫，她混身上下，都能覺着她男人在跟前；伸手拿碗，或轉過身去，肩膀對着他的時候，都好像記得她的丈夫，她的主人在那坐着；她的行動便有點拙劣呆笨起來，就會把碗掉啦，把壺碰啦，種種的事情發生。為甚麽她現在的行動，是那樣子伶俐，那樣子穩當，好像一個姑娘，結婚頭一年跟她男人還沒處慣的情形呢？她在那個時候，時常的在屋裏就唱起歌來。施德本正核計着，安尼夏就隨口唱出。施德本驟然為之一驚：

「她喝醉了，怎的？」他又想：他當問問她在家裏怎辦啦，並打聽麵粉怎麽樣啦？實在說，他全春帶夏，老沒在家工作；但無論如何，這個地方是他的，田地都是他的，這屋子裏每個釘子，都是他打進去的，至於她呢——她也不是外人——她是他的妻子，他的啦——並且這些孩子也都是他的啦。但安尼夏的意想不到的行為，及他沒在家時她的那種情狀，實予施德本一種打擊，好像一身之外，別無所主。有這種往遠看的顧慮，他決定要等候著看看。倘有很多的工夫去盤問她，去找出來一切，以表明誰是主腦。先讓她自己表示，自己都說出來；若他現在說出甚麽話，恐怕她閉口無言，就是用拳來打，也怕不能把她弄出什麽話來。自然的他還得吃飯！想到這一點，他禁不住問道：

「但是，那裏還有甚麽吃的嗎？我想湯裏邊什麽也沒有罷。」安尼夏反駁著說：「為什麽裏邊什麽也沒有呢？今天我們有土豆子和酸奶油，還加上孩子們，不多日子採集的磨菇，並且鍋上還烘着小米粥呢。」

「好罷！我幾時也沒這樣子吃過！我可以說，這可以當作一個結婚的宴會；不過就是沒有酒罷。」

「我恐怕家裏，一滴酒也沒有啦。」

「你沒收藏一些嗎？你知道你的丈夫要回家啦，怎末沒有收藏一點酒呢？或則最好的派瓦西亞卡，上寡婦畢加利那裏，弄點去罷。」說着伸手向衣裳口袋裏，摸錢夾。他每次上城鎮作工，家來的時候，都是把錢夾從口袋裏摸出來，在她的眼前一眩弄；拿出一張十盧布的票子說：「作了六個月的苦工回來，為甚麽在家不能有點享受呢？」但現在他記着錢夾裏沒錢，於是就假裝着把褲子提了一提。也不知道是她猜着他沒有錢，或是湊巧的沒有酒，安尼夏說：「畢加利現今一點酒沒有啦，打從春起她就沒有啦。」

「為甚麽，怎的呢？」

「她在集合農場作工啦。」

「這遭罪的集合農場○」施德本半吞半吐的說着○現在他覺着，輕快了許多，到底錢夾不用往外拿了○她可以尋思他口袋裏有不少的錢，他正故意的不往外拿，好使她格外的恭敬他○最後問道：

「你也在集合農場嗎？」

安尼夏這時把一盆冒熱氣的土豆子，砰然一聲，放在桌子上；用圍裙去擦手○施德本用眼看她○他兩人的正式說話，纔要開頭，他或她，誰也不能躲避了這個談話○到底集合農場，是怎麼一回事呢？確實他並沒有甚麼反對的地方；他的爭點，不關於集合農場的本身，是關於安尼夏加入其中，沒請求他的答應；她自己就主張，這不是跟他平等，可以為所欲為了嗎○這纔是主要的爭點呢○這些思想，施德本並未說出口來○桌子上這時候，擺著一大堆土豆子；肚子餓了也不能講理；就把盆往眼前移動了一下子；周圍看看孩子們，都坐在榥子上；想要招呼他孩子上桌子來吃；又一想，就那樣子罷，我都吃了再說罷○同時安尼夏也坐在榥子上，一聲也不言語，跟一般農人吃飯時候的情形一樣○施德本一看這個樣子有點高興，心裏尋思：「她膽怯啦」○最後他吃完了，打了個很大的飽呃問道：

「這些是新土豆子嗎」？

「是呀」○

「你在那種的呢？在樹林下邊種的嗎」？

「這些是打集合農場弄來的」○

「又說集合農場啦」！他不高興的念道著○「似乎你什麼什麼，都是集合農場啦」○但是他對自己，倒很不錯○這黃色的燈光，映在墻上，像着了燒焦的色澤，疲乏的秋光，室中的沈寞，加上他所吃的晚飯過飽，使他覺着要伸開腿休息一會，心裏覺着我又在家裏了，並且家裏的什麼事情都還不錯○每個人都有個家庭，都為家庭而工作，他從建築工程地方空手回來那有甚麼關係呢？他明年就不能空手回家啦○主要的題目是他到底為誰作工呢？他生在世上，到時候又養了幾個孩子，現在四十多歲了○若是一個女人作錯了一件事情，那也不是關於女人所能知道的，再說也沒有甚麼辦法○想教一個女人了解一個男人的事情，那怎能够呢○只要讓他工夫，施德本便能使一切，復歸常軌○現在他除了這家庭中的平和，安靜，及他女人——春夏兩季並沒虛度——所給他的一種滿足；以外覺着沒有什麼需要○他吃的飯，使他肚子覺着暖和，肚子一暖和，便想起來種種的事情○想起他孩子，快要長大了○想起他女人為什麼她今天跟一個姑娘似的惹人注意呢？這樣尋思着，施德本便從眼縫裏拿新的眼光，男子的眼光，去看他女人○一看，她確實不是

不好看，可以說是一個不錯的娘們。說道：「到了你放被的時候啦，是不是呢？」又想：「馬上我什麼都可以明白；女人上床睡覺的時候，不能拿架子，甚麼事情都可以查問出來的。」想到這就覺着膽壯又高起興地尋思：「用不着我去問她，她自己就能原原本本完全說出。」

安尼夏聽他這一問，立時就站起來收拾桌子；孩子們都悄悄的爬上鍋竈那邊去了。施德本等着放被的工夫，「歐」的一聲很痛快的打了一個飽呃。差不多不自覺的樣子，他眼睛盯在她那被日曬的赤紅的胳膊之上。在家裏倒是不錯！現在他心裏覺着多麼安靜，多麼歡喜呢，好像老沒出門一樣！世界的一切現在都在他的家裏，自己的什麼也沒有遺留在外邊的。除此以外，人類還有甚麼可要的呢？

安尼夏把燈火往下落了一落，這屋子的牆上和地下，繼續着很長的糢糊人影再加桌子上的黑色刀印，好比農人臉上的皺紋；愈發表露家庭內的安適氣象。施德本這時想要把靴子踢下去。那靴子是舊的啦，每次他出門作工，家來的時候，都穿一雙新靴子。現在覺着害怕，沒等把靴子踢下去，又把腿拉回來，放在床舖邊，恐怕安尼夏看出來。正在這個工夫，她唱出聲來，好像格外的新鮮。她靠着門站着，像核什麼事情，一方面用木梳搔頭抓癢——他記得這是她睡覺前，習慣的樣子。這樣着，她向施德本說道：

「你倒下睡覺罷，我要上場院去一會的工夫——我得看看頓卡做什麼哪。」她這一說又把施德本驚了一下子，弄的他頭腦不清楚，張嘴說不出話來。等他抬起頭來，想把她好好的叱一遍；安尼夏已經走出這屋子了。

（六）

當施德本脫下靴子，他就吹滅了燈省著費油，在床上就倒下了。他心中以爲：若是她的行動像這樣的古怪，管她遭著魔鬼呢。她自然的能回來，一定不能老在外邊一夜的。最好的還是睡覺罷。黑夜的昏天，隔絕了一切的事物，好比枕一個軟和的枕頭。在鍋竈那邊的孩子們是安靜，平和，溫暖。人能如此，還求什麼呢？但他仍然睡不著，是怎末一回事呢？

他頭腦中發生了千思萬想，他有那侮辱他的念頭，使他自視卑賤，自己禁不住覺著有點提懼。最甚的，他恐怕人家知道他的錢不在啦；但是尙且沒人理會，沒人談及。安尼夏也沒像前年，他空手回家那次，那樣子噪鬧，差不多使全體鄰居都能聽著。那一次亦並不能怨施德本的過失，因爲錢夾在道上被人偷去了；雖然如此，安尼夏不肯相信，她駭怕的情形，好像死了牛一般。這次他

家來，她甚至什麼也沒問道，待他跟客人一樣，給他吃的很好以後，便上集合農場去。或則是總而言之：一個丈夫的家來，對一個女人的生活上並非必要的事情罷？再說不多時以前，她在鍋竈旁邊唱歌，好像她又變成一個姑娘似的。牆角上所貼的那張廣告紙，上邊畫着一個女人笑着，像要生吞活人一樣；一看安尼夏的臉上也帶着那種笑容。他越想，心中的畏懼越發難過；便招呼道：

「瓦西亞卡！」

這個時候，在鍋竈邊的孩子們，有規則的喘氣聲音，就住下了；戰壕內那種的靜默空氣落在這屋子裏邊。這種嚇人的靜默，能嚇死人。好像一個死屍擱在屋裏，一點一點的漲起來，不多一會，弄成了全屋子都是。所以施德本又招呼，帶點懇切盼望的意味說：

「瓦西亞卡，你睡了麼！兒啊！你沒睡着是罷？」

「沒有。」

「快點從那下來，我有六個月沒看着你啦。」聽他孩子從黑暗中答話，施德本高着興吩咐了這一句。

「這是睡覺的時候。」瓦西亞卡簡略的回答着說。

「你媽還沒家來呢，我們怎能睡覺啊？」

「等到早晨，媽媽纔能回來呢。」

「爲什麼？」

「我不知道爲什麼。」施德本這時候，完全頹心喪氣的，懇求着說：

「兒啊！過這邊來。」

瓦西亞卡從鍋竈那邊，很伶便的跳下來，像個白色鬼怪，站在床邊。說道：

「你要甚麼？」

「聽着，我有些事情要告訴你。」

想不到瓦西亞卡用很深沈的腔調回答說：

「嘿！以前我們全聽過那些故事了！」

「好罷！無論如何，坐下聽我講。」

「我沒有工夫，不久天就亮了；我還得去拾穀穗去呢。」施德本聽不懂，說：「拾穀穗！爲甚麼呢？」

他兒子一看他爹這種顯而易見的蠢笨，就很爽快的帶點憐憫的神氣說：

「嗐！爲甚麼！當農人捆割糧食的時候，有些穗子是要掉下的，是不是呢？」

「喂！管那個去呢！穗子要掉就掉啦罷；那是時常的事情。」

瓦西亞卡譏誚着說道：

「好罷！你想那穀穗子就當該蹧蹋了麼？」施德本當時驟然間怒氣衝喉，心裏一冷靜尋思：「等著罷！等我抓你的頭髮」，但出聲僅僅說：

「那沒有甚麼，那種工作，不値得

費事的」。

瓦西亞卡這時坐在櫈子上，一支腿放在那一支腿的上邊；又駁說：

「好啊！那是你說的！我已經作了五天的工作，去拾穀穗子；或則你還不知一天的工作能值得多少；你知道嗎？我不想你能知道。能值六公斤二公兩，你現在可核計核計那是多少！」

施德本坐在床邊上，瞇着眼睛。想：跟他兒子這種談話，必是在夢中，淨是些不實在的胡言亂語。瓦西亞卡又說道：

「五天的工作，再加上媽媽作的有一百零四天，共計有一百零九天。若拿每天六公斤二公兩的糧食，這樣多少倍的計算着，可得個整數，大約有四十八「布得」糧食；還不算土豆子及白菜等類的東西」。施德本仍不明白，說道：

「什麼是這四十八「布得」？你說的什麼東西」？

「那就是媽媽同我去工作所得的。但無論如何，爸爸，你現在最好是睡覺罷。我沒有工夫跟你說話，我要出去，現在去看看乳牛；近來牠——我們的乳牛；稍稍的有點跛腳或則是牠腳上有甚麼東西，不然就是他們給牠飲的太多了。我正要去看看牠去；以後就到了時候得把羊羔弄起來；天不久就要大亮了。」

瓦西亞卡說着話，跟同鍋竈那邊，跳下來的那種伶俐的樣子一樣，就穿好了衣裳；嘴裏低聲打着哨，也不理會他父親往外就走；趕到門口轉過身來說：

「爸爸，等會再見。」

（未完）

五月三十日書感

芒‧虞‧

徽聞劍履歷階除盡室倉皇走傳車大厲闖操新刼運纖兒異壞好家居饑鵰戛羽終顛社碩鼠撒蓋又過墟冷眼人間桑海事倚天何處覓龍屠

按王芒虞先生（昭璉）浙之金壇人爲夰回先生後裔現年七十餘寓西子湖畔先生學殖淵富尤長於詩宗法少陵悲歌慷慨有詩史之目平日不喜表揚故知者甚稀章太炎先生每過西湖必躬訪先生劇談終日其傾倒可想